

一分钱 YFQ.IM, 分享淘宝天猫无门槛优惠券! www.yfq.im
所有杂志在此! www.kjxmt.cn

READERS

读者®

童年情事

进入无垠广袤的人生

阿妈拉巴的酥油灯



ISSN 1005-1805



9 771005 180158



微《读者》



读者读书会

2018-9

五月上

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662期

免费!
FREE
我们是认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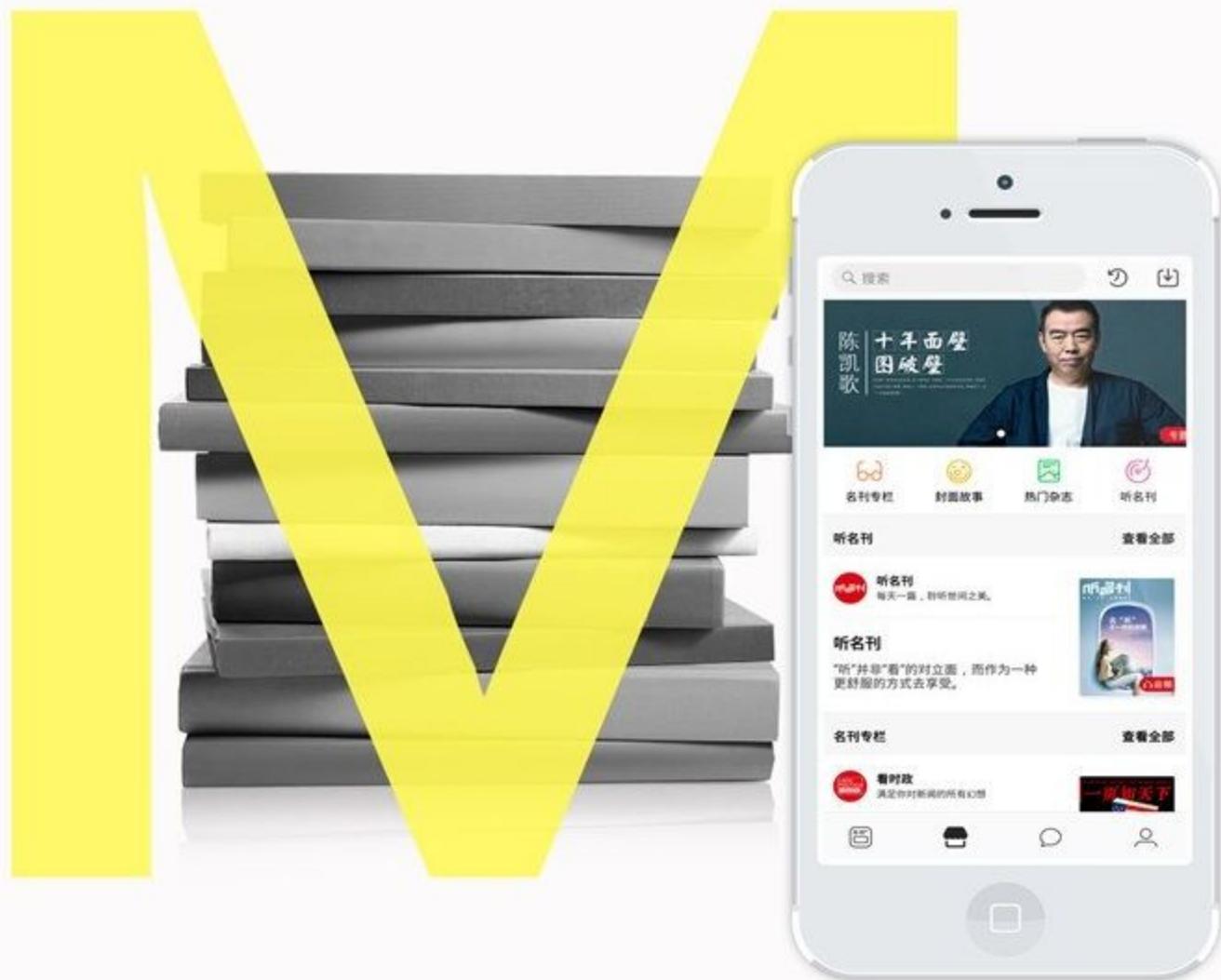
杂志免费送。详情：www.kjxmt.cn



名刊会

精致阅读,让文字照亮生活

一分钱 YFQ.IM, 分享淘宝天猫无门槛优惠券! www.yfq.im
所有杂志在此! www.kjxmt.cn



“名刊荟萃 找到你想要的杂志”



plus.qikan.com.cn

新版名刊会IOS版本已在苹果市场上线
打开苹果市场搜索【名刊会】即可下载体验



龙源数字传媒集团
Dragonsource Digital Media Group



鸫鹛还在唱歌

◎〔美〕帕梅拉·R. 布莱恩 ◎班 超编译

沉闷、多雨的春天，尽管并不太冷，阵阵寒意却袭上心头。春雨连绵无尽，我的心情逐渐陷入黯淡，开始被天气支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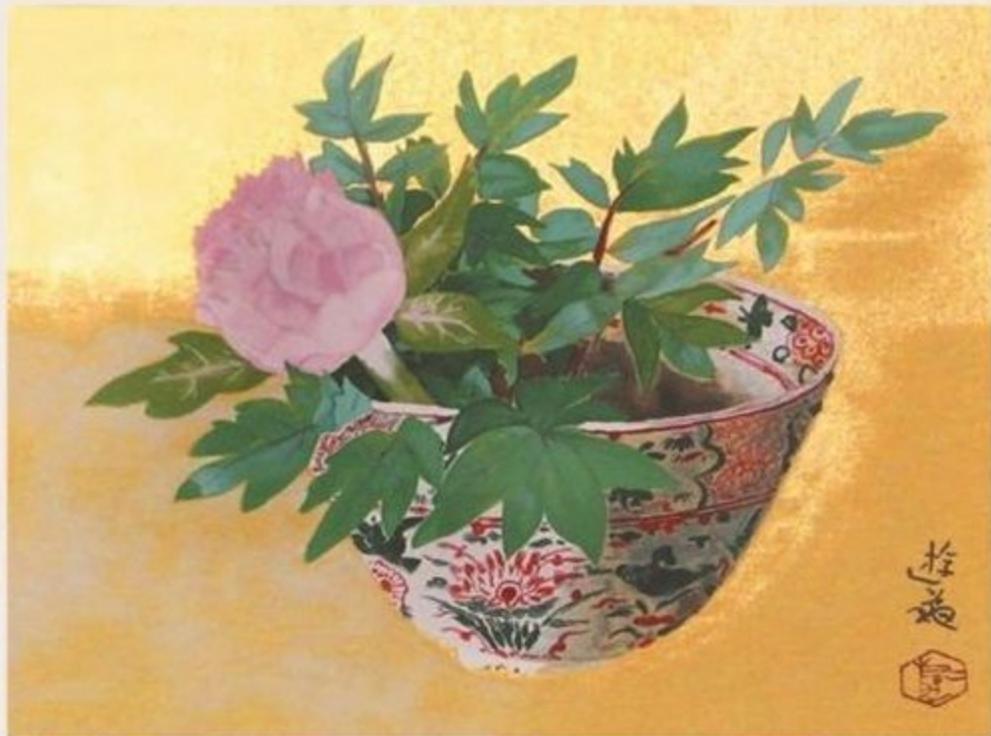
又是一个雨天。我做完零活儿，以最快的速度返回温暖的房子。忽然，一阵清脆、嘹亮的声音穿透淅淅沥沥的雨声飘进我的耳朵。我从后门跑进屋中躲雨，然后，转身向纱门外张望，试图寻找声音的来源。当我静听的时候，那清亮的声音再度响起。我的眼睛聚焦于不远处的丁香丛。时值丁香花盛开，在大团氤氲的紫色中，很容易辨认出一只站在细枝上的小鸫鹛。它将自己的巢筑在空番茄汁瓶中，那是我妈妈多年前挂在丁香枝上的。风将鸫鹛的房子吹得摇摇晃晃，雨下得越发紧了。鸫鹛用小爪子紧紧抓住细枝，仰着头，对着天空忘情地歌唱。尽管它的巢摇摇欲坠，它仍然在唱歌。

也许我们可以从鸟的身上学到许多。向它们学一学怎么筑巢、怎么喂养幼子，以及如何对命运歌唱。鸟不要求更好的巢。它们不抱怨自己的遭际、命运，只是平静地接受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并且尽最大的努力用生命创造一些美好的东西。

风、雨和生命的风暴同样地光顾人与鸟。当你的世界摇晃时，请抬起头，记得鸫鹛还在唱歌！

无须忧虑吃什么，无须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食物，身体胜于衣裳。 🌿

（宋正怀摘自《讽刺与幽默》2018年2月16日）



静物（日）小仓游龟

卷首语



ISSN 1005-1805

CN 62-1118/Z

·主管/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王永生

编委会执行主任 陈泽奎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社长 总编辑 富康年

常务副社长 副总编辑 宁恢

副社长 侯润章 袁勤怀 任伟
副总编辑

·编辑部·

执行主编 张涛 陈天竺

责任编辑 孙烈举

编辑 韩维善 李霞

李秀娟 马逸尘 南衡山

美术编辑 李艳凌

制版 祁国宏

·发行印制部·

(0931) 8773310(传真)

副总监 刘志伟 8773036

区域发行经理

王 焱 8773039 姚宏霞 8773054

雷 洋 8773094 夏玉柱 8773092

颌慧雄 8845947

·广告部·

(0931) 8773029(传真)

总 监 杜孟瑛 8773309

广告经理 韩学斌 8773073

尹 莲 8773042

·品牌发展和综合部·

主 任 王 祎 (0931)8722496

行政助理 王 丹 8773070

品牌助理 樊又菲 8176293

稿 酬 叶丽琼 8773352

邮 购 白熠峰 8773350

陈志明 8773241

·新媒体部·

北京读者天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经理 周 丹 (010)64701208

目 录 2018年第9期

文苑

【卷首语】 1 / 鹧鸪还在唱歌 帕梅拉·R.布莱恩

【文苑】 4 / 童年情事 帕特里克·聚斯金德

28 / 年龄的哥德巴赫猜想 池 莉

43 / 我心归去 韩少功

60 / 获得教养的途径 赫尔曼·黑塞

66 / 回声 李广田

68 / 春风送网 简 媣

【诗 笺】 72 / 天真的孩子相爱 雅克·普莱维尔

人物

【人 物】 8 / 进入无垠广袤的人生 陈 芳等

18 / 美貌与智慧并存的女人 张 玮

【名人轶事】 13 / 肯下笨功夫 百 合

【回 忆】 40 / 记忆中的陈景润 萨 苏

社会

【杂谈随感】 7 / 想象的故事 蔡维忠

21 / 城市的幻象 熊培云

32 / 区块链财富传说 王梦影

38 / 好人，坏人 张宗子

39 / 正义的边界 鲍鹏山

44 / 遵从本性 子 沫

【话 题】 34 / 一场即将到来的危机 宁向东

【社会之窗】 24 / 为买学区房，我研究了…… 闫 红

人生

【人世间】 14 / 阿妈拉巴的酥油灯 丹 增

【人生之旅】 10 / 从一个德国人身上获得启迪 黄雪媛

22 / 獾的礼物 从玉华

30 / 关于桥的事 路 明

58 / 进城十九年 胡廷楣

【两代之间】 46 / 鸭的喜剧 林海音

生活

【心理人生】 20 / 框架效应 吴晓波

33 / 人们为什么不愿徒劳地等待 岑 嵘

【经营之道】 52 / 菜单营销学 张 燕

64 / U盘化生存 冯 仑

(总第662期) 五月(上)

生活		
【品位】	56 / 别买用不起的东西	艾小羊
【生活之友】	48 / 在中国如何看病	冯唐
【乐活】	27 / 温食记	王大生
文明		
【在海外】	62 / 以英雄式礼遇致敬平凡的人	何明
【知识】	42 / 为什么有些古典乐没有名字	饭尾洋一
【风情录】	45 / 收字纸	哥伯播义
【军事天地】	57 / 战机涂装成明星招贴	李文
【文化茶座】	12 / 当极简变成压迫	陈文茜
【生物世界】	54 / 飞越一万多公里去爱	ABC传媒小亚
悦读		
【幽默小品】	59 / 接地回来	夏殷棕
【言论】	17 / 言论	
【漫画与幽默】	36 / 漫画与幽默	
【影像】	50 / 一张好海报胜过千言万语	
点滴		
【意林】	61 / 掩藏	邓笛
	61 / 野兔的耳朵	拉封丹
	61 / 美丽与威慑	李羽奇
	61 / 打架	奇士
【点滴】	6 / 紧张	杨照
	11 / 在人生的更高处再见	俞敏洪
	16 / 母女	亦舒
	23 / 一味求奇	肯·廷
	29 / 事业的下堕	王鼎钧
	31 / 小玩意	林夕
	47 / 寸阴	周越然
	49 / 如何判断自己没出息	罗振宇
	53 / 文坛三户	钱理群
	63 / 退后三步看油画	郝金红
	65 / 团长、士兵和马	拉马司瓦米·拉朱
	69 / 打铁没样, 边打边像	张君燕
	69 / 不虚过	郦波
互动		
【读书会】	70 / 最有资格为《围城》做注释的, 是我	杨绛
艺术		
【封面】	花事(摄影作品)	

((·联系我们·))

杂志社电话 (0931)8773352
杂志社传真 (0931)8773353
文字投稿 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
通讯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
(读者)信箱 730030
社址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 更便捷实惠的阅读 ·

《读者》iPad版 苹果应用商店搜索读者
《读者》数字版 龙源期刊网、亚马逊、掌阅书城等平台均有售, 搜索读者

《读者》手机报 发送短信dub到10659000
或扫描二维码订阅



读者微信 读者书房 读者iOS

· 读者读书会 ·

执行长 王 玮 (0931)8722496
内容总监 高翔飞 (0931)8773703
推广总监 王廷鹏 (0931)8773703
运维总监 温 彬 (0931)8773703

· 印刷发行 ·

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总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
出版日期 每月1日、15日
如有印装问题, 请致电: (0931)8773054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甘肃玉榕律师事务所
(0931) 8177627 转8122

本社所付作者的稿酬, 已包括纸质及数字形态出版的《读者》杂志的稿酬。因各种原因, 我社未能联系到的作者的稿酬已按相关规定文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转付, 敬请没有收到稿酬的作者与该协会联系领取。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珠市口西大街120号太丰惠中大厦1035室。邮编: 100050, 电话: 010-65978917, 传真: 010-65978926, e-mail: wenzhuxie@126.com。

《读者》(盲文版)《读者》(维文版)
《读者》(藏文版)定期出版



童年情事

◎ [德] 帕特里克·聚斯金德 ◎ 宋健飞 译

我们班上有个叫卡罗莉娜·屈克尔曼的女孩。她有一双黑黑的眼睛，两道黑黑的眉毛，一头深褐色的秀发，前额右上方戴了一枚发夹，后颈上和耳垂与脖子之间的皮肤上竖着一层细细的茸毛。阳光会给茸毛抹上一层光泽，而微风则会时而让它们悄悄地颤动。她笑起来的时候，会发出一种动听的沙哑嗓音，而且脖子伸得老长，头往后仰，脸上乐开了花，眼睛都快眯成了一条缝。我本来可以经常看这张脸，而

且只要有可能我就会盯着她看，不管是在课堂上还是在休息的时候；不过我只敢偷偷地瞧，以防被别人察觉，也不能让卡罗莉娜发现，因为我是个挺害羞的孩子。

可在梦里我就不那么害羞了。我牵着她的手，带她走进森林，和她一块儿爬上大树，跟她肩并肩地坐在树枝上，面对面地说着话，我给她讲故事。她常被我逗得直乐，笑得头仰眼眯，这时候我就跟她耳鬓厮磨，对着她长了茸毛的地

方哈气。这种梦我一星期要做好几回，都是些好梦，对此我无可抱怨。可令人遗憾的地方也恰恰在于它们不过是梦而已，和所有的梦一样，它们无法真正满足人的情感。我曾计划使出浑身解数，以求能有一次，甚至仅仅就那么一次机会，真的和卡罗莉娜待在一起，朝她的脖颈或其他什么部位哈气……可遗憾的是实现这一愿望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因为，卡罗莉娜和班里大多数孩子一样都住在上湖地区，而我却是唯一住在下湖地区的学生。我们俩放学回家的路才出校门就分开了，两条道分别往不同的方向延伸下山、穿越草地、经过森林，在它们尚未消失在森林之中就已经拉开了很远的距离，以致我都没法再从那帮同学中认出卡罗莉娜的身影，只是偶尔还能听见她那传过来的笑声。

然而有一天——那是一个星期六——奇迹出现了。课间休息时，卡罗莉娜朝我跑来，她在我面前停下，靠得很近地对我说：“喂，你总是一个人回家吗？”

我回答：“是呀。”

“那好吧，星期一那天我跟你一块儿走……”

接下来她还做了一番解释，说她妈妈有一位朋友住在下湖地区，她妈妈要到这位朋友的家去接她，然后她要和她妈妈，或者和她妈妈的朋友，或者和她妈妈加上她妈妈的朋友一起……我现在已经记不清卡罗莉娜当时都说了些什么，我想我当场就忘了，在她说的

时候我就忘了,因为我完全被“星期一那天我跟你一块儿走!”这句话弄得目瞪口呆、神魂颠倒了,以至于除了这句美妙的“星期一那天我跟你一块儿走!”之外,根本听不见或者说不想听见别的什么话。

在这一天接下来的时间里,甚至整个周末,我的耳边一直回响着这句话。她的声音是那样地动听——瞧我,真是不会说话!应该说比我迄今为止从格林兄弟那儿读到的所有故事都要动听,就连《青蛙王子》里小公主那可以从她的小金盘里吃东西,还可以在她的小床上睡觉的许诺都为之逊色;而我掐着手指头算日子,比那嘴里念“今天我烤饼,明天我煎肉,后天我就把王后的孩子接走”的小矮人还急不可耐;我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交好运的汉斯、快活大哥和金山国王三位一体了……

“星期一那天我跟你一块儿走!”——我开始忙活起来。星期六和星期日我一直在林子里转悠,想找一条合适的路线,因为一开始我就拿定主意要和卡罗莉娜另辟蹊径,好让她认识一下我最秘密的通道,欣赏到我最隐藏得最好的景色。通往上湖的路将会因为我——应该说是我们——在携手并肩共赴下湖的途中所看见的美丽景物,而在卡罗莉娜的记忆里黯然失色。

权衡了好久,我才选定了这样一条路线:一过林子就离开大路向右拐,穿过一条狭路到达一片枞树育林区,再从那儿越过苔藓地带进入阔叶林,

然后顺着陡峭的山脉来到湖边。这条路线连着不少于六个我要领卡罗莉娜参观并为其作专业讲解、评论的景观胜地。具体有这样六大处吧。

1. 一个发电厂的变电室,位置差不多在大路边上,里面常传出一种嗡嗡声,入口处的门上挂着一块黄色的牌子,上面有一个红色的闪电图案和一条警示语:“小心高压!危险!”

2. 一片由七株覆盆子组成的果实累累的灌木丛。

3. 一个喂养孢子的饲料槽,眼下里面还没有干草,却放着一块供动物舔食的盐石。

4. 一棵据说是一个老纳粹分子上吊自杀的树。

5. 一个高约一米、直径达一点五米的蚂蚁窝。

6. 最后,作为此行的终点,同时也是高潮——一株神奇的老山毛榉,我打算和卡罗莉娜一块儿爬上去,好站在十米高的一根结实的枝杈上,放眼湖光山色,向她弯下身子,朝她脖子上哈气。

我从橱柜里偷了些饼干,从冰箱里拿了一杯酸奶,又从地下储藏室里取了两个苹果和一瓶黑莓汁。所有这些东西都被我用一个鞋盒装起来,并在星期天下午藏到那棵山毛榉的树杈上,这样我们就有了干粮。晚上躺在床上,我想好了两个让卡罗莉娜开心、逗她发笑的故事,一个在路上讲,另一个等我们上了树再讲。我还开了一次灯,从床头柜的抽屉中找出一把螺丝刀,把它插进我的双肩背包里,以便在分手

时作为我最宝贵的财产之一送给她留念。回到床上后,我温习了一遍那两个故事,脑子里把预定好的程序又仔仔细细地过了一遍,并且反复琢磨了从景点1到景点6的路线,以及我赠送螺丝刀的地点和时间,同时再次回忆了一下现在已经在森林中的树杈上期待着我们到来的鞋盒里的东西——从来没有哪次幽会让我做过如此精心的准备!最后,我终于迷迷糊糊地打上了盹儿,耳边还一直回响着那充满柔情蜜意的话语:“星期一那天我跟你一块儿走……星期一那天我跟你一块儿走……”

星期一是个大晴天,阳光和煦,碧空如洗。林子里黑鹇鸟啾啾地欢唱,啄木鸟笃笃地啄着木头,使得周围回音四起。在上学的路上我才想起来,自己在做准备时完全没有考虑到,要是天气不好的话我和卡罗莉娜该怎么办。这条从1号景点通往6号景点的路如果遇着下雨天气或狂风天气非变得一塌糊涂不可:那覆盆子灌木会成一堆乱树丛,蚁巢将不堪入目,沼泽地泥泞无比,山毛榉滑得难以攀登,还有那被风吹落到地上、受潮泡软了的鞋盒。我十分兴奋地沉浸在“幸灾乐祸”的幻想之中,这种遐想使人体验到当担忧已成为多余时所特有的甜蜜滋味,给人一种近乎大获全胜的幸福感:我一丁点儿都没考虑老天爷,倒是老天爷亲自来关心我了!我不仅今天可以和卡罗莉娜·屈克尔曼在一起,而且我还得到了今年最美的一天这样



京剧《锁麟囊》剧照,张火丁饰薛湘灵

程派青衣张火丁在圈内大火后,对好友坦陈:演了20年的戏,依旧改不了上场前那种难以自控的紧张情绪。

为了过滤这种紧张情绪,每当晚上有演出的时候,张火丁就会在早上9点准时练习跑圆场。到了候场时她就更紧张了。她会提前3个小时乘地铁到场默戏,此时,任何人都不能找她闲聊。

能找她闲聊。

可能正是这种紧张,让她如有戏魂附身。剧评人朱秀亮称:“看到这个能把刷手机的人的注意力都抓回来的出场,你会觉得,张火丁的那些焦虑、那些出场前像个新手的紧张,都是她魅力的一部分。”

紧张 ● 杨 照

(秋水长天摘自搜狐网)

的额外恩赐!我真是个幸运儿!连亲爱的上帝都垂青我!不过我想:现在切不可得意忘形,以免乐极生悲,就跟许多童话故事里的主人公一样,让已经十拿九稳的好事毁于一旦!

我加快了脚步,心想今天无论如何都不能迟到。在课堂上我的表现从来没像这样规矩过,以至于老师都抓不到半点把我留下来的把柄。我老实温顺、聚精会神、乖巧听话、积极上进,像个百里挑一的好学生。不过我连一眼也没有朝卡罗莉娜那边瞟,一直强迫自己不去看她。我给自己下了禁令,就好像迷信似的,觉得太早去看卡罗莉娜,末了反倒会失去她……放学时我才知道,所有的女生还得再留一个钟头,是因为什么事,我现在已记不清楚了,也许是要上手工课或者别的什么原因。总之,我们男孩子都放学了。我对这一意外事件并没感到悲伤,恰恰相反,我倒觉得这是一次自己必须经受,而且也一定能够通过的附加考验。何况这一插曲还赋予我期盼已久的与卡罗莉娜单独相处的非凡的神圣

感:我们将要相互渴望整整一个小时!

我在上湖和下湖的分岔路口等着,那儿离校门不到二十米远。分岔口处有一块石头突出地面,这是一种冰川漂砾,即一块巨型碎岩的光滑表面。石头的中间有一个印痕分明的马蹄形小坑,相传老早以前,附近的农民修教堂时惹恼了魔鬼,他愤怒之下一跺脚,踩出了这么个窝窝。我就坐在这块石头上,用手指往外弹那魔鬼脚印里淤积的雨水来消磨时间。太阳暖洋洋地晒在背上,天空依然是蔚蓝如洗。我坐下等着、弹着,心里悠闲自得,浑身上下无比惬意。

过了一会儿,女生终于出来了,呼啦一大群从我的身边涌过,走在最后面的就是她。我站起身,她朝我跑过来,一头褐发随风飘荡,头发上的那枚发夹上下跳动,身上那条柠檬黄的连衣裙格外醒目。我向她伸出手,她在我的面前停下,离我那么近,就跟上次课间休息时一样。我真想一下子抓住她的手把她拉到身边,最好是立刻拥抱她,给她脸的正中央来个响吻!卡罗莉娜问

道:“喂!你等我来着?”

“对啊!”我回答。

“哎,跟你说,我今天不跟你一块儿走了。我妈的朋友病了,所以妈妈不去她那儿了。我妈说……”

接下来的一长串杂乱无章的解释我根本就没再细听,更不用说记住了。因为当时我只觉得脑子里莫名其妙地一片空白,两条腿一阵发软,至今唯一还能想起来的就是,卡罗莉娜说完之后,猛地一转身就带着她那片柠檬黄朝上湖方向跑去了。她跑得飞快,以便还能赶上那帮女孩子。

我下了山,往家走去。我的脚步肯定很慢,因为走到林子边后,我有点机械地眺望远处通往上湖的大路时,路上已经连个人影都没有了。我停下脚步,转过身,回头瞟了一眼学校所在的那座山的轮廓——自己刚才就是从那上而下来的。太阳懒洋洋地照在草地上,没有一丝风,四周的景物仿佛凝固了一般。

(GJQ摘自上海译文出版社《夏先生的故事》一书,李 旻图)

想象的故事

● 蔡维忠

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回过头来，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红色的双唇微微张开，脸上的表情不悲、不喜、不怒、不惧，但很丰富。这是什么样的表情呢？人们看到17世纪荷兰画家维米尔所画的这幅肖像，总会被它深深吸引，却又百思不得其解。它让人联想到《蒙娜丽莎》。两幅画都令人难解，只不过蒙娜丽莎的表情深藏不露，甚至有点诡异；戴珍珠耳环的女孩则是鲜活灵动，但又矛盾纠结。

当19岁的女孩特蕾西·雪佛兰第一次看到这幅画时，就立即买了一件复制品。她走到哪里，这幅画就陪她到哪里。她把画挂在墙上，反复观看，揣摩女孩脸上的表情是什么意思。16年后的一天，她躺在床上看画，又一次被女孩深深吸引。她突然起了一个念头：画家是怎么让女孩产生那样的表情的？

带着这个问题，特蕾西开始调查研究。女孩是谁？没人知道。画家是怎么样的人？他有家庭，和妻子生了11个小孩。除此之外，人们对他所知甚少。正好，特蕾西是作家，她要想象、构思属于她自己的故事。

作家把女孩安排到画家家里。有人猜想女孩是画家12岁的女儿。这不可能！根据那个时代的画风，如果一名女性的嘴唇张开，代表她在向男人袒露愿望。所以她那一脸暧昧



《戴珍珠耳环的少女》 油画/1665年

的表情，不可能是女儿看父亲时的表情。那她是什么人呢？就让她做个年轻可爱的女仆吧。

作家还把女孩安排到画室里。画家有11个儿女，这是多么喧闹的家啊！他需要一个清静的地方，不许家人进入画室；而仆人可以进去收拾打扫，女孩就这样进入画室了。

作家还给女孩赋予艺术细胞。艺术细胞从哪里来呢？她的父亲必须是画家，只是因为父亲失明了，她不得不出来当仆人。她是来自艺术家庭的女孩，和画家有共同的语言。画家让女孩戴着太太的珍珠耳环充当模特。画一幅画要用好多时日，他们有很多时间独处，日久生情，他们之间有了情意。

画家家里来了一个有钱有势的赞助人，他看上了女孩；邻居中有个小伙子，他爱上了女孩；画家的太太看出了苗头，她容不得女孩。有了这些发挥，一部小说形成了。后来有人又根据这部小说拍摄了电



电影《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剧照

影，剧名和画作的标题一样，叫《戴珍珠耳环的少女》。

作家很得意地上台讲述创作的经过。台下的听众有赞叹的，也有批评的。有人的言辞很激烈：“如果你不知道其中的故事，不要捏造。这样做很不敬。将意义强加给画，这不是创作，是有意欺骗。”还有人说：“如果艺术可以被理解、被解释，它就不是艺术了。艺术之美就在于它对不同的人施加不同的影响。”

看来，这些批评者是画家维米尔的铁杆粉丝，容不得一点儿对其画作的亵渎。其实特蕾西也是这般，做画家的粉丝整整16年。不过她不仅是狂热的粉丝，还是作家，而作家和画家一样，都是艺术的创造者。她所想象的故事已经不是画，而是另一种艺术了。用她的话来说，世界有点儿纷乱，故事能给它带来秩序和意义。所以，她要讲故事。

（繁星若尘摘自《北京晚报》2018年1月20日）



南仁东

进入无垠广袤的人生

◎陈芳 王丽 董瑞丰 刘宏宇 齐健

20多年只做一件事

1945年出生的南仁东，一生极富传奇色彩。从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毕业后，他在东北一家无线电厂一干就是10年。改革开放后，他代表中国天文学界的专家，在国外著名大学当过客座教授、做过访问学者，还参加过10国大射电望远镜计划。这位驰骋于国际天文学界的科学家，曾得到美国、日本天文学界的青睐，却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毅然舍弃高薪，回国就任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副台长。

南仁东留八字胡，个子不高，嗓音浑厚，精神头十足，总是特别有气场。寻找外星生命，在别人眼中当不得真，这位世界知名的天文学家，却在电脑里存了好几个G的资料，能把专业人士都说得着了迷。自从建“中国天眼”的念头从心里生出来，南仁东就像上紧了发条一样。

选址、论证、立项、建设，哪一步都不容易。有人告诉他，贵州的喀斯特洼地多，能选出性价比最高的“天眼”台址，南仁东就立马踏上从北京开往贵州的火车。绿皮火车

咣当咣当地走了近50个小时，他来回地坐着，不觉间车轮就滚过了10年。从1994年到2005年，南仁东走遍了贵州大山里的上百个窝凼。在乱石密布的喀斯特石山里，不少地方连路都没有，只能从石头缝间的灌木丛中深一脚、浅一脚地挪过去。1998年夏天，南仁东下窝凼时，瓢泼大雨从天而降，山洪裹着沙石，能连人带树一起冲走。南仁东往嘴里塞了救心丸，连滚带爬地回到垭口。时任贵州平塘县副县长的王佐培，负责联络望远镜选址，第一次见到这位天文学家，不由得赞叹他太能吃苦。人走在七八十度的陡坡上，就像挂在山腰间，要是抓不住石头或树枝，一不留神就会摔下去。

建“天眼”之艰，不只有选址，还有工程预算。有那么几年时间，南仁东成了一名“推销员”，无论大会小会、国内国外，逢人就推销“天眼”项目。

“天眼”成了南仁东倾注心血的孩子。他不再有时间打牌、唱歌，说话变得开门见山。审核“天眼”方案时，不懂岩土工程的南仁东，用了1个月埋头学习，对每一张图纸都仔细审核、反复计算。

“20多年来他只做这一件事。”南仁东病逝的消息传来，国家天文台台长严俊把自己关在屋里哭了一场，“‘天眼’项

目就像为南仁东而生，也燃烧了他最后20多年的人生。”

一直在跟自己较劲

“天眼”曾是一项大胆到有些突兀的计划。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口径不到30米。与美国搜寻地外文明研究所的“凤凰计划”相比，口径500米的“中国天眼”，可将类太阳星巡视目标至少扩大5倍。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项目，不仅有关天文学，还将叩问人类、自然和宇宙的亘古之谜。在不少人看来，这简直是空中楼阁。“一项野心勃勃的计划。”国外同行这样评价。

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做？南仁东骨子里不服。“对他而言，中国需要这样一个望远镜，他扛起这个责任，就有了一种使命感。”“天眼”工程副经理张蜀新与南仁东的接触越多，就越理解他。

“天眼”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对于涉及的每一个领域，专家都会提各种意见，南仁东必须做出决策。这位首席科学家、总工程师，自认为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对于每个细节，南仁东都要百分之百肯定的结果。如果没有解决，就一直盯着，任何瑕疵在他那里都不会被放过去。工程伊始，要建一个水窖。施工方送来设计图纸，他迅速标出几处错误，并打了回去。施工方惊讶极了：“这个搞天文的科

学家还懂土建?”

“天眼”总工艺师王启明说,科学要求精度,精度越高,性能越好;可对工程建设来说,精度提高一点,施工难度就可能成倍增加。南仁东要在二者之间求得平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有一次跟张蜀新说:“你以为我天生什么都懂吗?其实我每天都在学。”

2010年,因为索网(“天眼”反射面的支撑体——编者注)的疲劳问题,“天眼”经历了一场灾难性的风险。时年65岁的南仁东寝食不安,天天在现场与技术人员沟通。对于工艺、材料,“天眼”的要求是现有国家标准的20倍以上,哪有现成的技术可以依赖?南仁东和其他工作人员日夜奋战700多天,经历近百次失败,方才化险为夷。大窝凼施工现场,工棚是3栋呈C形摆放的钢板房,一眼就能看出工地上的生活极其俭朴。每个房间住4个人,浴室、厕所是公用的,食堂里做的是大锅饭。大家说,南老师也过着这样的集体生活。

2015年,已经70岁的南仁东被查出患有肺癌,接受了第一次手术。之后,家人让他住到郊区的一个小院静养身体。一次,他的学生、国家天文台研究员苏彦去看他。苏彦宽慰南仁东,说他终于可以过清闲日子了。往日里健谈的南仁东,过了半晌,才说了一句“像坐牢一样”。身边的人都说,为了“天眼”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项目,他一直在跟自己较劲。



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

对世界有一颗柔软的心

面容沧桑、皮肤黝黑,这位外貌粗犷的科学家,对世界却有一颗柔软的心。

“天眼”馈源支撑塔施工期间,南仁东得知施工人员大部分来自云南的贫困山区,生活非常艰难,便悄悄打电话给“天眼”工程现场的工程师雷政,请他了解工人们的身高、腰围等情况。当南仁东第二次来到工地时,随身带了一个大箱子。当晚他和雷政提着箱子去了工人的宿舍,打开箱子,里面都是他为工人们买的T恤、休闲裤和鞋子。南仁东说:“这是我跟老伴儿去市场挑的,大伙儿别嫌弃……”回来的路上,南仁东对雷政说:“他们都太不容易了。”

第一次去大窝凼,爬到垭口的时候,南仁东遇到了放学的孩子们。他们那单薄的衣衫、可爱的笑容,触动了南仁东的心。回到北京,南仁东就给县干部张智勇寄去一封信。“打开信封,里面装着500元。南老师嘱托我,把钱给卡罗小学最贫困的孩子。他连着

寄了四五年,资助了七八个学生。”张智勇说。

在南仁东的学生们眼中,他就像一个既严厉又和蔼的父亲。2013年,南仁东和他的助理姜鹏经常从北京跑到柳州做实验,有时几个月内要跑五六趟,目的是解决一个10年都未解决的难题。后来,这个问题终于解决了。“我太高兴了,以至于有些得意忘形。当我第三次说‘我太高兴了’时,他猛浇了我一盆冷水,提醒我作为科学工作者,一定要保持冷静。”姜鹏说。

2017年4月底,南仁东的病情加重,进入人生倒计时阶段。当时,他的学生甘恒谦正在医院接受一个脚部小手术。一天,甘恒谦发现老师南仁东和夫人拎着慰问品来病房看他,这让他既惊讶又感动。

有几句诗,是南仁东写给自己和这个世界的:

美丽的宇宙太空以它的神秘和绚丽,

召唤我们踏过平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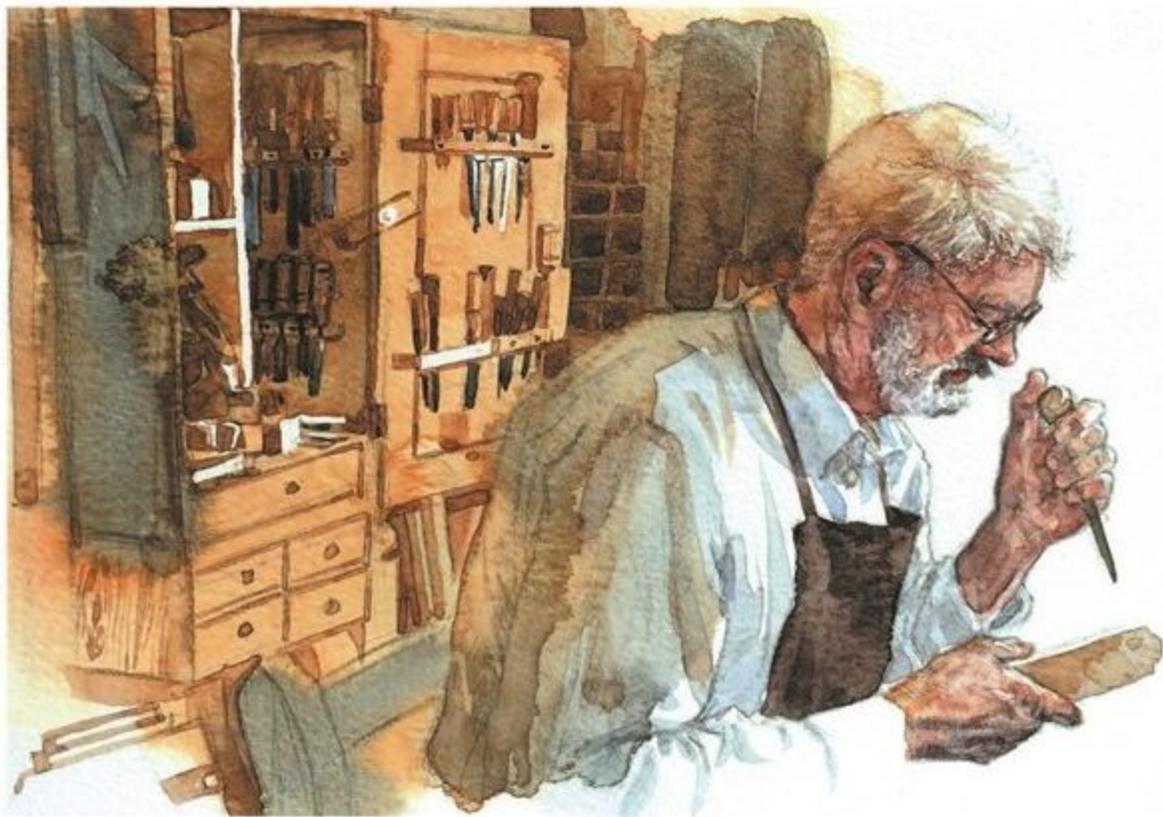
进入它无垠的广袤。 ❀

(张晓玛摘自新华网)

初见沃尔克博士是在2006年年初，那时我正参与德国下萨克森州奥尔登堡大学的一个跨学科博士生课程项目。一个星期六，我去拜访普通教育学专家希尔伯特·迈尔教授。教授别出心裁地发起了一场手工日记本制作会。

这是一项需要至少7个小时的复杂劳动，我事先收到了教授寄来的5页工作程序说明书。除了缝制皮封面，纸芯子也需要自己动手剪裁、缝边、压制、黏合、晾晒，每一个步骤都配有专门的工具。合适的工具保证了每个本子的工艺水平没有大的起落，也使我这样的初学者不至于太出洋相。迈尔教授解释完工序，我还有些摸不着头脑，边上有一位先生却已经不声不响地做起来了，动作利索而精准。他见我拿捏不准，便停下自己手中的活儿，给我些许指点。我一问，才知他并非新手，20年前他就做过一个皮封面日记本送给太太比尔吉德，这回“重操旧业”也是为了给太太准备生日礼物。这便是初见沃尔克博士的情形。

他是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20世纪60年代初，沃尔克开始长达20年的德国空军飞行员生涯。他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之后又担任教练员，还曾为美国空军培训过飞行员。也许正因为有在空军服役的特殊经历，他为人处世自有一股镇定自若、胸有成竹的派头。我从不记得沃尔克在日常生活中有过忧虑或者紧张的表现。有一回他和我说起当年



从一个德国人身上获得启迪

◎黄雪媛

在北海边训练，他驾驶的飞机与队友的飞机擦肩而过，机翼相距不足半米，运气稍差一点就会撞上海边的悬崖，机毁人亡。他叙述往事的语调平静中带着自嘲，讲到惊险处，下巴微微扬起，仿佛在说：瞧，这没什么了不得。

42岁从空军退役后，他本可以靠军队退休金安度余生，但他却选择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学术之路。他先攻读了教育学硕士，没几年又拿下教育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他便长期任职于德国工商联合会，为建筑行业的职工做职业培训，同时还担任迈尔教授的学术助手。

这个才智出众、精力旺盛的德国人，具有对事物细致入微的探究能力和杰出的动手能力，制作日记本只是他诸多手

工劳动中最不起眼的一项。他还亲手打造了家中的每一件家具。木材是他从汉堡最大的墓园拉来的，“每一棵都是树龄一二百年的紫杉，公墓的管理员送给我的。”他说。在我们初识的前两年，他完成了另一项重大工程：亲手建造了一个新家。这是一栋二层住宅楼，设计图纸也是他亲手绘制的。若不是后来在他家的地下室见识了远高于普通德国家庭标准的专业手工间，我会始终对他所说的将信将疑。

记得第一次参观他家的地下室时，我首先被一张巨大的机床惊到。那是一张可以加工制作任何金属零件的机床。屋子周围是满满当当的工具架，屋子正中有一个船模台，陈列着几十艘大大小小的轮船模型。在儿子还小的时候，沃尔

克博士就带着他一起做船模。我尤其被几艘大型西班牙海盗船吸引：只见那白色船帆重重叠叠，高高扬起；船上各种设备齐全，还有迷你卫生间和抽水马桶，连着通往船底的排污管道，连抽水把手都制作得一丝不苟。

在沃尔克博士夫妇的向导下，我发现在这幢并不富丽的普通二层楼住宅里，竟隐藏着一个私人博物馆。每一块墙壁、每一道走廊、每一个角落，都陈列着形形色色的旧物。沃尔克博士醉心于收藏。他收集弗里斯兰的旧银器，也收藏中国算盘，其中最珍贵的一个要数在拉萨的街市上觅得的玉算盘。二楼的一个房间里堆放着具有上百年历史的皮箱和钓鱼竿。“做钓鱼竿的竹子很珍贵，全世界只有中国广东的一个山区出产这样的竹子。”他告诉我。除此之外，他还收集电子计算器的前身——德国人发明的具有机械原理的计算器，其设计之精巧，令人赞叹。夫人比尔吉德则醉心于搜罗 100 多年前的亚麻绣花枕套和靠垫套。夫妻俩共同的一个癖好是收藏具有青年艺术风格的瓷砖。在楼梯两旁的墙壁乃至书房的整面墙壁上，悬挂着许多百年老瓷砖。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摧残的德国，青年艺术风格的建筑都已损坏严重，那个时期的瓷砖也已成文物，据说每一块在文物市场上的售价都在 60 欧元到 100 欧元。

沃尔克博士还是一个烹饪高手，他做的菜肴别具一格，避免了德国菜过于厚重而单调

的缺点。在多年前的一篇日记中，我记载了沃尔克博士某次家宴的菜单：“腌小鲱鱼，外包一层薄薄的土豆卷，用竹签固定后油炸；鸡肉柠檬丸子，甜中微酸；奶酪焗蘑菇，蘑菇个大如小纸伞；凉拌意大利风味胡瓜；自腌红椒；波斯风味葡萄叶子包饭；非洲风味洋葱拌橘子——不可思议的搭配，味道很不错；北海大鲱鱼，用自制调料腌渍；腌制橄榄；自烤面包；餐前汤的材料有通心粉、鸡肉、胡萝卜、欧洲香菜、小蘑菇。”在那篇日记的末尾，我感慨道：“沃尔克把日子过得这样美好，这种美好感染了他身边所有的人。跟他在一起说话和做事，就觉得人生特别有意思，还会勇气倍增。原本布满阴云的内心，也会立刻变成大晴天。”

多年后，我在英国作家伍尔夫的读书随笔中读到这么一段：“倘若你尽可能地敞开心扉，那么，一打开书，你便会从那隐晦曲折的字里行间，从那些难以觉察的细微迹象和暗示中，看到一个与众不同的人。”而我想说一个反之亦然道理：对待我们与之交往的人，假如我们敞开心扉，懂得观察和聆听，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一本与众不同的书在自己面前缓缓打开。那些人性的优点，正如华彩焕然的篇章，吸引着我们前去探索。只有当我们将“他人”这本书真正产生兴趣时，我们才有可能从中获得启迪。

（惜 茹摘自《文汇报》
2018年2月23日，李小光图）

在人生的更高处再见

◎俞敏洪

人在一生中要读书，而且要读很多书，但读书的目的，是让自己的思考更成熟、眼界更开阔、思想更深邃。当然，“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但是不读书，人生一定没有高度。

一个人经历再多，也不一定看透人生。有太多的人，一辈子受尽苦难，也只能在苦难中沉浮；历经人生的波折，也只是在波折里挣扎。

读书、行走、经历都很重要，但更加重要的是思考、总结、怀疑、反思，这是一个人通过领悟走向更高层次的能力。人生最需要的，是豁然开朗的境界。人生的精彩永远是质胜过量。真正的高手，并不一定需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要在方寸之间，为自己的生命玩出大千世界。

人不能让自己变成工具，不能不断地重复自己一成不变的语言、行为和思想。人生应该像登山一样，虽然脚步是重复的，但实际在登高，直至最后登上自己思想和觉悟的山顶，环视四周，心旷神怡。

人所做的一切，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回来。回来的时候，最好在人生的更高处再见。只有这样，我们所犯的 error、经历的苦难、度过的岁月才有价值和意义。

（秋水长天摘自《时代青年·悦读》2017年第7期）



当极简变成压迫

●陈文茜

扎哈（扎哈·哈迪德，伊拉克裔英国女建筑师，2004年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得者。作品有广州大剧院、北京银河SOHO建筑群等——编者注）生前有一次来台湾交提案，一个很崇拜她的建筑师去见她，说：“你的建筑物线条太美了，像外太空来的。”

扎哈回答得很简单：“胡扯！”

扎哈曾经帮潘石屹设计过房子。那个时候，潘石屹夫妇很希望我去采访扎哈。但是潘石屹又很矛盾，他怕在采访过程中我们两个女人打起来，因为扎哈是一个态度很直接的人，如果别人讲的话她不爱听，她会直接走掉。

我在采访扎哈的时候，她

说，她觉得其他国家的人可以不理解她的作品，中国人怎么也不理解？

中国一改革开放，她马上就就来中国，去了拙政园、长城等景点。她觉得中国的建筑之美，尤其是某些建筑概念上的突破，都是她在别的地方没有看过的。其中她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线条。

特朗普设计的“长城”是长条状的，品位很差，但是中国人的长城是依山而建的，扎哈觉得，长城最让人感到惊艳的就是线条之美。再去看江南的庭院，所有的围墙都是蜿蜒的，所有的回廊都是弧形的。这种弧线就反映了江南庭院的温婉。

扎哈抓住了中国建筑艺术

中的线条，并把它变成她的作品中最重要元素，且发挥到极致——中国人怎么能不理解她的作品呢？

同样不被理解的还有贝聿铭贝老。贝老设计苏州博物馆的时候，年纪已经很大了。等博物馆盖好后，很多人评价说：“怎么看上去有点像日本的建筑。”他非常伤心，觉得中国人已经彻底忘记了自己的文化元素。

苏州博物馆屋顶的灵感来源于苏州传统的坡顶景观，建筑细部演变出一种新的几何效果。站在博物馆中轴线上的北部庭院中，透过大堂玻璃即可看见江南的水景特色，清晰的轮廓和剪影，看起来仿佛与旁边的拙政园相连。曾经有一段时间，上海是很重要的美学地点。英、法在上海搞殖民活动的时候，带来了西式建筑。但是当年来搞殖民活动的英国人和法国人，他们在自己的国家是什么阶层？他们有很高的美学修养吗？我们反而把遗留下来的古代的美学全扔了，开始抄袭那群人带来的西式美学。

一旦有一样东西受到瞩目，其他人就开始抄袭它，它就变成了一场灾难。就像现在大家都在追求的极简，那本身是一种人生态度，但当到处都提倡极简的时候，它就变成一种很大的压迫。

这种对文化的态度是破坏性的，一点都不美好。

我有一个大家不熟悉的工作角色——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指导委员。在当这个委员的9年多时间里，我最热



电影《无用》剧照

肯下笨功夫

◎ 百合

去岁冬，贾樟柯在本市一间座无虚席的大厅里，上了一堂剧本创作公开课。

两个半小时，他不喝水，也没有讲稿，就坐在那里侃侃而谈。语言流畅，表达清晰，内容全都是实用的“干货”，不藏私，不故弄玄虚，没有花拳绣腿，一招一式细细地讲，金句迭出。

给我印象较深的是结尾的那句话：“是不是经典不是写作者当下要考虑的问题。今天不为人所注意的可能一百年后会被称为经典；今天被称为经典的一百年后可能不被人提及。所以，对于创作者来说，实现自己当下的愿望和诉求是最主要的。”

衷而且最使我快乐的一件事情，就是检查库房。那个时候真觉得自己是一个皇帝，因为每一次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展出的东西，可能只占库存的20%。当我走进库房，可以看到每一个朝代的艺术特

他提到自己打算拍一部古装电影，为了找到在清朝的感觉，已经停工整整一年。他特意将自己的作息调整到与古人一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有意规避现代化都市的喧嚣生活。他说自己浸淫到这种生活里，对于剧本创作来说，“构不成情节，但构成气味”。

台下有人窃笑：“这种方法够笨。”就冲这“笨”，他的新片出来后我一定去影院买票观看。

当他讲完起身致谢时，雷鸣般的掌声响起。主持人热情地感谢他在百忙之中来授课，并说贾导马上就要坐高铁回北京。“等一下！”他忽然打断主持人，“我还有一点要补充，

色。

朱元璋灭元朝的时候，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推翻元朝的美学。封建社会的每一个朝代都在推翻前一个朝代，撰述属于自己的新的东西，设立自己的京城，制定一套自己的

关于美的判断。”他又坐下来讲了十几分钟才匆匆离去。

贾樟柯曾经为服装设计师马可拍过一部纪录片，片名叫《无用》，即马可的服装品牌名。接着我要说的是马可为一群人设计服装的故事。

她曾经有一批客户，那是一群舞者，来自台湾著名的云门舞集。从接到邀请开始，马可就深入舞团，给舞者们量体的同时，和每一个人交谈，并拍下每一个人的舞姿。当她第二次来到舞团时，舞团创始人林怀民惊讶地发现，马可叫得出每一个舞者的名字。

为了贴合舞蹈主题，马可用的布料全部是手工纺织、手工印染的。印染的布会发硬，她就将它们搓软，再用手工来缝制。

令林怀民更惊讶的是当演出服被演员穿上身的那一刻。面对那么多群舞演员，马可不是做成统一服装，而是用相同颜色和材质的布料，根据每个人的气质，为他们做了一件件独一无二的舞服。她最后做出的衣服，每一件都完全符合舞者本人的身形。

真是不嫌麻烦。她也喜欢下笨功夫。

（彼岸花开摘自《阅读》2017年第12期）

典章制度。

似乎很多人已经习惯了踩在别人头上，通过践踏别人来凸显自己，这是他们认定的成功之道。

（步步清风摘自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刘宏图）

阿妈拉巴的酥油灯

◎丹 增

1982年，我在西藏日报社任副总编辑，一个偶然的机

会让我听到一个关于酥油灯的故事。几十年来，这个故事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一天，天寒地冻，路面因积雪而变得很滑。部队的三辆军车前往当雄雷达站运送物资。在一个转弯下坡处，第一辆车忽然发现坡下来了一群牛羊，司机连忙踩下刹车，结果车轮在冰上打滑了，碰巧放牧的小伙子冲上道路驱赶牛羊，失控的汽车撞倒了小伙子。后面的军车立即掉头将受伤的小伙子送往当雄县医院。遗憾的是，小伙子因伤势太重、流血过多，没能抢救过来。

出事后的第二天，八名解放军把死者的遗体送回阿妈拉巴家，她才知道自己的儿子出事了。

不久，拉萨西郊大站的副站长带着几个干部，汽车连的连长带着肇事司机和其他几名士兵来到阿妈拉巴家。肇事司机手捧哈达、身背大米、肩扛茶砖、怀揣一万元现金，连长带头跪在阿妈拉巴面前赔罪。阿妈拉巴连忙将连长和士兵们一一搀扶起来，说道：“你们是解放军，过去进藏受了苦，现在运送物资还是辛苦，你们已经够好了。你们送来的东西我一概不能要。这钱若是国家的，请用于军队开支；若是你

们个人的，建议拿到寺庙供灯吧。”

事故发生后的第四天，阿妈拉巴依照藏族习俗为儿子举办了丧事。她把儿子放牧的牛羊卖了三十多只，换得的钱除用于丧事开销之外，大多布施给穷人。剩下的牛羊交给亲戚代管，她则在家中默默地为儿子点上了一盏常亮的酥油灯。

我们驱车来到阿妈拉巴的家。她是一位朴素谦和得没有任何特点的老人，瘦小，黝黑，背已经很驼了。她的家是一栋牧区特有的矮小土坯房，只有一扇窗户，屋子里很暗，却有一盏明亮的酥油灯供在佛龛前。灯光照亮整个屋子，一位喇嘛盘腿坐在藏式木床上，闭目专注地祈诵着超度经。

阿妈拉巴请我们在屋外坐下，由于她认识尼玛，误以为我是公安局的领导，还没来得及端上茶就一再向我解释道：“我的儿子死了，我不希望再有一个失去儿子。哪家小孩不是父母的心头肉？无论什么人，痛苦越少越好。一棵树死了，你不能把另一棵树的根也刨掉吧？我原谅了肇事司机，你们也要宽恕肇事司机。”说着说着，她匍匐在地，双手合十，磕头。

肇事司机叫刘志，出生在气候温和、物产丰富的人口大省河南。出事后，他的父亲专程从河南赶来，坐火车、搭汽

车、走山路，用了整整二十五天才赶到当雄。他给阿妈拉巴带了一堆河南的土特产和一万块赔罪钱。当时，这不是一笔小数目，刘志家是普通的农民家庭，这笔巨款是他父亲东挪西借凑来的。

刘志的父亲来到当雄县，心里忐忑不安：儿子酿成大祸，人家又是独子，见了这个藏族老太太，她会不会放声大哭？会不会跺脚骂人？最终他还是鼓足勇气、壮着胆子，找了一个翻译来到阿妈拉巴家。没想到，阿妈拉巴热情地接待了刘志的父亲，还让他住在自己家里，每天为他打酥油茶。她对刘志的父亲说：“你拿来的钱我一分也不会要，如果是你借来的钱，以后要还债，你还债就等于我在还债。请放心吧，我会帮忙保你儿子出来。我的儿子不在了，你的儿子不能再失去。我已经把他也看作我的儿子了。”

阿妈拉巴料理完儿子的后事，就提着酥油茶、带着风干牛肉，跑去看望拘押在看守所的刘志。后来阿妈拉巴又跑到拉萨西郊大站、拉萨市交警队挨个儿给刘志求情。刘志还是被判了刑，在阿妈拉巴的苦苦哀求下，判了当时最轻的处罚——劳教五年。

我再去拜访阿妈拉巴是车祸发生四年之后的一个夏天，阿妈拉巴家的老房子还在，里





母女 ● 亦 舒

友人见一对母女相依为命、无话不说，非常羡慕，故云：“将来我与女儿的关系若是这样，心满意足。”

我立刻讶异地说“不”，千万不能像这一对母女。只有一无家庭、二无事业的女儿，才能天天有余暇陪伴母亲进进出出地逛街、喝茶、旅游。换句话说，她完全没有自己的生活，那怎么正常？怎么快乐？

母亲应该希望女儿成年后高飞远走，成家立室，事业有成，忙得不可开交，只要知道她生活得好，何用天天纠缠？上一代自有上一代的消遣，不会为寂寞发愁，千万不能让女儿相伴终生。

老人总有驾鹤西去之日，女儿也将有女儿，女儿的女儿也会有女儿，要紧关头能彼此照应已经很好，过年过节时女

儿带着女婿和外孙来共聚一堂，不亦乐乎。

请让女儿努力地独立生活，勿过分留恋母亲的怀抱。人贵自立，母亲去后，还有好长一段路需要自己走，宜自幼训练为佳。

（清荷夕梦摘自东方出版社《刹那芳华》一书）

面的那盏酥油灯仍然摇曳不熄，喇嘛的念经声时断时续地传到屋外，不同的是在老屋的另一头，一座新房的地基已经打好。一个精壮的小伙子，穿着一身藏装，正在那里打土坯。阿妈拉巴看见我后，便向那小伙子招呼道：“阿吾，快来见见客人。”“阿吾”在藏语里是儿子的意思。原来，这个小伙子就是刘志，他已经提前一年结束劳教，自愿来到阿妈拉巴家。他的父亲告诉他，阿妈拉巴是菩萨心肠，住在她家，他的心里很温暖，可是屋子里一入夜就冷得不得了。他牢牢地记住了这句话，在心里默默地想，为了报答恩情，将来一定要为阿妈拉巴盖间房子。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他在劳教所专门学了打土坯砖，还跟藏族伙伴学会了藏语。

我们聊天时，阿妈拉巴在一旁给我们打酥油茶。一个藏

族大妈，一个汉族儿子，两个人时不时地轻声交谈几句，真是一对和睦、默契的母子。

我最后一次去看望阿妈拉巴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遍了整个藏区，农牧民们逐步走上劳动致富的道路，生活设施齐全的砖房取代了简陋的土坯房。阿妈拉巴家周围有了好几家邻居，住的都是崭新的房子。我去的那天，门口站满了大人和小孩，都穿着藏装，只有阿妈拉巴身边的一对男女穿着汉装。那男的是刘志，那女的长发披肩，穿白色短大衣、黑色百褶裙，面颊红润，在草原上显得十分时髦和抢眼。阿妈拉巴像对待自己的女儿似的，牵着她的手，笑眯眯地向我介绍说，她是刘志的女朋友，从河南过来的。

更让我惊讶的是，刘志靠着一手打土坯砖的好手艺，组织了几十个藏族青年成立了砖

厂。牧民有了钱，都在盖新房，土坯砖的需求量大，正是刘志大显身手的时候。他本人勤劳又能吃苦，加上阿妈拉巴和他未婚妻的支持，在不长的时间内，刘志一跃成为当雄县的首个万元户。阿妈拉巴家的新房里，沙发、桌椅、黑白电视机、卡带收录机、太阳能小型发电机……一应俱全，拉萨城里许多工薪家庭还没这么气派。

环顾草原，唯一不变的是，阿妈拉巴家原来低矮的老屋依然还在，那盏酥油灯的光明和喇嘛的朗朗诵经声依然还在。往事历历，我心潮澎湃，不禁由衷地祈祷：油灯不灭，用慈悲喜舍的光芒，照耀苍生之爱；油灯永明，用互敬利他的光芒，激发人性之善。

（林冬冬摘自晨光出版社《阿妈拉巴的酥油灯》一书，李晓林图）



一双普通皮鞋夹了我的脚，我会诅咒这双皮鞋的生产厂家；一双名牌皮鞋夹了我的脚，我会痛责自己的脚长得不够标准。

——品牌文化大大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

真正的换位思考，是换到让自己不舒服的位置再去思考。

——有诚意的换位

我们之所以会犯傻，往往是因为急着把自己的聪明说出来。

——慢一点可能更有效

正如绝对的噪音与宁静之间只是一线之隔，信息的过于充实可能引起绝对地无知。

——在网络提供给我们的庞大信息仓库面前，我们可能因纠结于成千上万的细节而失去所有的选择标准

我+我们=完美的我。

——心理学家荣格

贪、俗、装、懒、放弃自己。

——俞敏洪总结的“油腻”的五大特征

人性如猫，走不走直线，取决于老鼠。

——警惕那些以正直、善良自居的人，他们也有可能做出坏事来。所谓道德许可效应，是指当一个人认为自己道德高尚时，更容易做出不道德的事

及时闭嘴是中国家庭最缺的教养。

——会说话是与生俱来的能力，会闭嘴则是自我选择的善良

突然间中国电影消灭了中年人，消灭了小孩，消灭了长得不好看的人，全是长得一样的人在演戏。

——导演陆川认为，一个全面偶像化的电影世界不是健康的电影世界

你可以爱一个人到尘埃里，但没有人爱尘埃里的你。

——爱情箴言

最好的学区房，是你家的书房。

——六神磊磊

人往往在闲得发慌的时候最矫情、最脆弱，在深渊挣扎的时候最清醒、最坚强。

——网友

当别人恭维你时，偷偷高兴一下就可以了，但不可当

真，因为那十有八九是哄你的；当别人批评你时，稍稍不开心一下就可以了，但不可生气，因为那十有八九是真的。

——哄与真

一人家庭与独居青年彻底改变了中国经济领域的版图。

——数据显示，中国20~39岁未婚的一人家庭，即所谓的空巢青年人口达5000万

中国没有乱七八糟的枪声和警笛声。

——国际紧急救援中心近日发布了“2018世界差旅风险地图”，中国被列入差旅低风险国家，且安全度排名世界第四

媒体已取代曾经主宰西方想象力的宗教而成为信仰。

——阿兰·德波顿《新闻的骚动》

向往“国际”，建在“中心”；热衷花园，喜爱公馆；青睐法国，取遍欧洲。

——网易房产分析了几万个楼盘，发现了中国房产取名的套路

世界上最可怕的事，不是孤独终老，而是跟那个使自己感到孤独的人终老。

——罗宾·威廉斯

人要耐看，物要实用，情要持久，理要常真。

——梁凤仪

（楚凝等摘）



● 张 玮

美貌与智慧 并存的女人

1914年11月9日，在奥地利维也纳，一个小女孩出生了。女孩被取名为海德维希·爱娃·玛丽娅·基斯勒，也就是后来的海蒂·拉玛。

1931年，17岁的拉玛放弃了自己就读的通信专业，跟随当时奥地利著名的戏剧导演马克斯·莱因哈特去德国柏林学习表演。1933年，拉玛主演的《神魂颠倒》在捷克斯洛伐克首映。因为拉玛在里面全裸出镜——这是电影史上第一次有女演员全裸出镜，所以这部电影在很多国家被禁播，也并未给拉玛带来预想中的名气，但给她带来了人生中第一任丈夫。1934年，一个叫弗里茨·曼德尔的男子开始疯狂地追求拉玛。曼德尔是奥地利的第三大军火商。拉玛与曼德尔认识3个月就结婚了。然而，拉玛一结婚就开始后悔，她对丈夫的一点绝不能容忍——结交纳粹。而曼德尔却偏偏喜欢带拉玛出席与纳粹高官的聚会，这不仅因为拉玛能满足曼德尔的虚荣心，还因为她的美貌能给曼德尔带来更多的军火订单。1937年，结婚4年的拉

玛忍无可忍，在一次陪丈夫出席酒宴时，在盥洗室迷晕了随身侍女，然后翻窗户逃走，连夜搭上前往巴黎的火车。1938年，逃离婚姻的拉玛辗转来到美国好莱坞。

在后来的岁月中，拉玛出演了一系列电影，但人们始终聚焦于拉玛的美貌，对她的演技却关注不多。这基本就是作为电影演员的海蒂·拉玛的故事，接下来该作为发明家的海蒂·拉玛登场了。

拉玛的丈夫曼德尔，当时一直在和纳粹讨论无线电信号遥控鱼雷和无线电通信干扰技术。虽然当时的无线电通信技术属于军事机密，但曼德尔与纳粹武器专家谈论相关技术时，妻子拉玛是被允许待在旁边的，甚至被允许记录。拉玛在那个时候就开始关注无线电通信干扰技术。

随着拉玛离开丈夫，关于这项技术的记录和心得也被带到了美国。可当时拉玛还没有往这件事上多想，只是醉心于她的演艺事业。1939年的一天，她在报纸上看到一篇关于人体内分泌的文章，作者叫乔治·安太尔。拉玛很快约见了乔治·安太尔——当时的拉玛希望让自己的胸部变得更丰满。但安太尔见到拉玛后却直言相告：他其实是一名作曲家，为好莱坞的电影配乐，研究腺体什么的只是业余爱好。

之后，拉玛发现这个安太尔真的是兴趣广泛——他写腺体分泌对犯罪的影响，写爱情专栏，甚至对无线电通信技术也颇有研究。然后，两个人又聊到纳粹德国的海军，尤其是当时横行大洋的U型潜艇。

“二战”期间，参战国家都会用无线电信号引导鱼雷命中目标，但有一个问题：敌方也可以通过干扰无线电信号，让鱼雷偏离攻击目标。因为早期的无线电通信是同时在一个频道上传输，只要对方探察到这个频道，就可以有效地干扰信号。拉玛认为，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她的设想简单来说就是变一个频道为多个频道，在鱼雷发射端，把一批信号按随机的信道序列通过多个渠道发射出去，接收端则按相同的顺序将离散的信号组合起来。这样一来，对于不知道信道序列的接收方来说，接收到的信号就是噪声。那怎么做到这一点呢？安

太尔说, 钢琴的原理可以借鉴。安太尔对拉玛说, 自动钢琴都是通过编好码的打孔纸来控制演奏的, 每一个孔只控制一个音, 组合起来才是一首曲子。拉玛随即得到启发: 那么鱼雷的无线电控制是否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开拓多个频率而不是单个频率, 每一段频率只控制一条信息, 被破坏了也可以进行整体修正, 进而达到避免被干扰的目的? 1940年年初, 拉玛和安太尔根据这个原理, 设计了一个飞机导航系统。安太尔构思了一对纸卷, 将其分别安置在飞机和鱼雷里面, 来指定变化频率的顺序。1941年, 拉玛和安太尔正式把这项技术定名为“跳频技术”, 并申请专利。1942年8月11日, 专利正式通过。

得知专利通过后, 拉玛就与安太尔商量, 之后宣布: 无偿向美国政府捐出这项专利, 希望他们将其用于打击纳粹德国。但是, 拉玛并没有如愿。美国政府其实相当重视拉玛的这项发明, 为此, 在1942年8月, 美国海军与国家发明委员会, 以及联邦调查局专门举行了一次联席会议, 研究拉玛与安太尔的这项发明是否能投入军用, 拉玛亲自担任演说者。当她向大家解释这项发明的原理其实和自动钢琴的原理差不多时, 很多在场的军官都笑了出来。随即, 拉玛发现了问题。第一, 在场的很多人都听不懂她在说什么。军方认为, 鱼雷和钢琴实在扯不上关系, 一个女演员怎么可能比武器专家更专业呢? 第二, 在场的很多人对她的外表更感兴趣, 包括她的身材、她的容貌、她的打扮。第三, 联邦调查局非常怀疑她的身份——既然她的前夫一直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做生意, 那她完全有可能是纳粹派来的卧底, 在玩弄美国军方。最终, 美国军方决定: 不会将跳频技术投入军用, 并且将这项专利封存起来。

当然, 军方还是给了拉玛一个善意的提醒: 你有那么漂亮的脸蛋, 应该去帮助政府推

销战争债券, 以筹集与法西斯战斗的军费。然后她就真的去推销战争债券了。当时, 拉玛提出“拍卖海蒂·拉玛的吻”的想法, 希望能以1700万美元的价格卖出680个吻来抵抗纳粹。结果, 一次巡回演出下来, 拉玛募集了2500万美元, 这相当于现在的3.5亿美元。然后, 拉玛就继续去拍电影, 甚至当导演了。而该项专利, 也就被美国军方封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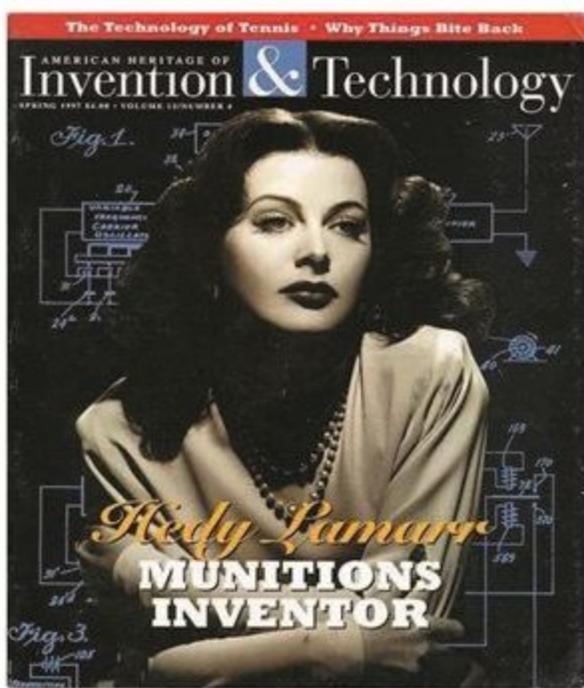
1941年, 《纽约时报》曾对拉玛的专利报道过, 但为了保密, 一字没提专利的内容。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 美国政府给当时的霍夫曼无线电公司一项专利, 让他们生产声呐浮标和伴随飞机的无线电。在这项专利上, 发明者的名字被抹去了, 这就是拉玛和安太尔的那项专利。霍夫曼无线电公司在这项专利的基础上

完成了跳频技术装置的开发, 美国后来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用来封锁古巴海岸的庞大海军舰队, 就是用这项技术来实现保密通信的。美军在越战中使用的无人驾驶遥控飞机, 也是在这项技术的基础上研发的。

1985年, 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在美国圣地亚哥成立, 他们的核心技术就是CDMA无线数字通信技术。这家公司就是现在业界赫赫有名、市值超过1000亿美元的世界500强公司之一的高通公司。尽管

高通公司的这项CDMA技术是独立研发的, 但这个理论的来源, 是拉玛和安太尔的技术。而通信业著名工程师戴夫·莫克在其《高通方程式》中也写道: “只要你使用过移动电话, 你就有必要了解并感谢她。要知道, 这位性感女明星为全球无线通信技术所做出的贡献无人能及。”(3G、4G技术的基础都是跳频技术) 2015年, 海蒂·拉玛年轻时的照片又一次登上了杂志的封面, 但不是娱乐八卦杂志, 而是《美国发明与技术遗产》杂志。这正如拉玛所说: “电影往往限于某一地区和时代, 而技术是永恒的。”

(大浪淘沙摘自中信出版社《历史的温度》一书)



《美国发明与技术遗产》封面

1999年,腾讯作为一家初创的互联网公司,陷入了一个窘境:用户量上涨太快,导致现金消耗也非常快。

一天,马化腾正焦头烂额地坐在自己的小办公室里,首席技术官张志东走了进来,坐到他的对面说:“现在有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要告诉你,你愿意先听哪一个?好消息是,仅仅发布9个月,QQ的注册用户就已经超过了100万;坏消息是,腾讯公司的账上只剩下1万元现金。”

我记得我在写《腾讯传》时,就曾想:如果我是马化腾,愿意先听哪一条消息?这个情节很像我们读过的朝三暮四的故事。宋国有一个老人,喜欢猴子,把它们成群地养着。养猴的老人宁可减少他与家人的食物,也要满足猴子的需求。但不久后,他家里的粮食出现短缺,因此不得不限定给猴子的食物量。但是老人害怕猴子不顺从自己,就商量着

对猴子说:“早上给你们3个橡果,晚上4个橡果,可以吗?”猴子们都站起来恼怒地抗议。老人又说:“那早上4个橡果,晚上3个橡果,可以吗?”猴子们听后非常高兴,

宣布:“明天,我要坐着直升机到华尔街去撒美金。联邦政府则决定对全体公民实施一种退税政策。”该政策议定后,随即就有专家指出,如果政府的目标是希望民众增加消费,那么就应该将这笔钱称为“税收红利”,而非“退税款”。

因为“退”字,意味着这笔钱本就是属于你的,现在它回来了,你便会更倾向于维持现状,而不是将它花出去;而“税收红利”则意味着这笔钱是一笔额外收入,那么,你会乐于将它花掉。所以,用“税收红利”替代“退税款”更能刺激老百姓的消费行为。

框架效应在生活中的应用比比皆是。比如,给超市供货的牛奶商家大多会标明“95%脱脂”,而不是“含脂肪5%”。虽然两者的脂肪含量并没有区别,但不同的表述,会使消费者对同一盒牛奶产生不同的心理期许。

根据框架效应,芝加哥大

框架效应

●吴晓波

都服服帖帖的。其实橡果只有7个,养猴人只不过换了一下表达顺序,就让猴子改变了态度。这个现象包含了一个行为经济学原理:框架效应。

框架效应是由美国行为经济学家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提出的。它是指对于相同的信息,采用不同的表达方式,会使人产生不同的判断决策。2006年,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联邦政府为了刺激经济,想尽各种办法。美联储主席在国会上



好消息是已经看到陆地了,
坏消息是我们恐怕得游过去……



城市的幻象

◎熊培云

村里有两个重要的节日：一是端午，二是春节。我离开故乡后，已经很少过端午了。不过从渊源上说，我对端午还是别有情感的，因为它是为纪念屈原而设，而屈原实为熊氏，这么说来我们就是本家了。熊姓难得有几个名人，有关屈原的这点掌故成了村里孩子莫大的骄傲。

我有关端午的最深记忆是在节日前后几天，每家每户的门上都会插几根艾蒿，说是为了辟邪。而孩子们也会提着一个用毛线编织的网兜，网兜里装了一两个染了一品红的熟鸡蛋。一旦见了面，大家就会成群结队地走东串西，仿佛那几个鸡蛋是他们共有的灵魂。

至于春节，我能回去就尽量回去。回家过年是中国人一年一度的“感情役”，谁也逃脱不了。

早先坐火车，因为票不好买，我常常会选择在除夕那天上车。“忘了那些没有意义的节日设定吧，”我对自己说，“每个日子都是平等的。我宁愿选择一种更有尊严的生活。”或许天性使然，我对拥挤总是敬而远之。我坐火车最

长的时间是37个小时，而且大多数时间都是站着。最难受的是绿皮车里的拥挤，行李架上和座位底下都是人，想上个厕所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而除夕那天，我在车上看到的完全是另一番景象。整个一节车厢，可能只有我一个人。我喜欢那种空空荡荡的荒凉感——火车如大河奔流，我是河上的一叶孤舟。

到家时已是正月初一。父母出于体谅我，他们会说：“来归（回家）了就好，哪日都一

样！”话虽如此，我知道父母的心里总还是有些悻悻。正月里进屋不像回家，像是走亲戚。

过年时村里的气氛和平日不一样，那些天村子里许多人都在大放焰火，炸得天翻地覆。最热闹的时候，感觉这里和我所在的城市已经没有什么差别了。在城里，如果那一刻有人给你打电话拜年，你会觉得自己就像是躲在混乱的战壕里——满世界都是枪林弹雨，而你却是无处可去的逃兵。

除夕，站在屋顶上瞭望四野，我注意到隔壁一个村子的焰火放得最热闹。这个村子很少出大学生，多数年轻人早早出去在北京做铝合金门窗生意。据说他们这些年都赚了不少钱。在祝福他们的同时，我猜想他们回到家里，点燃的不只是新年的祝福，还有城市的幻象。

那一夜，我过了很久才沉入梦乡。在老家的天上，我更愿意看到的是古老的宇宙、闪亮的星河，而现在它都被那些城市的幻象占领了。

（清荷夕梦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追故乡的人》一书，Michael Glenwood图）

学行为科学教授理查德·塞勒提出了4个公布消息的原则。第一，如果你有几个好消息要发布，应该把它们分开发布。因为分别听到几个好消息所带来的愉悦感，要大于把这几个好消息一起宣布带来的愉悦感。第二，如果你有几个坏消息要公布，应该把它们一起发布。因为几个损失结合起来所

带来的痛苦，要小于分别经历这几次损失所带来的痛苦之和。第三，如果你有一个大大的好消息和一个小小的坏消息，应该把这两个消息一起告诉别人。这样，坏消息带来的痛苦会被好消息带来的快乐冲淡，负面效应也就减少很多。第四，如果你有一个大大的坏消息和一个小小的好消息，应

该分别公布这两个消息。这样好消息带来的快乐不至于被坏消息带来的痛苦淹没，人们还是可以享受好消息带来的愉悦感。

总之，人是一种复杂的生物，也是一种容易被欺骗或者愿意自我欺骗的生物。

（水木摘自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小黑孩图）

獾的礼物

●从玉华

我的舅舅春节前走了。

舅舅是个典型的农民。他长相土气，有鲁迅那样直立的硬邦邦的头发，有《东成西就》中欧阳锋般的“香肠嘴”，还有个大肚子，进堂屋时，肚子总获得优先权。

长相很像闰土的他种地很烂。放眼望去，一大片田地里，稻粒最瘪的、棉花结桃最少的、芝麻最矮的，准是他的地。他更像“地下工作者”，他种的地瓜、花生、土豆，一扯一串，产量惊人。

舅舅家没什么规矩，是孩子们的天堂。他家的大门钥匙塞在一只破棉鞋里，棉鞋挂在外墙上。他家好吃的藏在堂屋电灯下悬挂的篮子里，那是为了防老鼠。知道这些秘密的人数不下一个生产队。春天，他家茅厕边的桃树盛开一树鲜花，美得快成风景区了。

他是孩子王，用棍捅牛耳朵，把鞭炮扔在牛粪上，让孩子们把身子卷成叠好的被子模样，从坡上滚下来。

他很会吹口哨，无论路边阔大的蓖麻叶，还是扁细的麦叶，他用手卷巴卷巴，就能吹出好听的声响。

他的逗在村子里出了名。他卖豇豆，为了卖相好，把短小的藏里头，长的捆外头。有人说他狡猾狡猾的，他反问：“人的短裤不是也穿在里头吗？”

其实，日子于他，并不都是蜜。他的第一个孩子夭折了。他开拖拉机时出过车祸。他得

过出血热，那是一种老鼠带来的传染病。他得过血吸虫病，那是因为他在水稻田里感染了寄生虫。他的胃大出血数次，使他险些丧命。

老婆得了风湿，他四处抓大蚂蚁去泡药。老婆不能碰冷水，他就每天挎一篮子衣服去河边，挤在一群婆娘中间洗衣服。后来，老婆脑中风，养猪、养兔、养鸡，以及种几亩地的活儿，全落在他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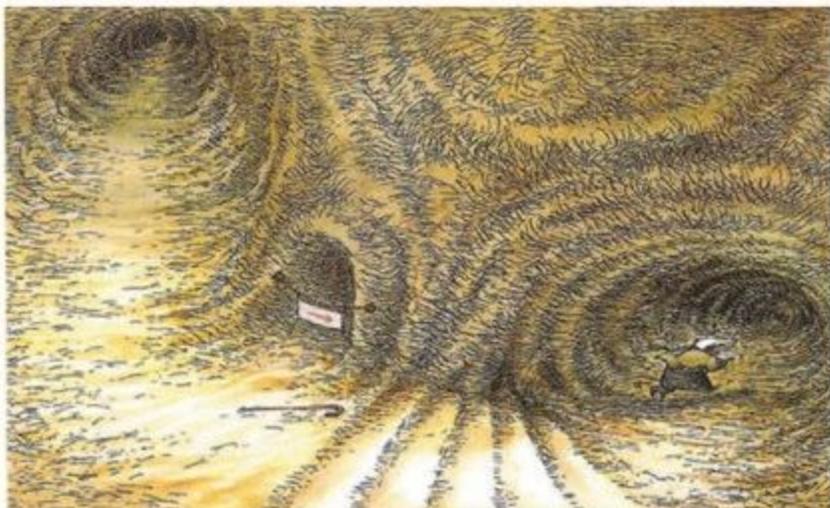
这些苦难，最后都成了他讲笑话的素材。这就像他的老乡余秀华说的：“有时，我是生活的一条狗，更多时，生活是我的一条狗。坚强不是一个好词儿，两岸的哈哈镜里，它只能扁着身子走过。”

为了养活一双儿女，为了盖房子娶儿媳，除了地里刨食，他得出去干活赚钱。

头脑活泛的舅舅开着他的农用车去山沟里贩苹果。没有读过一本经济学书的他，不是拿物换钱，而是拿物换物，物再换物，最后换钱。比如，他运苹果给山顶的村民，从山顶换板栗等山货，到半山腰换木耳，再到平原换成大米、玉米，最后卖粮食。经他一折腾，他似乎总能比别人多收上三五斗。

那双握着掉了皮儿的方向盘的大手，就像市场经济无形的大手，调节着一个小小山区里微小市场的平衡。

他待人就像他的堂屋一样敞亮。每年过年杀猪，他都把上好的猪屁股肉留给我们这些吃不到土猪肉的城里亲戚。他去城里卖菜，把最





好的菜留给忙着上班的侄儿和侄女，次之卖掉，最差的进了他的肚子。

他的农用车“突突突”地工作了10多年，直到他离世的前一个月，被警察拦下，说车太老了，过不了年检，必须强制报废。

他心疼了好几晚。饱含着汗水的麦子并不像诗人说的“用心一咬，便流出了一地月光”。农民的日子哪有那么简单。

旧农用车被没收，贩不了苹果，他就和小姨去打零工——上门给煤气表喷漆、贴二维码。活儿很轻松，兄妹俩每天有说有笑地干活。有一天，他们吃完午饭，在马路边休息，舅舅突发心梗，喊浑身热，随即倒在妹妹怀里，不出10分钟就去了。

诗人说，农民的命和玉米籽的命一样，“经过秋风的墓穴，经过雪，经过春天的疼，一刻不能停，一刻不能停”。

他终于停下来了。如今，他的新农用车就停在院子里，还没有来得及装一个苹果。他花了8000元，赔账2000元。

桌上摆着他新做好的两副弹弓，两个孙子春节回来，一人一副，不打架。家里装上了新空调，等着给就要诞生的新生命供暖，新空调的线牵拉着，包装还没拆，插座还没装。

很多事等着他去做。他还没来得及教会老伴儿怎样去银行取钱、怎样给手机充值，11只灰兔子也等着他喂。

全村人来给他送行，宴席上，人们吃着舅舅种的菜，讲他的掌故，商量着抬棺材时，谁站前头那个最重要的位置。有一个村民说，舅舅走了，晒谷场上，连给他撑麻袋、装谷子的人都没有了。

整个家族的人从四面八方赶回老家。大家围坐在火炉边烤火，炉子上坐着黑黢黢的水壶，每个人似乎都有一匹布那么长的话想说。

我和母亲赶回老家前，女儿塞给我一本绘本《獾的礼物》。绘本里，老獾死了，动物们聚在一起怀念獾。鼯鼠说，是獾教会他剪纸；青蛙说，是獾教会他溜冰；狐狸说，獾教他系领带……最后一页上，鼯鼠跑到山坡上，轻轻地说：“獾，谢谢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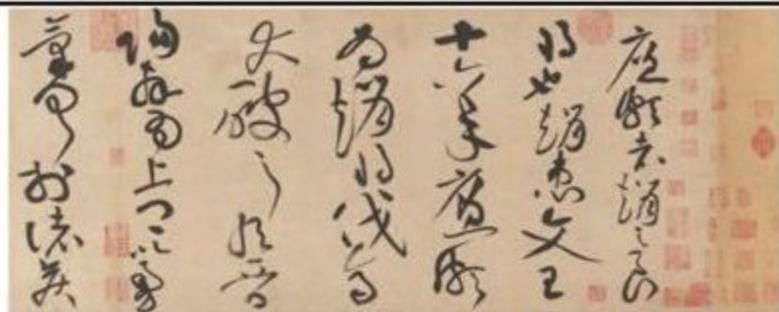
舅舅真是像极了这只老獾。死亡不过是穿过长长的隧道，最后觉得自己的脚离开了地面，不再需要身体了。可他留下了很多。

如今，舅舅安睡在一片泛青的农田里，用不了几个月，金黄的油菜花就会长得比一个大男孩还高，清明扫墓的人，得在花丛里费好一番功夫，才能找到墓碑。这个归宿，对他这样的农民来说，也许再合适不过了。

（一米阳光摘自《中国青年报》2018年2月28日，图选自《獾的礼物》一书）

一味求奇 ●肯 迂

晁补之和黄庭坚都是苏东坡的学生。一日，苏给黄去信谈晁的文字：“晁君寄骚，细看甚奇，信其家多异材邪。然有少意，欲鲁直以己意微箴之。凡人文字，务使平和，至足余，溢为奇怪，盖出于不得已耳。”东坡此语真乃金针度人。近千年后，我翻闲书得遇此段文字，亦如得东坡耳提面命，何其幸也，可以为戒。



黄庭坚草书《廉颇蔺相如列传》（局部）

做人作文，若无平和做底子，一味求奇，何足道哉？

（梅子摘自《今晚报》2018年2月27日）

为买学区房， 我研究了……

● 闫 红

一切始于中介小哥的一条微信，他说：“姐，新出来一个房源，是景观房，你要不要看看？我这儿有钥匙。”那是很普通的三居室。我穿过客厅，来到阳台上，忽见巨型水墨画一般的景致扑面而来——近的是桥，远的是山，桥与山之间，是水雾浮动的湖面。不时有车穿过桥梁、穿过树丛掩映的道路，因为距离遥远，不觉得喧嚣，反而生出云端里看人世的孤绝感。

我有点出神，人们总向往诗与远方，站在这里，就一点儿也不羡慕远方，甚至也不怀念过去。与这一片山水静默相对，很容易忘记自己已经变成百事缠身的中年人，仿佛还是年轻时，只是一不小心站久了一点。就冲着这种错觉，是不是也应该买下它？

我现在住的房子是单位宿舍，在心情好、世界观稳定的时候，我便觉得它的楼层不高，出入方便，邻居大多是同事，抬头低头都是熟脸。物管虽一般，但物业费便宜啊……心情不好、世界观不稳定的时候，这些优点就全变成了让我气急败坏的缺点——这房子也太接地气了。

理想中的房子是什么样？我并没有清晰的概念，此刻却明白了——不管它是几室几

厅，首先要有一种疏离的气质，即使它只是无数单元房中的一套，也可以假装它是一座岛屿。

当天晚上和老友聚餐，我忍不住说起这件事。这种事像谈恋爱，自己说得满眼放光，别人并不能听懂其间曲折，对你所言的学区方位等也是一头雾水，所以都不过说些凑趣的话而已。唯有一个老大哥，非常认真地听我说完之后，说：“你有没有研究过那一带的规划？据我所知，那个××路，将来可能会修，你家孩子上学会很麻烦。”××路并不是从学校到“岛屿”之间的路。“但是它和孩子们上学的那条路平行，”老大哥说，“一旦修路，它被封堵起来，车流都涌到孩子们上学的路上，没半个小时都过不去。”他继续说，“初中不比小学，上学、放学都没准点儿，当初我儿子的班主任，规定学生必须早上七点到校，再算上堵车的时间，你想想，孩子要几点钟起床？本来作业就多，经常写到晚上十一点，长身体的年龄，睡眠缺太多可不行。放学就更没谱了，可能是晚上七点，也可能是七点半，你总不能等孩子打了电话再去接吧？我那时都是六点半就到了，坐车里等。经常一等就是一个多小时，赶上下雨下雪的，大人孩子都受

罪。”他的话让我冷静下来，我的心旷神怡不能以娃的负重前行为代价。可是我们把小房子都卖了啊。“卖掉是对的，我现在就后悔当时没有在离学校较近的地方买个房子。”他说。

方向骤转，我舍“岛屿”去看离学校较近的房子。这是截然不同的体验。也许是仰仗着学区的金光，那些房子无不有着自以为蓬头垢面也不掩天香国色的傲慢。

现实很骨感，但你还得拥抱它，几经选择之后，我看中了一套性价比还算可以的两居室，步行五分钟到学校。单价不便宜，好在总价不高，不用卖现在住的房子了。我想象将来我听到放学铃声就可以站在阳台上等娃出现，再把这个场景设置为大雪纷飞的夜晚，幸福感顿时翻倍。

在这种暖洋洋的幸福中，我打电话跟一个朋友说这件事，她并不替我感到高兴。她的严厉使我隔着电话也能感觉得到：“那么你是打算三年之后再这么折腾一回吗？”此话怎讲？她细细道来：“初中只有三年啊，三年之后你再去高中旁边买个房子？就算你娃成绩好，达到一、六、八中这三所重点高中的分数线，具体上哪一所还要电脑排位决定。你能在每个学校旁边都买一套房子吗？有的学校高一和高二在南校区，高三在北校区，像你这样，就得买四套房子了。”“哦，那怎么办呢？”“租啊。你买了房还得装修吧？哪

怕是简装，也够三年的房租了。”“租房没有学区啊！”“择校费！择校费不过三五万，一套房子一两百万，你怎么没算过这个账？”

三

思路一变，豁然开朗，接连多日的雾霾天都似放晴了。再也不用去看那些“老破小”了，要看就看能住一辈子的豪宅。周边还真有豪宅，售楼员就曾经扛着易拉宝在我们小区做过推广，我当时觉得旁边没有名校，就没什么兴趣。

“风物长宜放眼量”，活人岂能被学区憋死。我驾车向豪宅所在的区域驰去，一路是大建设时的尘土飞扬，但我眼前已然浮现出三五年后的光明大道。

看豪宅的体验就是愉快一点，售楼处不仅“高大上”，还异香扑鼻，像高档酒店。尤其让我生出敬畏之心的，是那些售楼员，个个是俊男靓女，脸上一水儿专业、礼貌、矜持的表情，特别有高级感。房子也高级，精装修，到处光泽闪

耀，我像刘姥姥来到怡红院，根本分不清哪儿是哪儿，走路都小心翼翼，生怕一不小心撞上什么器物。

接待我的是个小伙子，看年龄当是“90后”，但瘦削、沉着，神似韩国电视剧里的都教授，声调恰到好处地放低，让你不得不凝神倾听。他将中央空调、地暖和新风换气系统一一指给我看；镜子是带微加热的，不会被水汽覆盖；橱柜的上柜有机关，按一下，里面的格子就能下降。不过，他说，这个楼盘真正的亮点是下面有个极大的共享社区。里面咖啡馆、瑜伽室、香道馆等等。“我们的房子不但致力于提高居住品质，更讲究提高圈层品质。这个共享社区，能够加强业主们的联系。后期我们卖的都是上千万的洋房，所以，女士，你虽然买的是高层，但也和花上千万的业主共享一个社区，身处同一圈层。”他说得很含蓄，但我也听出来了，他的意思是，我买了这套房子，就能和住价值上千万房子的人亲密接触，就有了和他们搭讪的机会。其妙处，可能跟传说中的某些妙龄女郎上商学院差不多。但我既非妙龄，也看不出跟有钱人打交道有什么好处。张爱玲曾经说过，下雨天，没带伞的人想挤到人家的伞下，却被伞沿的雨淋着了。没有资源者想去占有资源者的便宜，通常只有吃亏的份。

我忍不住问他附近有什么学校，他温和而克制地笑了一下，说：“这个还在规划中，



不过对于我们的业主来说，这不是问题，将来下一代拼的是圈层。”我不是很明白他的话。出了门，被裹着沙子的寒风一吹，才醒悟过来，是啊，能住得起价值上千万房子的人，哪用为学区苦恼呢？人家有人脉，择校不在话下；有司机，接送也不是问题。我想起一种说法，底层够不上精英教育，上层可以安享精英教育，就数千方百计买学区房的中产最焦虑。

不焦虑行吗？娃上小学前，我也是个不信邪的人，也想把他送进附近的普通小学，一个熟人劝住了我。她说她当年就是这么想的，等娃上学后她才发现，班主任的素质太差了，骂小孩能骂一节课。忍耐了六年，小孩上初中时，她坚决花大价钱买了个“老破小”的学区房，举家迁入。这话让我悚然，我的小学老师给我留下的诸多阴影再次在脑中闪过。有一次我没有完成作业，老师把我锁在教室里，隔着窗户说：“你今天晚上就在这里了，你爸妈来磕头都不行。”我站在窗前号啕大哭，恨不得把五脏六腑都哭坏，以这样的自残求得她的宽赦。她后来笑着把我放了。那天夜里，我几次从噩梦里惊醒，大哭大叫，我妈问我怎么了，我不敢说，我怕她知道我没有完成作业的事。到现在我依然时常担心自己被厌恶和否定，这病根儿应该是那时坐下的。

总之，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学区不是万能的，没有学区是万万不能的。“既然是中

产，就别去上流社会凑热闹。”我这么跟某人说。他看着我，笑了，说：“中产？你也许自以为是中产的底层。”

四

底层就底层，底层也是可以有梦想的。

就在这当口，另一个中介小哥告诉我，有一套离学校很近的“品质房”降价了，快过年了，房东急卖，降价二十万。他带我去看那房子。房子还真不错，离学校较近，楼层适中，采光极佳，虽然不及那豪宅“高大上”，但是大堂、电梯和走廊都整齐干净，品质确实说得过去。

看房回来的那晚，我拿着计算器废寝忘食地算账，算上积蓄、卖房款，若不够，就再跟支付宝、微信借点，且我的手里有三部书稿在修订，去问问有意向的那些出版社，谁先给钱就给谁出……如此砸锅卖铁地，似乎也有点接近目标了。脑子里是轰轰响的兴奋，却有个小声音冒出来：好端端地，房东为啥要降价？

我被这个声音吓得一激灵。我开始翻各个新闻手机应用程序的房产栏目，赫然发现，曾几何时，喊涨声一片的页面上，都在看空，某房产专家铁齿铜牙，连房价的下行月份都说得一清二楚。当然，我也知道，这么多年，看空者源源不断，最后的结果是，信他们的人都傻了眼，看空者自己却偷偷买了房。但是，房价下行的信号不止于这些说法，环京房价近乎腰斩，上海房市的成交量也“褪到了腿肚子”，

房住不炒的声音越来越响，房产税虽然是个老话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越来越近了。我再一激灵，想起这段时间房源确实很多，大房子尤其多；在我决定放弃之后，那位“都教授”也没那么高冷了，打来过好几个电话，虽然是以善意提醒的名义。这在房价高涨的去年是不可想象的。会不会有一天，大把的房子卖不出去，穷得只剩下房子不再是个笑话？虽说房住不炒，但在别人开始退场之时，我呕心沥血地敲出来的那点钱，有必要这样孤注一掷地投进去吗？

我不得不琢磨各种信息，看涨的消息也有。有人说，疑似一些城市已经放开限购，我就去搜索本地的相关政策；又有人说，本地限价已经部分打开，物价局说很正常，我按图索骥，找那原文；最后，我连央视新闻都回顾了，住建部部长王蒙徽说，2018年国家要满足首套刚需、支持改善需求、遏制投机炒房。库存仍然较多的部分三四线城市和县城要继续做好去库存工作。这话怎么理解？说涨也行，说不涨也行，“天意自古高难测”，但不测也不行啊。就那点小钱，买房，可能会在崩盘时融化；不买房，可能会在通货膨胀中融化。活在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个人已经不被允许像上一代人那样，勤勤恳恳地专注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了。

我继续给那个朋友打电话，详细地说明我的情况，她也不再像开始时那么严厉。沉吟了半晌，她说：“要么你找

温食记

◎王太生

与人一样，食物也有性格，或内敛、安静，或奔放、张扬。安静的食物性淡，张扬的食物性炽；安静的食物波澜不惊，张扬的食物热烈如火。

冬日温食，首先想到温干丝。一碟五味干丝，丝细如缕，作料有姜丝、香菜、花生米、麻油。它平时就是温凉茶馓，冬日吃时，稍稍显凉，伤脾胃，细心的店家就将一碟干丝置于一口黄铜敞口小平锅之上，下注开水，让热气袅袅上升，浸润干丝，食物就渐渐有了一丝温热。

热水温干丝，让干丝不再凉。这样吃时，添了一份雅致、一份闲情。当然，这样的温食，前提是天气不能奇寒，如果冰天雪地，则徒然也，犹如重温一段搁置太久的感情。温食就是稍稍加温，让食物多一份人间情感。这种情感是暖的，暖口才能既暖心又暖胃。

宋代唐庚《与舍弟饮》诗云：“温酒浇枯肠，戢戢生小诗。”酒有了温度，心情也好了许多，于是便有作诗的雅兴，诗随酒温而发。

从前我看到外祖父冬日温酒，他将一盅酒置于青瓷大花碗中烫，热气浸酒，酒液散发出淡雅的清香。这种清香的玉液，在冬日与人亲近，寒夜小屋，这也是饮酒的真趣。

温而不热，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与体温相贴近，彼此接受。温食而不改变食物的原味，是这件事情的本意或真谛。我们对食物有太多的改变，这使食物不再是它原有的味道，失去它的真趣。温食不

是这样，它是让食物的味道保留、分子结构不遭破坏，让食物的味道在原来的基础上大放异彩。

温食的另一境界，是几个朋友围炉吃火锅。食材本身是凉的，放在沸水里煮，经过沸水烫焯的食物，沾着热气，温暖肠胃。若冷凉的食物有了温度，几个朋友坐在一起，天南地北，海阔天高，血液也就渐渐有了温度。

在寒士常出入的小酒馆里，每天有各式小人物，从食物和酒中摄取温度。温热的食物，穿过肠胃，穿过心中的荒原，穿过你我之间的距离，而使手足温热，额头冒着热气，这是最朴素本真的百姓生活。

古人围炉做什么？清代王永彬在《围炉夜话》中说：“寒夜围炉，田家妇子之乐也。顾篝灯坐对，或默默然无一言，或嘻嘻然言非所宜言，皆无所谓乐。”远离尘嚣，吃着温软的美食，在宁静而温暖的氛围中，白昼和红尘中的种种烦闷烟消云散，遁逸而空。

二百多年前，一个寒冷的冬夜，郑板桥的家中来了客人，主人捧出一碗炒米，倒入开水冲泡后，捧到客人面前。主人说：“天大寒，先吃一碗炒米茶，可暖手足。”这一碗炒米茶，是一道温食，开水使食物有了温度。

假如我没有那么好招待你的，便捧出家中最普通的食物，冲入沸水，而使你觉得不再寒凉。

温食，就是温贫暖老。

（若子摘自《北京口报》2018年2月22日，赵希岗图）



个你眼中的有福之人，就是事业、家庭、儿女都特别顺的那类人，让人家帮你决定吧。”她的话让我失笑，这不科学，但貌似合理。当凭我们的理性千转百折也解决不了问题时，只

好走向非理性。而且，更加荒诞的是：我的买房决心，原本始于激情，始于一次宏大的浪漫，却在不觉中变成了这样！一路走来，我研究了市政，听说了圈层，弄明白名校的分

布，并且自不量力地想把房价走势搞懂，我只是想买个房，却几乎研究了全部国情。

（朱权利摘自腾讯《大家》栏目，王青图）



年龄的哥德巴赫猜想

●池 莉

数学家认为世界上最美妙的是数学。我认为世界上最美妙的是年龄。

两百多年前提出的哥德巴赫猜想，通俗地讲就是1加1需要被证明，数学家们一直证明到现在。应该说现在的现实意义更在于，以数学的玄妙思考，不断冲击并打开人类思想。像我这种数学一塌糊涂的人，最大的受惠就是敢于以哥德巴赫猜想来看待人的年龄，果然并不是如1加1等于2般简单直白。这样，年龄就很容易被自己忘记。这很好玩。

是人都怕老。老外会直接拒绝你问年龄，尤其是女人，年龄是绝对隐私，你不用问，她们都在18岁与88岁之间，这很好玩。国人比较隐晦，公开都会说“哎呀！我老了、我老了”，私底下一定说“我不老、我不老”。谁要公然说自己年轻，就是很不要脸；谁要私底下发现自己真显老，死的心都有了。这么复杂纠结的文

化，细细琢磨它的逻辑，也很好玩。

老外开宗明义把年龄列为个人隐私，然后就玩哥德巴赫猜想，模糊掉年龄。形成的社会效果，反而是大家都不在乎年龄。在我们看来是吃青春饭的影视娱乐界，老外的红星几乎没有小青年。英国几代007，个个都是成熟男人。新拍的《神探夏洛克》，演员也都是成熟男女。歌星席琳·迪翁5岁开唱，一直在唱，大红大紫还是要到30岁左右，登峰造极是在2017年的公告牌音乐奖颁奖典礼上，闪亮压轴，全场沸腾，当时她已虚岁50。美国脱口秀女王奥普拉，34岁才登台，57岁才谢幕，美国人民痴痴看她表演23年都不腻。现任法国总统上任时40岁，妻子64岁，你总不能够说这个男人太赖，是找不到年轻老婆吧。这只能是一个哥德巴赫猜想了。

国人也开宗明义，公开都

说自己不年轻了。你要夸她年轻，她跟你急，说“哪里啊，都这么老了，都30了”。形成的社会氛围却很怪异：都特别好嫩。影视娱乐演员，面部一个比一个光滑紧致，都像刚刚出窑的陶瓷。把个活生生的人，都叫成“小鲜肉”，估计还是猪肉。似乎只要鲜嫩得勾起食欲，演技都不重要。好多次我买CD，想找吴雁泽的。谁？《草原之夜》啊！“美丽的夜色多沉静，草原上只留下我的琴声，想给远方的姑娘写封信，可惜没有邮递员来传情”，一唱三叹，婉转圆润，金嗓子般的男高音，外形也酷似帕瓦罗蒂。我们是20多年前认识的，做过邻居，我住3楼，他住4楼。每天早晨，我一伏案开写，他正好亮嗓开练，震得我家窗户框子簌簌直响。他那字正腔圆的细腻演绎，让我热泪盈眶，一次次写不下去。后来，幸亏他调到北京了。我们在北京也见过面，





事业的下堕

●王鼎钧

护士节时,想想现代护理学的创始者南丁格尔,再想想今日支薪的“南丁格尔”,不堪回首!

许多事业的创始人都很好,因为太好了,以至于令后起者难以为继。因为创始工作是凭天才、热忱、信仰去做的,有大仁、大智、大勇存乎其间。这种人不世出,事业须由此种人创始,却不能靠此种人延续。于是,神圣的理

念到后世就变成一只庸俗的饭碗。很多事业的发展史就是它的下堕史,固不独护士为然也。

每年护士节,人们就会在报上看见烛光晚会的照片,晚会上光影柔美、气氛沉静,遥想南丁格尔当年,在没有电气化的状况下,一烛摇曳,照料伤患,由她手里发出来的不是烛光,而是人性之光。今之护士,也只有在烛光晚会的一刹那使人觉得有点像南丁格尔。若论平时的工作态度,真不敢妄拟古人、褒渎先贤。

各行业总喜欢标榜几位伟大崇高的前人,旨在增添这一行业的光彩,其实收到的效果可能相反。试问南丁格尔何人耶?悲天悯人之英雄也。今之护士何人耶?挣饭吃的女孩子也,何能望彼之项背哉?若不提南丁格尔,护士小姐个个都不错,以男友抢着代拿大衣的年龄与条件,在病房里执奴婢之役,叫人还有何心思再吹毛求疵?但是,每逢她们打出南丁格尔这张王牌,就使人觉得,若是护士的精神仅仅和台北市公共汽车司机的精神相同依然不够,在此最高标尺之下,吾土少有及格的护士。

聪明的小姐外出时,往往约一个不及自己美丽的女伴同行,以衬托自己的优点。护士小姐个个都很聪明,不该硬拉着一位人格高度健全的南丁格尔一块儿走路。质之高明,以为然否?

(若子摘自惊声文物供应公司《世事与棋》一书,王原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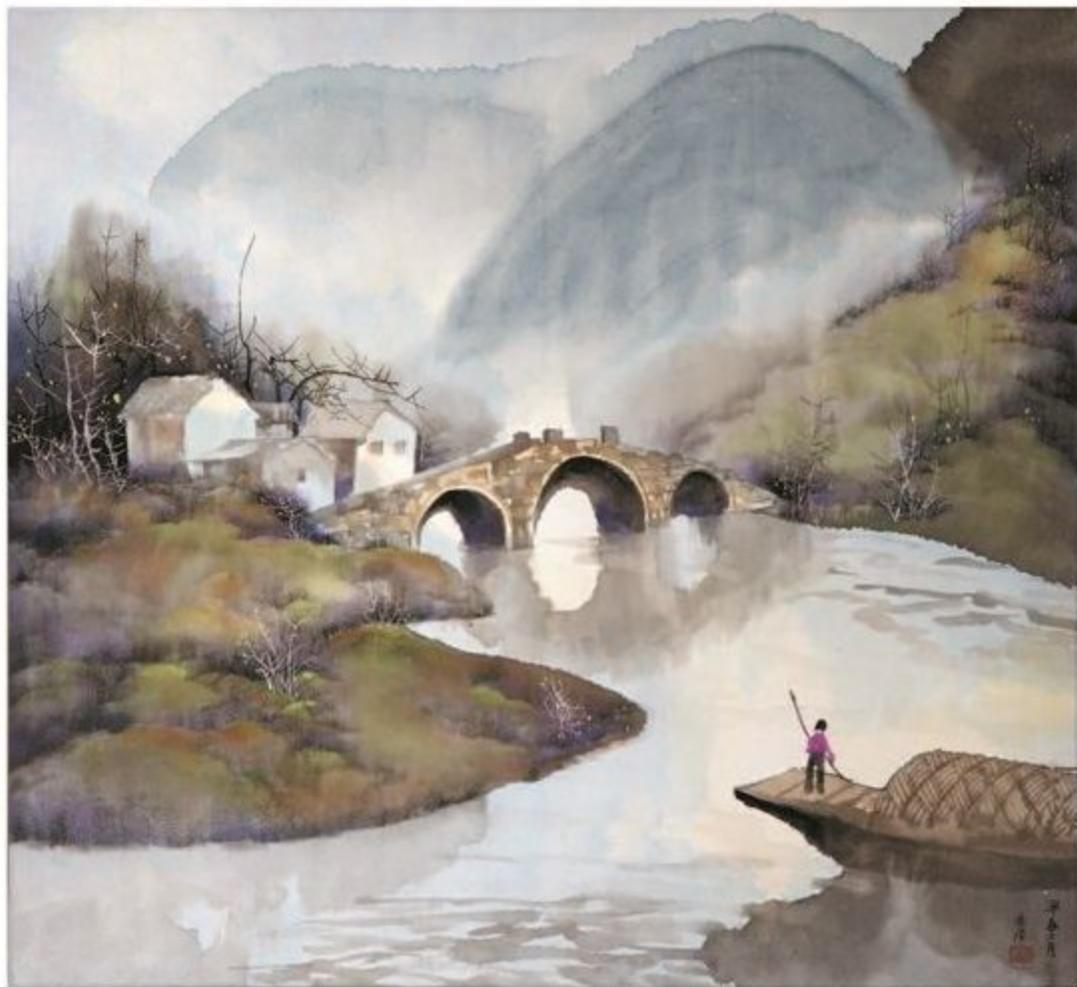
去他家吃饭,听他唱歌。吴雁泽多年来都是声如洪钟,这小哥却冷冷地说:“哦,这么老,谁还做他的CD。”一句话说得我心里泪如雨下,好一个残酷的哥德巴赫猜想。

好在中国大,东方不亮西方亮。七八年前,我去修鞋。修鞋匠居然是个老太婆,双目明亮,炯炯有神,也不戴老花镜,穿针引线,干净利索。我大惊,夸她年轻。老太婆自豪道:“哎呀!哪里年轻,快70了!”五六年前,我又去修

鞋,这一次,她自豪地说:“哎呀!哪里年轻,快60了!”我高度怀疑再过几年,她就快50了!真叫我欢喜,真使我励志。老太婆总在这里修鞋,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寒暑易节,日晒风吹,她还是不戴老花镜,还是肤色白皙,少有皱纹。我开始故意修鞋了。过一阵子,我就会拎一双破鞋去找她。我总是坐在她对面与她搭讪,暗暗证明这个美妙的哥德巴赫猜想。我猜:无论潮起潮落,世事喧哗,你方

唱罢我登场,数字手机换智能机,她都志不可夺。我证明了她年轻的秘密是:静心、专注、自豪、单纯、善良,缺一不可。难道不是吗?试想你无论多么名利双收,有权有势,只要你虚伪、恶毒,怎么乔装打扮,还是又老又丑,即便才18岁,同样又老又丑。灵魂比我们想象的重要得多,一旦败坏,整容也阻止不了丑恶浮出面容。

(水晶摘自《新民晚报》2017年7月6日,喻梁图)



关于桥的事

◎路明

小镇的布局像一头猛犸象的化石。以老街为脊椎，两侧深深浅浅的巷子是肋骨，四家大工厂是四肢：国二厂、造船厂、服装厂、粮机厂。道路向北延伸，隐没于田野中，像一条意犹未尽的尾巴。两根长长的象牙，一根指向小学，一根指向中学。

“化石”之外，是无穷无尽的稻田。我总是记不得那些村庄的名字，孔巷、邵村、薛家、南圩、车塘、香花桥、和尚浜……在我看来都是一样的，无非是稻浪中有几间房子聚拢在一起，好像小小的岛。

邻居小哥哥带我去探险，

两个人在稻田里迷了路。一不小心，我的一只鞋陷进泥里。小哥哥无奈，只好背着我走。

太阳西沉，四野苍茫，我的肚子饿了，但并不害怕，风里有粮食的味道，稻田的气息让人安心。远处几缕炊烟升起，田埂上出现几个小黑点大声呼喊我的名字，是着急的爸妈一路寻来。那年我六岁。

如今我站在车流滚滚的路边，企图辨认当年探险的路线——哪里崴了脚，哪里掉了鞋，哪里踩到一条死蛇，哪里捉到一只硕大的蚂蚱。记忆没了参照物，像掌中的麻雀找不到着力点，扑腾着翅膀，飞不

起来。

只有那条小河还在。

小河名叫夏驾河，河上有一座通济桥，建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桥洞是完美的半圆形。我出生的那天，奶奶从桥上扔下一个皮球。这是小镇的习俗，寓意球有多大，男孩儿的胆子就会有多大。儿时的我顽劣不羁，四处撒野闯祸——不知奶奶有没有后悔过，早知如此，丢个乒乓球就够了。

桥头曾有一座小小的庙，元大德六年（1302年）始建，明天顺四年（1460年）重修，歇山式屋顶，飞檐斗拱，内供泥塑的龙王爷，乡下人唤作龙王庙。老人们津津乐道于一个传说：小镇曾连年大旱，庄稼颗粒无收，汾水龙王七太子私自降雨，却因触犯天规被斩为七段。从前小镇舞的龙叫“断龙”，由七截龙身组成，纪念那位倒霉的龙王七太子。夏驾河流经龙王庙，汇入吴淞江。吴淞江蜿蜒东去，流入上海后，换了个更响亮的名字——苏州河。

奶奶扔下的皮球，几时能到外白渡桥？

在我读初中时，桥被拆了。拆桥是为了走船——桥洞太低，大船开不过去，走船是为了运水泥和黄沙，运水泥和黄沙是为了修路，修路是为了致富。那时人们憋足了劲要致富，谁阻碍了致富，谁就是罪人。

拆桥花了整整一个月。潜水员分批潜入水底，拔掉打入淤泥的木桩，然后安放炸药。

小玩意

●林 夕

牙医教我刷牙的正确方法，我问他软毛、硬毛牙刷有何分别，答案是刷牙方法最重要。“那尖的跟钝的刷头有何分别？”答案也是刷牙方法最重要。“那牙膏呢，含什么成分的最有用？想让牙齿看起来白一点，用可补充珐琅质的好还是能漂白的好？”牙医这回给的答案实在太扫兴了，他竟然说：“大多数牙膏都是一样的，很多成分都可有可无。所有宣称的功能都只是说法，牙膏不过是刷牙时的润滑剂；而且刷牙后漱口漱得不干净，牙膏残留在牙缝，日久也会成为牙石。”



什么？原来刷牙可以不用牙膏！原来被这小玩意骗了这么多年！

且不论工夫茶的种种步骤有多少是多余的，单是喝红茶的茶包，本身就是为方便而发明的玩意。所谓方便，其实也在于用茶包而不用散茶叶，在洗茶壶、茶杯时省点功夫罢了。至于茶包能够方便不懂放茶叶分量的人这种说法，不知

是从何说起。每个壶与杯的大小不一，用一样大的茶包去泡，还讲什么分量？既然不讲究，又讲什么传统茶包让热水的渗透度不足，所以又有立体茶包的发明。说游泳选手的输赢只差那零点几秒没错，说热水的渗透角度会令茶味有差异也够科学，问题是用茶包泡茶喝的人的舌头能分辨出立体茶包与扁平茶包的不同吗？分得出的人不会用茶包。这样多余的发明还让某茶商拿了专利。

我们喜欢用不必要的东西点缀生活中必要的情趣。在泡一壶茶的时候，看着那立体茶包渗出来的茶色，仿佛比以前更为浓艳。

（张秋伟摘自豆瓣网，123RF 供图）

由此向东两百米处，新建了一座水泥大桥。

我生了一场大病，病好后，捣蛋劲也没了。原本胡天野地的熊孩子，渐渐长成拘谨内向的少年，像昆曲里不中用的书生。大人很欣慰，夸我懂事了。只有奶奶忧心忡忡，她说：“这孩子的胆丢了。”

我站在河边，河水黏稠，漂浮着垃圾和水草。水里也没有船。路修好了，也就不需要船了。

那座桥，清代的桥，满月的桥，永远地消失了。

我向河岸望去，过去生长稻米和油菜的田野，如今长出了连绵的高楼。如果对比二十年前的照片，你会发现，对岸升起了一个钢筋水泥的星

球。那里是小镇的拆迁房集中地，失去土地的农民陆续搬到那里。前年大涨一波后，此地房价破万。开发商欢天喜地地盖楼，农民欢天喜地地拆迁——种地能赚几个钱？

不仅农田在消失，农民也在消失。农家子弟或是读书，或是打工，以各种因由离开土地。几代农民的梦想，是当个城里人。

对土地来说，一代人死去，像收割一茬庄稼一样自然。人类自命自己的实践活动不凡，在土地面前却不值一提。土地只记得两件事：几百万年前，这里长出野草；几千年前，这里长出庄稼。这是江南最好的水田，生长《红楼梦》里的绿畦香稻粳米。今天，这

里生长产值和效益。

我常常想起那座桥。当我想起桥的时候，后来的时间就消失了，像做梦一样。如果你在梦里是个小学生，就不会记得小学以后的事情。所谓人生若梦，大概是说，一切都已经发生过，只是我们想不起结局。

后来我才知道，在我二十岁生日那天，奶奶去了夏驾河边。龙王庙毁于四十年前，奶奶对着庙的位置，点起两支半斤重的蜡烛，献上猪头和米糕。奶奶虔诚地跪倒，祈求龙王爷开恩，找回她孙子的胆子。

（恬淡人生摘自《文汇报》2018年2月26日，视觉中国供图）

区块链财富传说

● 王梦影

又到年关，我回顾了自己的财务状况，悲从中来。要知道，我曾差点儿赶上一场钞票雨。

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数字虚拟货币从2017年火到2018年。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钱十分值钱，一年内多次如火箭般升值。

据说，一个新时代来了，基于密码学原理而非信用的货币将推动去中心化的潮流。比特币受到越来越多的人承认。德国宣布承认它的合法地位，加拿大街头出现了比特币ATM机，全球近万家商场支持用它付款。比特币的价格一度超过了黄金。

我和一位前辈分别注册了比特币中国账号，加了好几个讨论小组，准备大干一场，从而脱贫致富。

接着噩梦般的日子就来了。比特币在中国的交易价格疯涨了半天，接着垂直掉落，过程像蹦极一样。国际上各平台的负面新闻接连袭来。接着，央行表态了：比特币不算货币。

“健康的投资就是，钱投进去了，晚上能睡得着觉。你睡得着吗？”前辈问我。

我睡不着。我没见过什么世面，只想揩点时代的油，没有为时代献身的觉悟。

我退出后，那位前辈又坚持了一年半。刚开始他还不时和我交流，比如转去日本市场交易——“那边市场更稳定一些”，改为炒莱特币——“最近风头正劲”。后来，这位前辈就不咋提这茬了。我的工作走上正轨，我也结了婚，把当年的财富美梦抛在脑后。

2017年年初，比特币这个词又开始零星出现在新闻里，我没在意。再后来，认识不认

识的朋友都开始谈论了，我还是没走心。我吃过亏，长了教训，总有一种过来人对经验的盲目自信。

快到年底，当几乎所有人都在讨论这个词时，我才意识到晚了。

我的丈夫对此十分失落：“以后孙子问你：‘奶奶，比特币还便宜的时候你怎么不买？’你如何回答？”

我试图挽回尊严，开始刻苦钻研。一个词横挡在眼前：区块链。据说，这是虚拟货币组织形式的本质，有较广泛的应用，因此也有不可限量的价值。

2013年，大家讨论最多的还是炒币和挖矿，我没听说过区块链这个概念，只能找一位正在比特币海洋里游泳的朋友求教。

“区块链就是一种数据块链条，每个数据块包含前一个的哈希值。”

“哈希值是什么？”

“是一种散列函数，能够从任何数据中创造出‘指纹’。”

我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要求他先说说这和虚拟货币有什么关系。我的朋友涵养很好。他酝酿了一会儿，解释说虚拟货币有两面：一面是世俗世界，核心就是“信”，不信什么都是白说；一面是技术世界，这个世界由区块链支撑。

当年那种感觉又回来了。云里雾里、如梦似幻，让我夜不能寐。

“我不可能通过这个赚到钱了吗？”我叹了口气，问他。

他露出了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

（朱权利摘自《中国青年报》2018年2月14日，辛刚图）



人们为什么不愿徒劳地等待

◎岑 嵘

有一名工程师专门从事航空公司的工作流程优化工作。有一天他注意到一个问题，一些环形行李传送带距离到达口很近，而另外一些传送带距离到达口很远。

这个称职的工程师决定优化一下行李传送带的设计，让每趟航班上的行李可以被运送到距离这架飞机停泊地点最近的传送带上。在这一优化方案实施之前，乘客下飞机后要走很长一段路，他们的行李会在传送带上放很久。实施新的方案之后，传送带距离飞机停泊地点很近，人们不需要走多远就可以到达传送带旁，在那里等待领取他们的行李。

让航空公司万万没想到的是，旅客们讨厌这个新方案，因为他们不得不把时间花费在原地不动的等待上；更糟糕的是，有些人还会胡思乱想，怀疑自己的行李可能丢了。这种无所事事的状态让旅客们很不愉快，于是他们开始投诉，最终航空公司放弃了这个更有效率的方案。

为什么人们宁愿浪费时间来来回奔波，而不愿省事地等待呢？答案就是：在徒劳的等待中，人们会有失去掌控力的感

觉。美国经济学家泰勒·考文说：“掌控力需求源自人类内心深处的欲望，这也是感觉到失去掌控力是如此折磨人的原因之一。”

以色列经济学家阿扎尔研究发现，如果一名足球守门员待在中路不动，扑住点球的概率为33.3%，扑向左右两侧的概率分别只有14.2%和12.6%。但是事实上守门员守在中路不动的概率极低，原因就是守门员如果等在原地不动，认为球会直直打向中路而被拦截，那他看起来就像个白痴，而飞起身来扑向一侧则让人觉得他更有掌控力。

在《神雕侠侣》中，杨过看到断肠崖崖壁上“十六年后，在此相会，夫妻情深，勿失信约”的留言后，黄蓉告诉他，小龙女是跟南海神尼去了，16年后一定会病愈归来，夫妻团聚。于是杨过求生欲念大增。在这16年中，杨过在江湖上干出惊天动地的

事，成为一代大侠。

而在哈金的小说《等待》中，男主人公孔林为了离婚，而和心上人在一起，苦苦等了18年。这18年却摧毁了他对爱情和人生的信念。最后孔林自言自语道：“你错把冲动当成爱情。你根本不懂什么是爱情，事实上，你等了18年，只是为了等待而等待。”

为什么同样是等待，结局会不一样？其中最大的差别是杨过有一个时间期限，他知道自己要等多久，所以他对未来还具有部分掌控力；而孔林却恰恰相反。

掌控力是人类的基本欲望，徒劳的等待会让人绝望，相反，无论做一点什么都会让人感觉好一点。就像我们在停车时，普遍不愿意待在一个地方等空位，而是喜欢毫无目的地四处转悠寻找空位。

行为经济学家丹·艾瑞里说：“与采取行动相比，无所事事地原地等待更让人心烦意乱。我们无所事事地等待的时候，时间会过得很慢，耐心会渐渐消失……”

（夕梦若林摘自浙江大学出版社《好奇心经济学》一书，喻梁图）



一场即将到来的危机

● 宁向东



前几天，我去医院看病，排在我前面的是一对母女。母亲70多岁的样子，女儿也有40多岁。母亲的心脏不太好，心电图变形得没法看。医生希望她吸半个小时的氧气，然后再做个心电图，如果明确没有大问题了再回家。女儿却希望母亲回家吸氧，并且说单位只有她一个人，她必须及时赶回去。医生用纠结的目光注视了母女半天，最后还是决定留下这对母女。

我望着目光复杂的母亲，也看到女儿匆匆跑去交费的背影，心想：作为老板，没有人愿意聘用一个经常离岗的员工。女儿要回去上班，也是她职业化的表现。但是，如果这个女儿真的把犯了心脏病的母亲单独留在医院，那她还是人吗？这些天我不时地想：在未来过度老龄化的中国，有多少

人会陷入这样的纠结之中呢？

我在清华教的一门课是“战略管理”，其中一个内容是对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因素做分析。我常常对学生说，未来影响中国人的最大变数是过度老龄社会的来临。从这个话题谈下去，我常常劝学生要珍惜并且过好当下的每一天，特别是对于那些三四十岁的学生。我说：“现在你们还可以做自己的主人，做生活的主人；而在未来的10年或20年中，你们将逐渐丧失对生活的主动权。”我十分清楚20年之后，对于当今30多岁的这代人，以及他们的儿女们，意味着什么。

过度老龄社会的来临，将会挑战我们每一个人的良知，甚至挑战我们的伦理。当你的父母住院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白天上班、晚上陪床？你请

个护工照顾病人（假如你还请得起、请得到），而自己只是每天过去看一下，是不是不算孝顺？当你的父母已经年过70，还要去工作的时候，你是否应该阻止他们？甚至，你是否还希望你的孩子在经历残酷职场竞争的同时，带着一身疲惫，还要为你再生一个孙子或孙女？

中年总是不期而至。我突然意识到，对于多数独生子女来说，他们没有直系亲属和他们共同面对过度老龄社会的来临。也许在他们还没有完全准备好的时候，过度老龄社会就悄无声息地把他们拖进一个他们完全无法掌控、无法自拔的艰难困境。

过去，我们到日本旅行，常常会嘲笑端茶倒水的都是老头子和老太太，而我国哪有那么大年纪还在从事服务行业的？然而，最近几年，你是不是觉得中国的保姆也不好找了，并且保姆的平均年龄大了，保姆的工资上升得很快。这就是信号。因为与很多行业相比，保姆是刚需。保姆不好找了，老了、贵了，就体现了基本的供求关系，而藏在这种关系背后的就是日益老龄化的人口结构。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一个国家或地区在60岁以上的人口比例达到10%，65岁及以上的人口比例达到7%，即可称为老龄化社会；65岁及以上的人口比例达到14%即可称为老龄社会；65岁及以上的人口比例超过20%，则可以称为过度老龄社会。从

我国最近两次人口普查的情况看,某些老龄化程度比较高的城市大约在5年前就已经进入老龄社会阶段,而且正在以非常快的速度逼近过度老龄社会。

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个学生今年40岁,他和他的妻子都是独生子女,双方父母都健在,60岁左右。再上面有3个老人,80多岁,但叔伯舅舅众多,大家共同照顾老人。隔代的事情基本不需要他们操心,而且下一代的两个小孩也由父母帮助带大。我学生这一代人的基本情况都一样。

我们把时光向后推20年,设想一下这个家庭在2036年的场景。我们假定中国人预期的平均寿命是80岁,那么,在2036年,我学生的家庭结构就变成:最上面一层父母、岳父母这4个人可能多数都还健在;然后是下一层,我的学生夫妻俩,都在60岁左右;下面的两个孩子,30岁上下,至少有一个应该结婚生子,形成了第四代。

在这个大约10个人的家庭中,有收入的有七八个人,所以,如果没有大病之类的问题,只要不在北上广深买房,正常生活应该不是大问题。但是,这个家庭的年龄结构有很大的问题,人口学上叫作赡养比,大约是4个人要照顾6个人。

最理想的,是最上一层80岁左右的人没有慢性大病,并且生活能够自理。如果

退而求其次,即使有人生病,80岁的这一辈人能够自己解决生活问题,或者可以在别人的简单帮助下解决,这也是家庭之大幸。不过,一般来说,这一层人总会衰老,有一个生活无法自理的阶段。如果有一人生病、卧床,这个家庭就比较困难。困难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还在于精力的不足。

2036年,我的学生60岁,他的太太略小一点,正常的状态下应该还在工作。我这里说的应该还在工作,是指他们还没有到达退休年龄。将来会有一部分人,虽然没有到退休年龄,但已经无法工作了。他们需要回归家庭、照顾家人,因为他们无法找到保姆。前几天,一名日本留学生告诉我,每年日本因返回家庭而辞职的人数在10万人以上,日本目前的总人口不到2亿人。而20年后,中国的高龄人口不会少于3亿人。

老龄化社会的问题,在我学生的家庭里,都有体现。我的学生一家,可以说是这个过度老龄社会的一个缩影。第一,老龄人口中高龄人群的比例过大。以我学生的家庭为例,有一半以上的人是60岁以上的高龄人口,80岁以上的高龄人口占到1/3。而最难的时候,是老的很老,小的很小,这些需要被照顾的人的数量超过一半。第二,未富先老,这也是中国老龄化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家庭中几乎所有的老龄成员都有收入,但就目前的情况看,只有我学生的收入高一点,其他人在退休后

的收入都不足以请一个全时的保姆。未富先老是个很可怕的事情,因为人口老龄化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是存在互动关系的。当老龄化的水平低于经济发展的水平,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后续影响相对弱一些;而当老龄化水平超过经济发展的水平时,老龄化会严重制约后续的经济的发展。所以,我常说,虽然从曲线上看,中国的老龄化阶段很像20年前日本的情况,但中国的老龄社会和日本的老龄社会不是一回事。“未富先老”和“先富后老”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一般来说,为了保证国家的人口红利不至于太大,总和生育率应该接近,甚至超过2,也就是说一对夫妇至少应该有两个孩子。2000年,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低至1.3,目前仍在2以下。第三,下一代人的生育问题,也就是目前10岁左右的那一代人的生育问题会变得非常突出。如果这一代人不尽早结婚,不尽早生育孩子,那么中国社会的老龄化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而如果这些孩子们早结婚、早生子、多生子,那么他们养育后代的生活压力就会非常大。

也许我太悲观了。中国有句老话——子孙自有子孙福,但我总觉得这很“阿Q”。最近,老听人说随着科学进步,我们都会活到120岁左右。不知对于将来处在过度老龄化的中国社会的年轻人,这到底该算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

(正 为摘自微信公众号“宁向东课外的话”)

盖房子

我想在农村的老家盖一栋房子，包工头介绍道：“你想盖多少钱的？现在二三十万的也有，七八十万的也有，最低十万起，上不封顶。”

考虑到资金紧张，我选了十万的。到了验收的那天，我发现这栋房子果然没有顶。

反驳

老婆整天在老公耳边说婆婆这也不好、那也不好。

终于有一天，老公忍无可忍地对老婆说：“我妈什么都不好，你妈就好得不得了！”

老婆说：“我妈自有她的儿媳妇骂，不用你操心。”

销售员的幽默

丈夫是一名销售员。一天，妻子抚摸着他晒得黝黑的脸，心疼地说：“这么热的天，别干销售了！”丈夫笑了笑，说：“没事，其实挺凉快的，到处都是冷屁股。”

驾校报名

表姐脾气暴躁，欺负表姐夫多年。今早不知为何，她又开始骂了，表姐夫终于爆发道：“忍你很久了，我也要让你尝尝被骂的滋味。”说完，他拿着表姐的证件到驾校给她报了名。

暖男

晚上9点，心仪的妹子跟我说：“家里没Wi-Fi，想去你家下载个东西。”

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赶



紧求助网友。有网友告诉我：“要做暖男。天这么冷，姑娘一个人出来不安全。你给妹子充话费，让她用流量下载。”

我觉得这个主意靠谱，拿起手机给妹子发了个红包。

前任

昨天和女朋友一起看《前任3》，今天她和她的前任复合了，我成了前任。我想知道“前任4”什么时候上映，希望她看完还能回来。

谁呀

一个人有一只只会说“谁呀”的鹦鹉。有一天家中无人，一个换煤气罐的来敲门。

鹦鹉：“谁呀？”答：“换煤气罐的。”鹦鹉：“谁呀？”答：“换煤气罐的。”……

主人回家后发现门口躺着一个人，纳闷道：“这是谁呀？”门内：“换煤气罐的。”

惩罚

我的一个朋友经常被他老婆罚跪，他也真跪！这一幕被我撞见了好几次。

我对他的老婆说：“多少

给男人留点儿面子，不然他以后怎么见人？再这样我都没脸做他的朋友了。”她老婆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后来，他们家设了神龛，我朋友拜神很虔诚，常常一跪拜就是大半天。

文件夹

丈母娘家的电脑有点毛病，我去帮她重装一下系统。我看到有个文件夹的名字叫作“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闯进来”。我随手点开一看，居然是我结婚那天冲进她家的视频。

别吃了

曾经流行一句话：“你在瘦的时候走进我的心里，现在胖了，就出不去了。”

昨天我把这句话给男朋友。他说：“你可别吃了，瞅你胖的，现在无论你想走进哪个男人心里，他都会得心梗。”

整个世界

男：“分手吧。”

女：“可你曾说我是你的整个世界！”

男：“对，但我开始厌世了。”

假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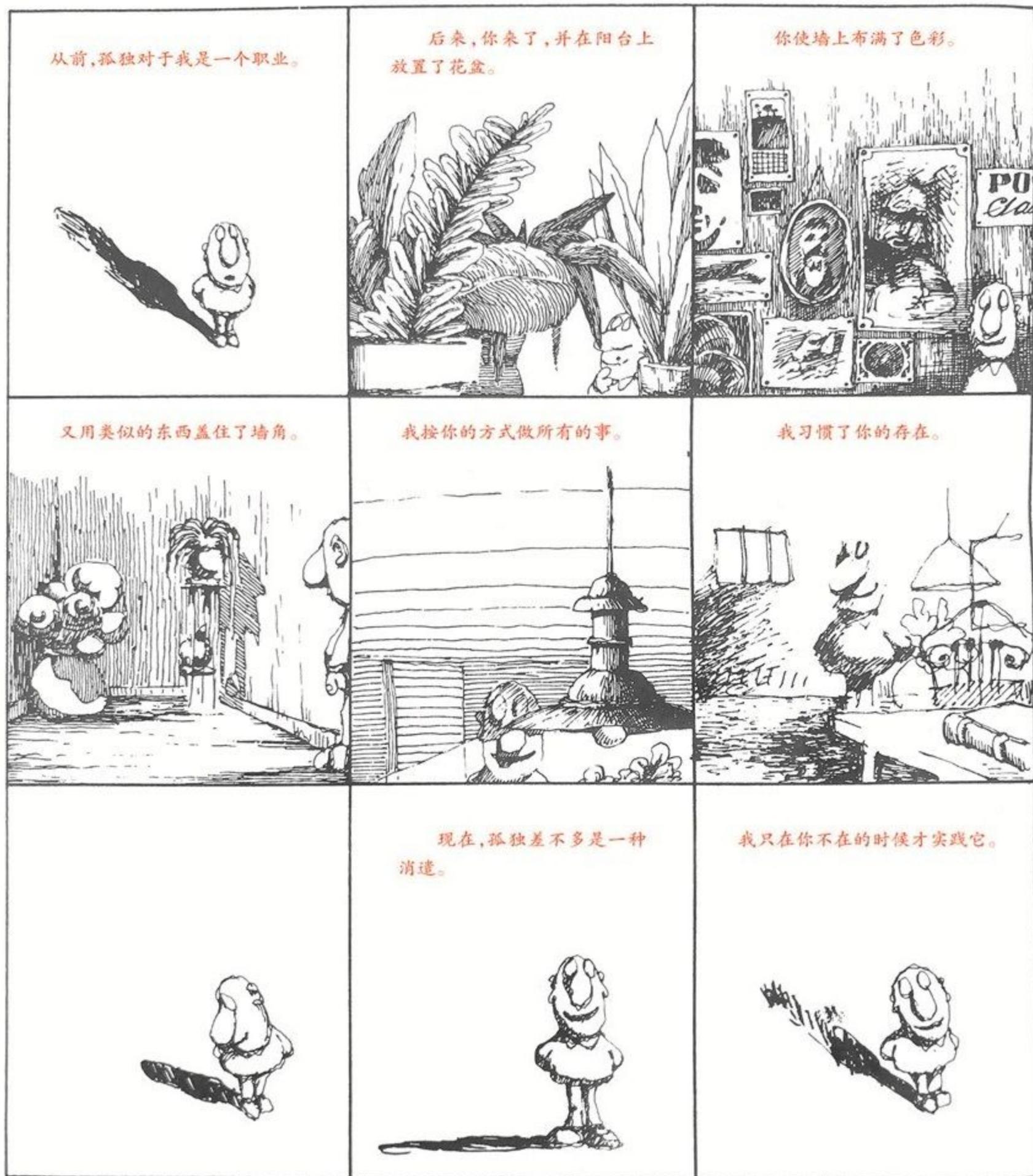
跟表姐去超市买“老干妈”辣酱。我拿起一瓶，表姐对我说：“别买这个，这个是假的。”

我问她怎么知道，表姐说：“我记得老干妈长得像你二姨，这个上面的头像却像你三姑！”

（田晓丽等摘）

孤独

●〔阿根廷〕卡洛伊



(选自译林出版社洪佩奇编《卡洛伊漫画》一书)



好人，坏人

◎张宗子

早年间，京剧《法门寺》火过一阵子。剧中一个小角色贾桂，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片言成名，贾桂顿时成为标准的奴才标签。《法门寺》是一部难得的喜剧，对白妙趣横生，仿佛侯宝林的相声。贾桂固然是个小丑，论艺术形象上的趣味，倒是跟《西游记》里的猪八戒和《堂吉珂德》里的桑丘·潘沙有几分相似。然而这也罢了，我更感兴趣的是戏中主角——大太监刘瑾。

刘瑾陪太后去法门寺进香，遇到民女宋巧姣拦路告状，要诉说一桩冤案。刘瑾听见哭喊，有点不耐烦，问贾桂“外头什么事这么鸡猫子喊叫的”，贾桂回说一个民女喊冤，刘瑾随即吩咐把人杀了。太后听见，说佛门净地，哪能随便杀人，便亲自召见宋巧姣，听取申诉，进而指示刘瑾把案子弄明白。结果，在刘瑾的主持下，还真把冤案平反了。

刘瑾在明武宗时权倾一时，后来被凌迟处死。《法门寺》之所以好玩，在于那正义化身的官，原是历史上著名的

权奸。因为是权奸，他办事不按常理出牌，常常不分青红皂白，一意孤行。反观清官，有道德规范和法律条文的限制，要处理好与皇亲国戚、亲朋好友的关系，还要处处避嫌，本来并不复杂的事，也因这种牵制，变得困难重重。而刘瑾只是在与贾桂的插科打诨中，轻轻松松就把案子破了。凶手伏法，宋巧姣与心爱的男子终成眷属。观众一路看下来，觉得开心至极。

试想做了一辈子的大好人忽然做了一件坏事，而一个坏到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恶棍忽然做了一回好人，这该多么令人愤怒或感动啊！耶稣曾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只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对于一个罪人

悔改，在天上所有的欢乐，甚于对那九十九个无须悔改的义人。”反常之事，等于奇迹。对于奇迹，我们用得着什么价值判断和伦理判断呢？只有欢喜。

历史上的奸臣，有些并不那么令人讨厌，在具体事情上，甚至还有可爱之处；而很多正人君子往往在利害关头，绝不缺少把坏事做到底的勇气。乌台诗案，想置东坡于死地的人中，就有当时的著名词人舒亶。因为懂诗，他的揭发特别狠毒。苏诗中有一句“此心惟有蛰龙知”，王珪对宋神宗讲：“陛下飞龙在天而不敬，反求蛰龙乎？”章惇赶紧站出来说：“自古言龙，非独人君之称，人臣亦有称龙者。”神宗也说：“然。如荀氏八龙，孔明卧龙是也。”退朝后，章惇质问王珪：“你想让人家灭族吗？”王珪说，是舒亶这么讲的。章惇气愤地说：“舒亶的唾沫你也跟着吃！”相比之下，这些奸臣不是比大知识分子舒亶正直善良得多吗？

（夕梦若林摘自财新网，黎青图）

孔子不提倡以德报怨，因为这样就等于取消了道德；但他也反对以怨报怨，因为这样我们就会堕落得与对方一样。所以，孔子的观点是以直报怨——以公正来对待无良之人。

可见，孔子既反对我们对坏人无原则地好，也反对我们对坏人无约束地报复。

孔子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论语·泰伯》）对不仁的人，恨得太过分，就是祸乱。我们可以理解为：天下的很多祸乱，是由绝对道德主义者惹出来的。

用不道德的手段去推行道德，就如同抱薪救火；用不道德的手段去惩罚不道德，又如同以暴易暴。

举一个例子。53岁的山东省威海市退休女教师李建华遭遇入室抢劫，她在身中数刀的情况下仍与抢劫者斗智斗勇。最终，那个19岁的抢劫者精神崩溃、瘫倒在地，而李建华则拨打了120急救电话，让他得到及时救治。

这是很感人的事件。李建华老师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

刻，表现了人性的高贵和美好。但是，在媒体报道这件事后，却出现了争议。有不少人认为，对于这样的歹徒，根本不需要同情和帮助。

一个网友在网上的留言是：“假如我碰到这样的歹徒，我要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吃了他的肉，砸了他的骨，吸了他的髓！”这种极其残暴的心态，使我毛骨悚然。从来不在网上留言的我，忍不住留了一句话：“你更像歹徒啊！”

孔子做了鲁国大司寇，摄行相事，坚决推行“堕三都”，他的学生子路被鲁国执政季桓子任命为家臣，负责具体执行。可以说，堕三都的成败，关乎孔子在鲁国的政治生命。但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公伯寮，竟然对季氏说子路的坏话，导致子路丢了职务，对堕三都的失败，以及孔子最终离鲁出走都负有相当大的责任。

这样一个学生，后人把他

称之为“圣门蠹螽”，意思是孔子门下的害虫。当时，鲁国一个叫子服景伯的大夫对孔子说：“你的这个学生实在太不像话了，如果你允许的话，我有力量杀了他，让他暴尸大街。”

孔子说：“如果我的道能够行得通，那是命；如果我的道行不通，那也是命。公伯寮能把我的命怎么样呢？”（《论语·宪问》）孔子断然拒绝子服景伯的杀人建议。

公伯寮不好。但是，假如我们用杀掉他的方法来对待这样的人，我们就更不好了。用极端的手段来清除异己，还有比这更坏的行为和更坏的人吗？

为什么孔子不赞成人们用极端的方式来履行道德？为什么孔子反对用极端的手段来实现正义、维护道德？因为一切极端手段必定隐含对某种价值的破坏。而且，极端手段所蕴含的破坏性，往往指向更原始、更基本的价值。

正义是有边界的。

（孤山夜雨摘自微信公众号“苍山夜语”，黎青图）

正义的边界

◎鲍鹏山



记忆中的陈景润

● 萨 苏



那个时候陈景润还没出名，但大家都知道他身体不好：脉搏过缓，体温过低，体力不好，反应比较慢。所以他虽然性情极温和，还是没有对象——那年头知识不值钱，找

对象的重要条件是扛得动越冬的大白菜，陈景润明显不具备这个条件。

陈景润虽然比较呆，但到底是文化人，有时候也挺幽默。他后来出了名，给他写信

的那些姑娘无论长相还是人品都能气死古代几个皇帝。他自己定了陈夫人。陈夫人叫由昆，军人世家，非常利索的一个人。结果有一天我爹碰上陈景润，只见他一身板绿，外加一件超长的军大衣，形象十分怪异。他冲我爹一笑，说：“我参军了啊。”敢情那都是陈大嫂的行头。

又一次，我和我娘在北大附中门口碰上他在那儿看汽车。因为这地方出了科学院，而他又没出门的习惯，我娘便问他怎么回事。陈景润一脸苦笑，说：“我搬来跟猪做伴了。”细问之下才知道，原来科学院在这里有一套房子，条件不错，分给了他。但北大附中附近有一家屠宰场，屠宰的时候“八戒”们呼天抢地，弄得这个心慈手软的书呆子心烦意乱，只好出来躲噪音。后来科学院还真给他换了一套房子。

陈景润成名以后，关于他的传闻五花八门，有说他房间地板下藏金砖的，有说他通苏联的……那些我没法证明，还有一个说法是陈景润曾经“耍流氓”，这倒不全是空穴来风。我知道此事的来龙去脉，说出来以正视听。

关于陈景润“耍流氓”的事实真相令人啼笑皆非。

当时陈景润还没有出名，身体也不好。那时候张劲夫管科学院，他为人刚正不阿，对于陈景润这样的“老九”，组织上还是关心的，分房子时特意给他分了一间“补房”。所谓补房，就是利用旧建筑的剩

余空间，比如地下室之类改造成的住房。陈景润是单身，工龄、年龄都不够，分给他这样一间房，已经很照顾他了。

没想到问题来了，这栋楼旁边有一间公共浴室，女浴室的窗户和老陈的新居正好斜对着。为了通风，浴室的窗户通常会打开几扇。到浴室开放的时候，老陈往下一看，只见白花花的人体好像妖精打架。老陈这书呆子乍看此场面肯定是吓了一跳。如果换个人会怎么样呢？我想不出，但是老陈觉得这不好，至少会影响研究工作。他决心要改变这种有碍观瞻和伤风败俗的行为。怎么办呢？如果换作是别人，也许会悄悄和管理员谈谈，或者在自己的窗户上挡个帘子什么的。可是老陈不会和人打交道。

他的招儿真绝——他写了一张小字报，贴到浴室的门上。他写的意思是：这间浴室斜对着他的窗户，开着天窗从上而一目了然；这可不好啊，同志们，要是有人到楼上，那就什么都看见了，有碍观瞻，伤风败俗，建议大家以后洗澡时关上天窗云云。这当然不是原话，原来的小报早就让大伙儿给撕了。末了，他工工整整地署上大名：陈景润。

大家可以想象得出第二天女工们去洗澡的时候会发生怎样的事情。也不知道是谁挑的头，恼羞成怒的娘子军一拥而上，在老陈的宝宅里骂的骂，砸的砸——好在也没什么可砸的。有人还亮出粉拳要揍这个

“臭流氓”。幸好有人叫来了领导。领导当然明白老陈的为人，让他耍流氓他也没学过啊，当然是把娘子军们训斥了一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有趣的是，虽然事后澡堂的天窗关了几次，可后来还是照开不误，也不知道大伙儿是不是忘了上面还有一个“流氓”。

不过，数学所出了个陈景润，也不全是好事，至少有一段时间弄得大家鸡犬不宁。说起来与陈景润无关，也有关。

陈景润出名以后，他简直一步登天。那些日子难得见到他，见到他时，我的感觉只有一个——“惶惶如丧家之犬”。当时觉得这种感觉好奇怪，后来才明白，对于陈景润来说，他的生活全错位了。一时多少“英雄豪杰”都不禁扪心自问：我就不是第二个陈景润？咱们国人起哄的本事天下第一。数学所接二连三地收到各种“天才”的来信，各省市也不断传出有人证明了至今无法解决的科学难题，要将其送到科学院来。

但这里头的水分就大了。数学所刚开始对此十分重视，可当上得多了，数学所接待“天才”不免有所简慢，于是就有人在媒体上攻击科学院是阎王殿，水泼不进，压制人才。这样的文章多了总不好，领导们一研究，专门设一个接待处，只要一个人负责，就是原来后勤的艾大爷。此公原是四野军官，生性暴烈，人称“艾大侠”。他从东北打到海南岛，娶了海南的艾大妈，回北

京后调入科学院。因文化水平不高，好打抱不平，且以老资格傲上，让领导很是头疼，所以一直未能得到重用。这次总算派上用场了。所里专门找人教他十几道数学题打底子，老艾的脑子也算好使，加上军人的认真劲儿，将这十几道题里外参详得清楚透彻，很快就走马上任。

见到“天才”，老艾那神情，仿佛两只眼睛都长在头顶上，首先气势不输给他们。然后，管他们研究的是什么东西，老艾就从这十几道题里抽出一道来让他们做。“做不出来?!”艾大侠把眼珠子一瞪，“就这水平还来科学院？你回家抱孩子去吧!”

也真邪了，就没有一个过得了艾大侠这一关的。俗话说秀才碰上兵，有理讲不清。老艾的接待处，成了“天才”们的鬼门关。现在打假时，还真挺怀念他。

那时，我走在数学所前面的林荫道上，这里总是很热闹，经常可以看到有人做出种种奇怪的举动：或者举着一个横幅，上边写着自己解决了什么问题；或者站在两棵树之间自顾自地开讲，也不管有没有人听；或者用粉笔写一大堆算式，看有没有识货的。这些人好像都是艾大侠的受害者。

这种局面持续了好长时间。那时国人是如此痴迷科学啊——拜陈景润所赐。

（张晓玛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高墙深院里的科学大腕》一书，李晨图）

为什么有些古典乐没有名字

● [日] 饭尾洋一 ◎刘雨轩 译

古典乐曲目多以“第×交响曲”“第×钢琴协奏曲”等编码记录，大多没有标题。我以前也不能理解，认为用编号来称呼艺术作品，未免也太失水准了吧。就拿贝多芬的交响曲来说，第三交响曲就有《英雄》这个标题，第五交响曲也有标题《命运》，但是，在贝多芬的九部交响曲中，只有第三、第五、第六部有标题。

没有标题的话，一开始很难让听众产生亲切感。比起只叫作第三或第五交响曲，带有《英雄》或《命运》这样标题的更能使人联想到曲目内容。理查德·施特劳斯的交响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从尼采的同名著作中获得灵感而创作的，即使不知道尼采，只

要看到这个标题也能想象其内容。

尽管如此，没有标题的作品仍不计其数。这是因为，音乐作品是只有旋律的独立存在，即使不添加任何描述也不显突兀。比如第六交响曲《田园》，听起来像是描写田园风景，但音乐却并非仅仅描写一个特定场景。从音乐有其本身的趣味这一观点出发，没有标题会更加自然。流行歌曲、宗教乐曲等以某种事件为题材的乐曲，需要与语言相结合，自然而然就有了标题。除了这种情况，带有描述色彩的标题就会大大限制欣赏者的想象力。

即使没有标题，听众也不会对作品产生距离感。花样滑冰的固定曲目——拉赫玛尼诺

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最为人们所熟悉。《第二钢琴协奏曲》是作者对第二部作品的称呼，不需要标题。此外，也有很多标题并非作曲家本人所取。例如肖邦的《别离》，如标题所述，是一首让人联想起离别的优美乐曲。但肖邦本人并未为乐曲命名，原本仅仅是作为练习曲目而出版的。对于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命运》来说，没有比《命运》更加相配的标题了，但这也不是贝多芬本人命名的。有不少曲目的标题是因后世之人认为这首曲目适合这个标题而命名的，之后逐渐流传并家喻户晓。

然而，用非作者作曲意图的词语去定义乐曲未免有些失敬，但全然否定那些已经家喻户晓的标题也绝非正论。古典音乐迷们有时会给知名曲目起个简称。比如《贝七》指的是贝多芬《第七交响曲》，《门协》指门德尔松的小提琴协奏曲，“协”即协奏曲。

也有因为曲名过长而使用简称的情况。比如巴托克的名曲《为弦乐、打击乐和钢片琴而作的音乐》简称《弦击琴》，莫扎特的《G大调弦乐小夜曲》简称《小夜曲》。再比如理查德·施特劳斯的交响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和《蒂尔的恶作剧》分别被称为《查拉》和《蒂尔》。当听到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八交响曲》被称作《塔科八》时，我不得不感到佩服。

（沈 思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后浪出版公司《古典音乐说明书》一书）



我心归去

◎韩少功

我在圣·纳塞尔市为时一个月的“家”，是一幢雅静的别墅。两层楼的六间房子、四张床、三个厕所全属于我，怎么也用不过来。房子前面是蓝色的海，旁边是绿色的公园。很少看见人，除了偶尔隔着玻璃窗向我叽里呱啦说些法语的公园游客。

最初几天的约会和采访热潮已经过去，任何外来者都会突然陷入难耐的冷清，恐怕连流亡的总统或国王也概莫能外。这座城市不属于你，除了所有的服务都要你付钱外，这里的一切声响都弃你而去，奔赴它们既定的目的，与你没有什么关系。你拿起电话不知道要打往哪里，你拿着门钥匙不知道出门后要去向何方。电视、广播中，以及行人的谈话全是法语，把你囚禁在一座法语的监狱无处逃逸。从巴黎带来的中文报纸和英文书

看完了，这成了最严重的事态，因为在下一个钟头、下一刻钟、下一分钟，你就不知道该干什么。你到了悬崖的边缘，前面是寂静的深谷，不，连深谷也不是。深谷还可以使你粉身碎骨、使你头破血流、使你感触到实在；可那不是深谷，那里什么也没有，你跳下去时不会有任何声音和光影，只有虚空。

我这才明白，为什么异国的旅游景区都不能像故乡一样使我感到亲切和激动。我的故乡没有繁华到令人酥骨的都会，没有静谧侵肌的湖泊，没有悲剧般幽深奇诡的城堡，没有绿得能融化你所有思绪的森林。故乡甚至是贫瘠而脏乱的。但假若你在旅途的夕阳下听到舒伯特的某支独唱曲，使你突然热泪

涌流的联想，常常是故乡的小径、故乡的月夜，月夜下的草坡泛着银色的光泽，一只小羊还未归家，或者一把犁头还插在地边等待明天。这哪里对呀？也许舒伯特在歌颂宫廷或爱情，但我相信所有雄浑的男声独唱都应该是献给故乡的。就像我相信中国的二胡都只能演奏悲怆，即便是《赛马》与《赶集》，也都是带泪的笑。

故乡存留着我们的童年，或者还有青年和壮年，它成了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成就了我们自己。它不是商品，不是旅游的去处，

不是按照一定的价格可以向任何顾客出售的往返车票和周末消遣的节目门票。故乡比任何旅游景区都多了一些东西：你的血、泪，还有汗水。故乡的美中含悲，而美的从来就是悲的。中国的悲含有眷顾之义，美使人

悲、使人痛、使人怜，这已把美学的真理揭露无遗。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任何旅游景区的美都多少有点不够格，只是失血的矫饰。

我已来过法国三次，这个风雅富贵之邦，无论来多少次，我也只是一名付钱的观赏者。我与这里的主人碰杯、唱歌、说笑、合影、拍肩膀，我的心却在一次次偷偷归去。我当然知道，我会对故乡浮粪四溢的墟场失望，会对故乡拥挤不堪的车厢失望，会对故乡阴沉连日的雨季失望，但那种失望不同于对旅泊之地的失望，那种失望能滴血。血沃之地将真正生长出金麦穗和赶车谣。

（冰 鹤摘自东方出版中心《夜行者梦语》一书，吴冠中图）



不知从何时起,很多东西成了概念。比如“慢生活”。自从慢生活被提出来后,它一度成为时尚名词。很多人急迫地消费着慢生活,刻意地停、刻意地慢,但节奏被打乱后更急迫、更焦虑。

这倒让我想起一位友人的先生。友人提起先生,说他的研究工作繁忙,但节奏从来不乱,不谈慢也不谈快,只按自己的节奏行事:孩子住院,他陪床时带着红酒,每天喝一小杯,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不急不乱;开车去外地,到了午睡时间,他找个服务区停下,小睡一会儿再走,也不急着赶路。友人说以前先生在大学教书,他们一家人都习惯午睡,周末有时一觉醒来,发现天都黑了。每每想起她说的场景,总让人乐不可支。

按自己的节奏过日子,这倒真比刻意强调慢生活强多了,只是跟随自己的节奏,任何时候都不乱,这样往往更有效率。而当一些节奏成为日常时,便没有了慢生活这一说,慢生活往往只是个概念,是概念便容易附着些什么,真成了概念,也就离无趣不远了。刻意强调慢生活,还不如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保持自己的节奏。

再比如“断舍离”,这好像也成了概念。这个概念有时到

了一个偏颇的地步。比如有个电视剧叫《我的家里空无一物》,但是想想,真要空无一物,这种生活有意思吗?真正的断舍离不是说什么都不要,而是有选择、有放弃,惜物而已。我理解的“断舍离”,是

遵从本性

●子沫

买一件东西是因为真心喜爱,自己真的需要,而不是因为虚荣心或是认为别人拥有了自己也得拥有。

一位台湾作家这样描述他的家:“我很少去想什么理想的样子,我很爱我窄小狼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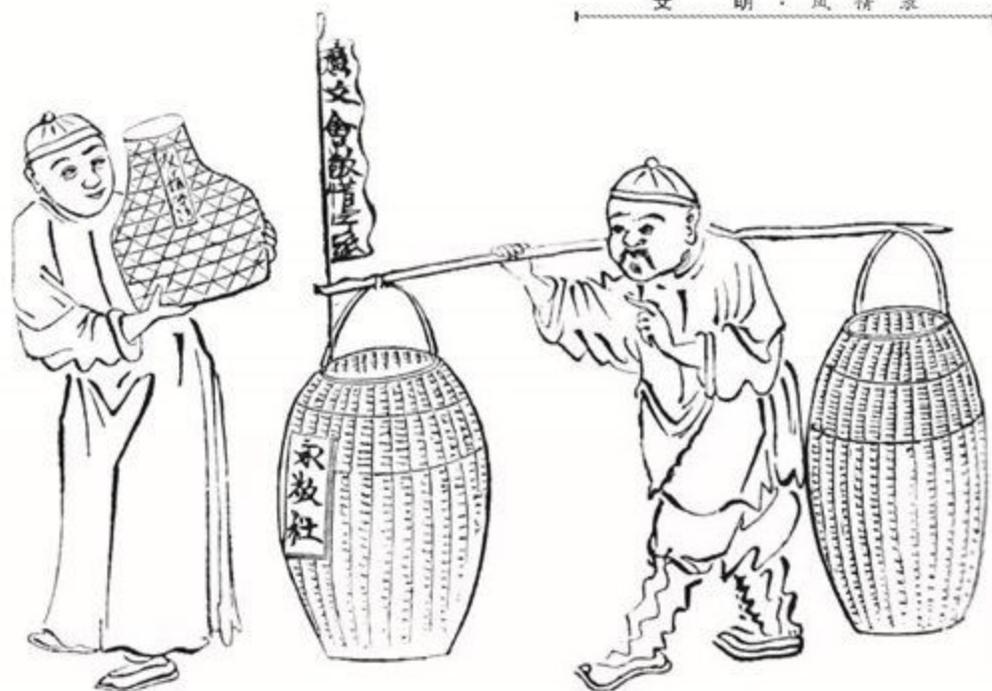
破破烂烂的家,我爱我的家人。”断舍离其实与物质不相干,还是在心。如果内心密不透风,空无一物也没有用;如果内心清简,美物未尝不是一种锦上添花,使人乐在其中。

“养生”也是个近些年特别火的概念化名词。其实,它无非是指吃什么,走多少步,快步还是慢步。曾有人说,散步没有用,要快步走才能锻炼。可是,对于我这个很享受散步乐趣的人,连这点乐趣都要牺牲,那有什么意思?各人的体质不一样,养生的方法对有些人有用,对有些人也许无用。

我又想起一位很有活力的友人说:“忙就是养生。”她能干,喜欢做事情,过得很充实,对于她来说,忙才是养生。她说她的有些亲戚今天听别人说绿豆健康,就吃绿豆,明天听有人说红豆好,就改吃红豆……她觉得他们才是活得最不健康的,整天这么紧张地活着,再健康又有什么意义,一个人的精气神才更重要。正如另一位友人主张心情好就是最好的养生。

还有“家教”。此教育非彼教育,这是被概念化的教育。很多焦虑的家长把教育当成一个生硬的名词,认为去外面培训就是教育。我觉得,良好的家庭氛围才是





收字纸

●〔英〕哥伯播义 ◎刘 犇 邢锋萍 译

大家一定听说过，中国人非常尊重知识，他们甚至会敬重那些印过或写过字的废纸片。当我们随意把废纸用于各种用途时，中国人非常勤勉地防止人们滥用废纸，这种现象无疑很好地展现了这个民族独特性。他们无法忍受任何一个字受到亵渎。谁也不能否认这是一种正确的情感，但我们有理由认为，这种情感被发展得有些过度了。掌握文字的能力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最显著的特征。饮食、言谈，或从一定的程度上说，理性和本能都是人和动物所共有的。但是，借助笔尖的随意滑动来记

录过去的活动、将想法永久保存、表达难懂又复杂的观点，这样的能力使人区别于野兽。

滥用纸张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件无关痛痒的事，但在中国人的眼中却是很严肃的，是不容许人带着偏见的眼光去看待的。我想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在文明和高雅方面的好名声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严峻的考验。如果我们把书籍或其中的一部分践踏在脚下，或用带字的纸张包起脏兮兮的包裹，甚至用它擦去桌上的墨水或灰尘，那么我们就不得拥有称得上是语言或文学的东西。

每个读书人都会在书房放

最好的家教，一个和谐安宁、懂交流的家庭，教育出来的孩子不可能差到哪儿去。

前两天，一位友人写了一些关于失眠的文字，看得我直乐。她说自己是容易失眠的人，失眠就吃安眠药吧，至于副作用，比起睡一个好觉或是

内心纠结，都不值一提。人到中年，得学会携带问题前行，与不那么如意的事情同生共长，尽量让自己步态正常，少去纠结——真是可爱的人生态度，懂的人都会会心一笑吧。

很多概念只是概念，却容易扰乱人的耳目。万事还是要

置一个废纸篓，在这幅图中，站在门口的这个男人手上所拿的正是这个废纸篓。它通常是挂在墙上使用的，用来收集随意涂写过的纸张，甚至是仅有半个字的碎纸片。当那个挑着大筐的男人大喊“敬惜字纸”时，读书人会亲自或让仆人去门口，把纸篓里的所有纸张倒入那个又轻又大的柳条筐里。一般来讲，收字纸的人是一群读书人共同雇用的。在这幅图中，我们可以从那个柳条筐的小旗上看出，他属于广文会。收来的纸张会放在单独的火炉里焚烧掉，这个专用的火炉通常建在寺院的侧面天井内。（厨房里的炉灶太亵渎文字了）一些更严格的读书人甚至不允许纸张燃烧后的灰烬被风吹得四散飘零，于是将纸灰倒入流淌的小溪，让溪水带走它们。在宁波这样一个距离大海仅二十多公里的城市，我听说读书人会将纸灰交给可信的仆人，他会带着纸灰顺流而下，直至河口，然后将它投入退潮的海水中。灰烬与大海融为一体，也就有效地确保文字不会遭受任何形式的亵渎。

（沈言摘自学林出版社，图选自《市井图景里的中国人》一书）

依性情而往，遵从本性：如果你是外冲型的性格，尽管冲吧，因为这样会让你更快乐；如果你是内敛型的，那么就守住内心，往深处走，因为这样才能让你心生愉悦。

（雪茹摘自《羊城晚报》2017年10月19日，勾犇图）



鸭的喜剧

●林海音

“好，被我发现了！”

尖而高的声音从厨房窗外传进来，说话的是我们那长睫毛的老三。俗话说得好：“大的傻，二的乖，三的歪。”她总比别人名堂多。

这一声尖叫引起了反应，睡懒觉的老大、吃点心的老二，连那蹒跚学步的老四，都奔向厨房去了。正在洗脸的我，也不由得向窗外伸一伸头，只见四个脑袋扎作一堆，正围在那儿看什么东西。啊，糟了！我想起来了，那是放簸

箕的地方，昨天晚上……“看！”仍然是歪姑娘的声音，“这是什么？橘子皮、花生皮，还有……”

“陈皮梅的核儿！”老大说。

“包酥糖的纸！”老二说。然后四张小脸抬起来冲着我。长睫毛的那个，把眼睛使劲挤一下，头一斜，带着质问的口气说：“讲出道理来呀！”

我望着正在刮胡子的丈夫，做无可奈何的苦笑状。我的道理还没有编出来呢，又来

一嗓子干脆的：“赔！”

没话说，最后我们总算讲妥了，以一场电影来赔偿我们昨晚偷吃东西的过失。因为偷吃东西是我们在孩子们面前所犯的最严重的欺骗罪。

我们喜欢在孩子们睡觉以后吃一点东西，没有人抢，没有分配不均的纠纷。在静静的夜里，我们一面看着书报，一面剥着士林的黄土炒花生，窸窣窣窣，好像夜半的老鼠在字纸篓里翻动花生壳的声音。

我们随手把壳塞进小几上的玻璃烟灰缸里，留待第二天再倒掉。可是第二天问题就来了，群儿早起，早在仆妇还没打扫之前，就发现了塞满垃圾的烟灰缸。

“哪儿来的花生皮？”我被质问了，匆忙之间拿了一句瞎话来搪塞：“王伯伯来了，带了他家大宝，当然要买点东西……给他吃呀！”我一说瞎话就要咽吐沫。

但是王伯伯不会天天带大宝来，我们的瞎话被揭穿了，于是孩子们防备起我们偷吃东西来了。他们每天早晨检查烟灰缸、字纸篓。我们不得不在偷吃之后，做一番灭迹工作。

“我一定要等，”有一次我们预备去看晚场电影，在穿鞋的时候，听见老二对老三说，“他们一定会带东西回来偷吃的。”

“我也一定不睡！”老三也下了决心。

这一晚我们没忘记两个发誓等待的孩子，特意多买了几块泡泡糖。可是进门没听见欢呼声，天可怜见！一对难姊难

妹竟合坐在一张沙发上睡着了!两个小身体裹在我的一件大衣里,冷得缩成一团。墙上挂的小黑板上写了几个粉笔字:“我们一定要等妈妈买回吃的东西。”旁边还很讲究地注上拼音符号呢!

把她们抱上床,我试着轻轻地喊:“喂,醒醒,糖买回来啦!”四只眼睛努力地睁开,可是一下子又闭上,她们实在太困了。

小孩子真的这么好欺骗吗?起码我们的孩子不是的。第二天早上,当她们在枕头边发现留给她们的糖,高兴得直喊“奇怪”,她们忘记是怎么没等到妈妈就回到床上睡了。

但是这并没有减轻我们做灭迹工作的热情,当烟灰缸、字纸篓都失效的时候,我居然怪聪明地想到厨房外的簸箕。谁想还是“人赃俱获”了呢!

讲条件也不容易,他们喊价很高,一场电影、一个橘子、一块泡泡糖,电影看完还得去吃四喜汤团。一直压到最后只剩一场电影,是很费了一些口舌的。

逢到这时,母亲就会骂我:“惯得不像样儿!”她总嫌我不会管孩子,我承认这一点。但是母亲说这种话的时候,完全忘记她自己曾经也有几个淘气的女孩子了!

我实在不会管孩子,我的严肃的面孔常常被我那不够严肃的心情击破。这种情形,似乎我家老二最能给我道破。

火气冒上来收敛不住,被我一顿痛骂后的小脸蛋儿都傻

了。发泄最痛快,在屋小、人多、事杂的我们的生活环境中,孩子们有时犯些不太紧要的过错,也不由得让人冒火儿,其实只是想借此发泄一下罢了。怒气消了,怒容还挂在脸上,我们对绷着脸。但是孩子们挨了骂的样子,实在令人发噱。我努力抑制住几乎要发出的狂笑,把头转过去不看他们;或者用一张报纸遮住脸,立刻把噘着的嘴唇松开。这时我就会听见老二的声音,她轻轻地对老三说:“妈妈想笑了!”

果然我真忍不住笑了起来,孩子们恐怕也早就想笑了吧。我们笑成一团,好像在看滑稽电影。

我曾经把我的孩子们称为三只丑小鸭,但这个称号在维持了八年之后的去年却不适宜了,因为我们又有了第四只。我用食指轻轻地画着她的小红脸,心中一片快乐。看着这个从我身体里分化出来的小肉体,她给了我许多人生神秘和奥妙的感觉,所以我整天搂着我的婴儿,不断地亲吻和喃喃自语。我北平的朋友用艳羡的口吻骂我:“瞧,疼孩子疼得多蠢!”人生有许多快乐的事情,但没有比做一个新生婴儿的母亲更快乐的了。

我是快乐的女人,我们的家一向充满喜剧气氛,随时都有令人发笑的可能,那么天赐我四只鸭子,是有道理的了!

(生如夏花摘自青岛出版社《爸爸的花椒糖》一书,沈璐图)



寸阴

●周越然

古希腊有一个寓言家叫伊索,他是一个大家族的家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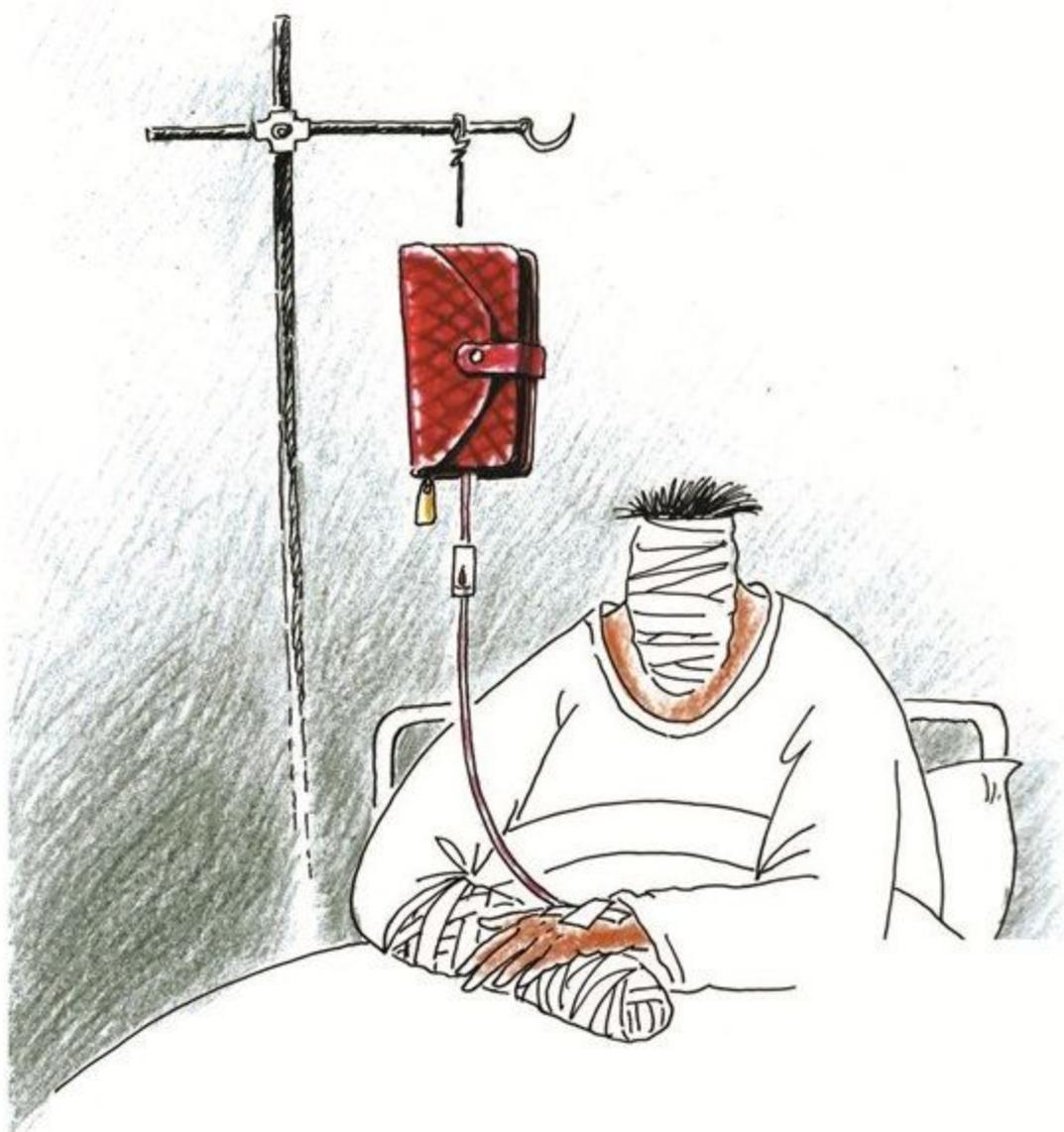
有一天,他看见他的主人一边解小便,一边继续前进。他看了又看,想了又想,有些不懂。他自言自语道:“呀,什么?边走路,边小便,为什么?走路时还要小便?小便时还要走路?哦,我知道了。他要节省时间,他存心节省时间。”

现在我问:“伊索的主人究竟省了时间没有?”

我自己作答:“没有,完全没有。”

我幼时也有类似的癖好,在早晨吃粥时看书。边看边吃,看不了三页,粥已经冷了。母亲见了骂我,兄妹见了笑我,但是当时我很得意,以为可以省时间。其实,便归便,路归路,不是耗费光阴;书归书,吃归吃,也不是耗费光阴。

(司志政摘自北方文艺出版社《修身小集》一书)



在中国如何看病

●冯 唐

我不做医生很多年了，可隔三岔五还是有很多朋友问我各种医学问题，或寻求诊疗建议，或寻找靠谱专家。长时间冷眼旁观，我看到一些求医的普遍误区，也拜访了几拨医生朋友，问他们对病人都有什么建议，他们说了一些平时打死都不会说的真心话。特总结如下：

第一，要尊重生命的自愈能力，要相信自身的康复潜能。

尽管科技高速进步，如今最好的医生能做的也只是：偶

尔治愈，常常缓解，总能安慰。生命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人类百分之八十的疾患会自愈，我们要学会适度地耐心等待。人体也伟大，最好的药是自己的灵与肉，多数的小病痛睡一两个好觉也就好了。所以有一点点不舒服，在排除了心梗、中风、胰腺炎、阑尾炎等等急重症之后（当然，如果较真儿，这个急症单子因人而异，需要您信任的全科医生帮您确定），不要马上就往医院跑，多喝水、多休息，放下手机、放下心中那些似乎放不下

的所谓大事儿，等等看症状是否缓解。这条也适用于儿童，儿童的自愈能力往往强于成人。

第二，请遵从医嘱。

看医生之后，治疗失败的最大原因是不遵从医嘱。一旦开始吃抗生素，吃满医生要求的天数；一旦开始吃降压药，按照医生说的剂量和频次吃。我们身边留下惨痛教训的例子太多了，不一一列举了。

第三，不要总觉得自己的病没好。

如果纯从挣钱的角度看，女人和小孩是最好的病人。女人总觉得病根儿没除干净，还在自己的身体里，像阶级敌人一样顽固，对自己孩子的病更是如此。男人则相反，总觉得自己没病，似乎唯一的例外是得了男科疾病之后，总觉得自己尿急、尿频、尿痛。持这种心态的人遇上好医生，给好医生添麻烦；遇上坏医生，给坏医生过度医疗的机会。

第四，自学一点基本的医学知识。

常见的常识错误包括：乳房不舒服去看妇产科（应该去看乳腺外科），MRI有辐射（其实没有），妇产科男医生没有好的（其实有的，就像很多优秀的厨师和裁缝也是男的），等等。如果想系统学习，建议您看一本《内科学》教材和一本《外科学》教材。如果不想花那么多时间，建议您经常看看靠谱的医学科普文章。

第五，不要过度迷信名医。

如何判断自己没出息

◎罗振宇

德国心理治疗师海灵格说过一句很有见地的话：“受苦比解决问题来得容易，承受不幸比享受幸福来得简单。”

人在受苦的时候，看似陷入了人生的低谷，其实不然。受苦的感觉反映受苦的人找到了痛苦的外在原因，这也恰恰给他们卸下解决问题的责任给了一个很好的借口。从此，他们只是一味地怨天尤人，却不怪自己。顺应这种状态和专注地解决问题相比，哪个更容易？

同样，承受不幸的人只要做到逆来顺受，就不需要

再做任何努力了。但是人要想享受幸福，就需要在各种因素之间小心翼翼地努力保



持平衡，这种情况当然更难。

美团网的创始人王兴说过一句类似的话：“多数人为了逃避真正的思考，愿意做任何事情。”

的确，我一旦感觉自己在受苦、在承受不幸，而不是在思考时，基本就可以判定这一刻的我很没出息。❀

（秋水长天摘自微信公众号“罗辑思维”，Patrick George 图）

现代医学的分科很细，院士或者主委级别的医生也只是他们那些细分领域的大专家。在那些细分领域之外，他们可能不如某些副教授或者主治医。复杂手术需要很强的体力和心力，如果有选择，还是别把自己的肉身交给太高龄的医生，哪怕他名满天下。

第六，适度闭嘴，把问诊的主导权交给医生。

医生最烦的是，上来就滔滔不绝，不得要领，当医生忍无可忍地插一句话或者提醒一下时，还指责医生不让自己说话的病人。

第七，不要过分激动，要淡定，慢慢在医生的引导下阐述自己的病情。

“上来就哭哭啼啼地求救，你什么都不告诉我。我问你，你也不回答，我怎么救你？”

第八，不要认为可以通过国内搜索引擎和书籍而成为某个病种的大专家。

医生问诊的时间有限，不要让他把时间花在更正你对某些医学知识的误解上，更不要让他把时间花在教你如何做诊治上。多问问：这个异常意味着什么？问题严重吗？我有哪些选择？利弊是什么？我该如何选？这么选有什么可能的风险？有什么办法可以降低这种风险？另外，中药也是药，中医也是一门学问，植物药也要面对土壤、水、空气中可能存在的污染，不建议有事儿没事儿就按照自己的理解、自学去找中药吃。

第九，不要强索医生的手机号码，不要强加医生的微信或QQ。

医生有权不把某个病人当成亲戚或朋友，也有权在诊疗

之外的时间不回应这个病人的问题。

第十，不要觉得医生都是骗子。

尽管有个别医生的确是骗子，但既然已经选择了某个医生来看病，还是先选择相信他吧。也要相信，如果他是个好医生，如果他处理不好你的病情，会帮你找到更合适的医生。再者，既然选择了某个医生，就不要逼着他帮你证明他比其他的医生更好。“大夫，某某医院的某某专家怎么样？”“你如果觉得他好，你来找我干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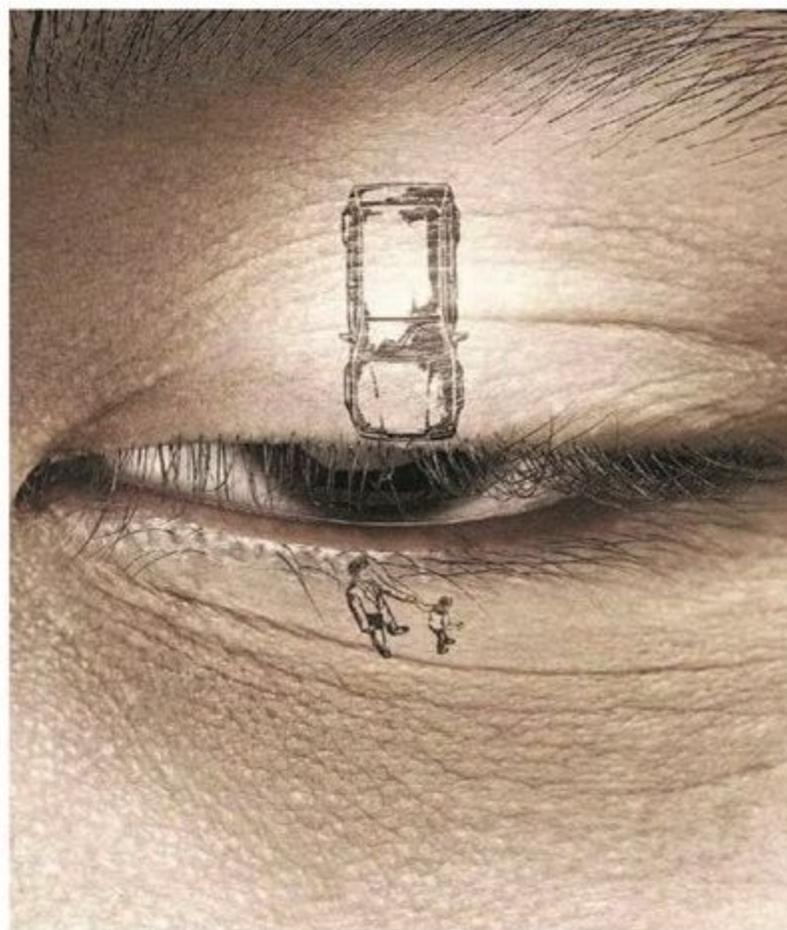
医生不是万能的，病不是都能被治愈的。信任是看病的基础。在这个诚信不足的就医环境里，最好的就医方式还是谨慎地选择相信医生。❀

（王传生摘自微信公众号“冯唐”，邝 颺图）

一张好海报胜过千言万语



身材在于运动



嗜睡是司机最不起眼的敌人



请不要酒后失控



系安全带等于延长寿命

菜单营销学

●张 燕

一套组合拳

当你衣冠楚楚地走进一家米其林餐厅，踏着若隐若现的背景音乐，被引导到订好的餐桌旁，一场颇有仪式感的进餐就开始了。或许你之前对吃什么做好了功课，可在戴着白手套的服务员恭敬地递上那本深色皮封面菜单时，计划似乎要被打乱了。

这样的高级餐厅会将菜单做得很有质感。因为当服务员把菜单递给顾客时，顾客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可能是菜单的重量。较重的菜单暗示这家餐厅的档次较高，会使顾客期望得到较高水平的服务。

接过有分量的菜单，翻开封面即可看到页面上印着紧凑的斜体字。斜体字会让人感受到较高的品质。瑞士研究人员的一项研究发现，葡萄酒的标签文字使用较难读懂的字体比使用较简单的字体更受欢迎。经济学家斯彭斯的研究也发现消费者常常把圆体字和甜味联系起来，而棱角分明的字体则暗示着咸、酸或苦的体验。“餐厅会利用这一点促使人们去点比较贵的菜。”英国牛津大学实验心理学和多感官感知学科教授查尔斯·斯宾塞说。

感受完菜单的分量和字体后，顾客的目光开始被菜单里一些对菜品天花乱坠却又不知所云的描述吸引，这时菜单中语言的重要性显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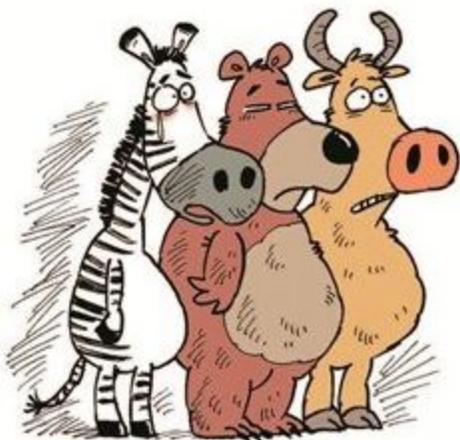
出来。在一些情况下，给菜品添加描述性的名称有可能让其销量增加 27%。“报出种蔬菜或养猪的农民的名字等，都有助于增加产品的可信度。”斯宾塞说，“即使是杜撰的，对消费者来说，这也是品质的标志。感性的词语也会增加菜品的吸引力。”

让人花更多的钱

菜单上的门道其实都指向同一个方向：让顾客心甘情愿地花更多的钱。这套本领并不仅仅是米其林之类的高档餐厅独有的，在街边的小店里也能看到这个套路，比如在以卖咖啡著称的某咖啡馆菜单上，一直有瓶装依云水的一席之地。

20 元一瓶的水是不少店里销量最差的单品，之所以会牢牢地在菜单上占据一席之地，老板并非真的希望顾客购买更多的依云水，而是拿依云水垫底，让新顾客感觉店里的咖啡价格并不算贵。一瓶依云矿泉水的价格比店里绝大多数主打产品要便宜，比如小杯的美式咖啡价格是 25 元，依云水是 20 元。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就会觉得，与其买一瓶水，还不如多花一点钱买一杯咖啡。在这种思路下，水就成为菜单上让人花更多钱的“托儿”。

在餐馆的菜单设计上，还有另一种让人多花钱的思路，即对菜品进行尽可能详细乃至累



我们店的肉类向来以新鲜著称……



文坛三户

● 钱理群

鲁迅观察 20 世纪 30 年代的文坛，发现三种类型的作家。

第一种是破落户。当年曾经红过一阵子，但现在边缘化了，家境大不如前，于是他就抚今追昔，常常吟诵着“十年一觉扬州梦”“襟上杭州旧酒痕”，很有顾影自怜的味道。

第二种是暴发户。破落户还是有一定资本的，暴发户则是由于偶然原因，突然出名。于是他买很多的书，“房间里有《诸子集成》，但是他看不懂；案头上有石印骈文，但是他读不断”。他一方面吟唱着“襟上杭州旧酒痕”，但又害怕人们看不到他已不再是当年的旧长袍，而是西装笔挺了，于

是乎沾沾自喜。

最可怕的是刚暴发没多久便随即破落的暴发破落户。他们既失去了沾沾自喜的确信，又没有顾影自怜的风姿。

这类人有两个发展前景：向积极方面发展，就成为洋场恶少，充满流氓气，是为才子加流氓；向消极方面发展，便沦为瘪三，到处讨吃，得一顿饭而已。鲁迅对这种文人是看透了，所以他说：“我宁愿向泼辣的妓女立正，也不要向死样活力的文人打绷。”

（大浪淘沙摘自微信公众号“明清书话”）

赘的描述，比如人们看到“喂食草料的 69 天阿伯丁安格斯牛菲力和迷迭香厚切炸薯条”时，第一反应是这要比平时见到的“牛排配薯条”高档得多。美国斯坦福大学计算语言学教授丹·朱拉夫斯基分析了 6500 份菜单上的 65 万种菜品的用词和价格。他发现，描述菜品的用词越长，菜品价格就越高。每超过平均词语长度一个字母，菜品的价格就会增加 18 美分。描述越详细，菜品的价格越高，顾客就越会觉得物有所值。研究人员发现，如果只写“纽约牛排 43 美元”，这样就显得很贵；但如果写上一段话，解释它来自什么地方、成熟的时间有多长，顾客就会觉得比较划算。

向顾客发送信号的不仅是菜单上的文字，还有菜单使用的颜色。绿色常常被用来暗示健康、新鲜的食品，而橙色被认为是对胃口的模仿——这是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全球餐厅咨询师、菜单设计心理学专家亚伦·艾伦的看法。艾伦说，红色代表紧迫感，可能会暗示顾客，这是主厨最想要他们点的菜，因为这些菜的利润要更高一些。

大数据时代的新菜单

位置是不可替代的稀缺资源，知道这一点的不仅是房地产开发商，也包括菜单设计者。调整菜单上菜品的顺序会对顾客的选择产生较

大的影响。把最贵的菜品放在最前面，会让后面的菜品价格看起来比较合理。艾伦说：“仅仅依靠重新调整菜单上菜品的顺序，就可以让餐厅增加利润。”

通过眼动追踪技术，研究人员发现顾客看菜单的方式很固定。他们看菜单就像看书一样，不过在每一页上都有一些聚焦点。顾客通常会看右上角，所以菜单上的这个位置是最佳位置。黄金位置总是有限的，在有限的空间里放置过多的菜名会适得其反，因为过多的选择会影响顾客的决定。

一般来说，超过 7 种菜品就有可能让顾客选不过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菜单专家建议餐馆把菜单分成区块，每一部分包含 5 种到 7 种菜。数年前，英国伯恩茅斯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快餐店，顾客希望每种类别包含 6 种菜；在高级餐馆，他们希望选择的范围更大一些，在 7 种到 10 种菜品之间。

值得注意的是，新兴的数据分析能让菜单的黄金位置上放哪些菜品更加精确，这为一些大型连锁餐馆提供了菜单设计的依据。虽说羊羹虽美，众口难调，但数字化时代却让满足每个人偏好的个性化电子菜单成为可能。

（步步清风摘自《瞭望东方周刊》2018 年第 3 期，小黑孩图）



飞越一万多公里去爱

●ABC 传媒小亚

故事发生在克罗地亚，一个叫斯拉沃尼亚布罗德的小城市。那里气候宜人、风景优美、山清水秀，吸引了很多鸟类来栖息。特别是一种叫白鹤的候鸟，每年春天，它们都会成群结队地飞到这里，与当地

人一起生活。当地人早已经习惯与这些漂亮的鸟儿和谐共处。直到1993年，一只飞翔的白鹤重重地跌落到地面。它的翅膀被猎枪的子弹击穿，躺在血泊中的鸟儿挣扎着想再次飞向蓝天，可是，一只翅膀已经废了。

恰巧此时，一个叫沃克奇的老人经过这里，看到在路边挣扎的白鹤，就把它带了回

家。老人是一名锅炉工，心地善良，在他的悉心照料下，白鹤活了下来。但由于翅膀残疾，它不能长途飞行了。这意味着，冬天到来后，它不能像其他的候鸟一样迁徙到南方。于是，沃克奇便在自家屋顶为它搭了一个窝，让它安心留在窝里。天气寒冷时，老人还会将鸟儿带到自己的屋子里取暖。

它是一只雌鸟，老人给它取名玛莲娜——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中女主角的名字。在老人的照料下，玛莲娜越来越精神了。老人会开车带它到处兜风，看看外边的世界。它显然已经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

日子一天天过去。直到2001年的一天，老人像往常一样去屋顶给玛莲娜喂鱼，却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事，窝里多了一位客人——一只雄性白鹤。这位不速之客没打算离开，反倒住了下来。而玛莲娜也不反对。两只鸟关系颇好，老人意识到玛莲娜恋爱了。

恋爱自由，老人还能说什么呢？老人给新“姑爷”取名大K。大K很有爱心，常常捕很多鱼回来给玛莲娜吃。除了每天出门捕食以外，其他时间大K都陪在玛莲娜身边，你依我依，甜蜜到骨子里。

在两只鸟度过了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后，它们迎来了爱情的结晶。小宝宝孵化出来后，老人也很高兴，除大K每日捕来的食以外，老人也会给它们添补小鱼，精心照料小宝宝。每天看着孩儿们，大K的



劲头更足，不停地外出叼回更多的鱼。平时，妈妈照顾孩子们时，爸爸就在不远处站岗。就这样，美好的日子从春天到了夏天，又从夏天到了秋天，孩子们长大后陆续离开家，有了自己的归宿。最终还是只剩下这两只鸟互相陪伴。

随着秋天慢慢过去，气温下降了，很多白鹤成群结队地离开小城，飞向温暖的南方。树叶落尽，寒意袭来，小城里只剩下这两只白鹤。候鸟是扛不住北方冬天的寒冷的，终于有一天，大K在与玛莲娜缠绵许久后，飞走了，只留下玛莲娜和那个空荡荡的巢……爱情终究抵不过现实，这个冬天，真的很冷！负心汉走了，天空变得阴沉，刺骨的寒风呼啸而来……看来玛莲娜是扛不过这个严冬了，老人把它接到了暖和的屋里。为了不让它太难过，老人还给玛莲娜播放以前拍摄的它和大K，以及孩子们在一起的录像。就这样，在孤独和平静中，玛莲娜在老人的陪伴下，度过了那个寒冷的冬季。

几个月后，第二年的早春，树长出了嫩芽，但冰冻尚未消解，仍是春寒料峭。一天清晨，老人突然在屋顶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大K回来了！

老人本对大K耿耿于怀，但是玛莲娜却异常兴奋。这对夫妻见面后，将头围成一个心形，相顾无言。看到玛莲娜心疼疲惫不堪的大K，老人赶快去抓了几尾鱼喂给大K。可大K却不吃，它执意用嘴叼着鱼，喂给自己的玛莲娜。后

来，在小城居民的提醒下，老人终于明白了，大K不是负心汉，作为候鸟，迁徙是一种动物本能。只有这样，鸟类才能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得以繁衍生息。

大K可能无法对抗自己作为候鸟的本能。但是，它选择在冬天来临时最晚离开，在春天刚刚到来时最早回来。因为这里有它的爱人。而为了玛莲娜，它跨越了两个半球，飞越13000公里。

它能在最早的时间飞回来，一路跨过高山和大海，躲过暴风雨，度过凄冷的黑夜，顶着烈日的暴晒，冒着旅途中各种不确定的风险，只为赶回来见玛莲娜！

这对夫妻又过起了美好的日子。在重逢的这一年，它们又生了很多小宝宝，并将孩子们抚养长大。春去冬又来，美好的日子似乎总是短暂的。在第二年的冬天，还是和前一年一样，所有的候鸟都飞走了，大K依然陪伴在妻子身边，落叶飘尽，直到最后一刻，它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玛莲娜怀念美好的日子，整日守候在屋顶，它知道大K一定会回来，在某个美丽的午后。来年早春，大K又是候鸟中第一个飞到小城的白鹤。在

接下来的很多年里，同样的情节年复一年地上演。就这样，它从2001年飞到了2017年，整整16年。

根据记录，世界上最长寿白鹤的寿命为39年。这意味着，大K选择用它生命中一半的时间飞向它的另一半。没有人知道它在旅途中如何排解孤独，没有人知道它在哪里落脚歇息，更没有人知道它如何躲避各种危险。人们只知道，它从南非起飞，飞过西奈半岛，再一路飞回克罗地亚。它就这样飞出自己的平凡之路，就这样在爱妻转身的瞬间，飞到了妻子的身边。

这对鸟儿，每年都要经历几个月的异地恋，加上大K的往返时间，几乎要分隔半年之久。但它们坚持了16年。这16年当中，每年刚刚开春，妻子玛莲娜就会站在屋顶，遥望南方，等待丈夫归来。

它们的照片，被做成了各种明信片，在恋人之间传送。“你若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依。”这些动人的文字，被一对生灵，演绎得字字入心，演出了一幕“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现实版。

（飞霞摘自微信公众号“华人瞰世界”，沈璐图）

当夜深人静时，一个人跑到高山顶上或大沙漠里，非常宁静，自己的眼泪就会不自然地流下来。这既不是悲伤，又不是喜欢，而是一种无比的宁静的舒服，身体的每一部分都自然地打开了，心里的痛苦、烦恼什么的都没有了。这就是古人所谓的空山夜雨，万籁无声。只听到空山里雨水拍打树叶的声音，别的什么都没有。那是寂寞的享受，不是钱财能够买得到的。

——南怀瑾





别买用不起的东西

●艾小羊

几年前的一个下午，我在香港的朋友家做客。她的奶奶八十多岁，是旧上海的金枝玉叶。

奶奶泡茶给我们喝。她用的是以前宫里用过的瓷器。那杯茶我端在嘴边，手是抖的——生怕自己不小心，给人家摔了。

奶奶笑着说：“茶器就是用来喝茶的，不能用算什么茶器？”

她从柜子里拿出一只做工精美、形状奇特的茶杯，说那是儿子从一位景德镇陶艺大师的手里买的。

“美是美，但没用，唇感很差，根本不能叫茶杯。茶杯是用来喝茶的呀，就像衣服是用来穿的、花瓶是用来插花的。这才是生活，其他的都是‘行为艺术’。‘行为艺术’，你懂吗？”

我们忍不住大笑，北回归线以南潮热的空气忽然变得没那么浓密了。

我再端起茶杯时，没了忐忑，安心地品味它杯口恰到好处的弧度与圆润舒适的唇感。

那个下午，被作为一个重要的人生时刻，收录在我的个人编年史中。

我学到了一个词：唇感。茶具要讲唇感，衣服、包包要讲手感，住的地方则要有亲近感。总之，我们所有的消费行为首先都是为了满足自我感受，其次才是给别人看。

除去极少数只有观赏性的物品，大多数东西的价值，都在于人对它的使用。使用感觉不好，也是一种用不起，说明它与你的价值取向、生活习惯不合。

任何东西，明码实价的时候只是商品，有价格没生命；只有被我们用过后，才慢慢有了岁月的痕迹和因我们的生活习惯而留下来的特殊气息。这时候，它便成了我们的一部分。

大到房子，小到发卡，拥有者都要问问自己：我会轻松而愉悦地使用它吗？它可以陪伴我三年还是五年？有它陪伴的这段时光，我的人生会有怎样好的变化？当你的周围充满了自己喜欢并且能充满诚意地不断使用的东西时，你的生命就像拥有许多好朋友一样条理分明、不怕孤单。

我看过张爱玲的遗物展，无论手稿还是衣服，都打理得认认真真、一丝不苟。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几顶假发，乌黑的卷发，款式相似却有细微的区别，这很有张爱玲的风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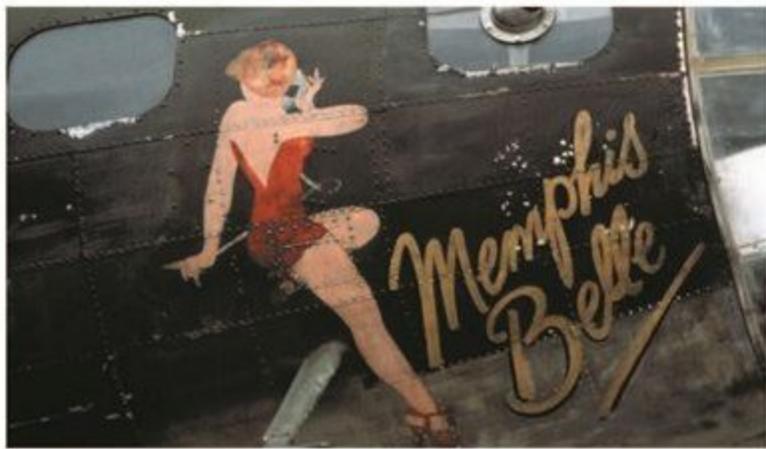
她的晚年，在旁人眼里是孤清寂寞的，但只要你看过了她的那些衣服、假发、泳镜等，你就会明白世间的幸福并非只有儿孙绕膝这一种，还有一种幸福是你与喜欢的一切在一起。有人说她凉薄，她只是不那么喜欢人罢了。凉薄的人不会有那些热气腾腾的印花裙和游泳镜。最真实的她，都写在她用过的物品上。

你是什么样的人，你用过的东西最清楚。在不断地使用中，一件物品越来越像我们自己。你为物品负责的最好办法是好好地去使用它。

当你以这样的态度挑选商品时，你的眼界自然就开阔了，不容易冲动消费，也不容易被潮流左右。

有一天，你活成了自己，与那些你精心挑选、好好使用的东西一起，组成了一个富饶美好、参差多态的星球。

（七百摘自《高考季》2018年第1期，王青图）



《孟菲斯美女》

《孟菲斯美女》是“二战”期间最著名的轰炸机机身艺术画。1942年7月15日，编号41-24485的B-17轰炸机加入美国陆军航空兵服役。接收这架飞机时，机长罗伯特·K. 摩根打算以自己女朋友呢称命名这架飞机，但他看了一场电影后改变了主意——电影中的主角拥有一艘名为“孟菲斯美女”的小船，摩根觉得用这个名字命名自己的B-17更合适，因为他的女友是田纳西州孟菲斯人。于是，摩根给当时的装饰画名家乔治·比蒂打了电话，请求对方为自己的飞机设计一款机鼻艺术画。比蒂遂为他们设计了可能是战争期间最有名的轰炸机机鼻艺术画——《孟菲斯美女》。

其中机鼻左侧的孟菲斯美女着蓝色服装，右侧的着红色服装。后来，这幅著名的机鼻画又加上了25枚炸弹的标志和8个万字标识，前者代表这架飞机共参加过25次轰炸任务，后者代表它击落了8架德军飞机。

战争期间，“孟菲斯美

女”号共更换了9个发动机、两个主翼、两个垂尾等部件，但机首的美女艺术画从未消失过，成了好莱坞电影、新闻片、报纸和书籍里的明星。

有人说，“孟菲斯美女”号已不仅仅是一架飞机，它还代表着一群飞行、战斗、死亡在纳粹德国上空的英勇无畏地战斗的人。

铁翼柔情

理查德·邦少校是“二战”时美国空军第一王牌飞行员，他在太平洋战场上创下了击落40架日军飞机的战绩。

战机涂装成明星招贴

●李文

麦克阿瑟将军曾评价他为“在新几内亚至菲律宾之间主宰了整个天空的人”。在众多美国人的眼中，这名长着娃娃脸的青年是一位无畏和无懈可击的勇士。由于他顽皮胆大，在做飞行学员期间经常违犯军纪，因此人送绰号“坏小子”。

不过这个“坏小子”也有柔情的一面。1943年12月，取得击落敌机21架战绩的邦返回华盛顿休假。在高级州立师范学院为他举行的欢迎晚会上，他与玛吉·法登黛尔小

姐一见钟情，但紧张的战事让他不得不停止休假，于1944年1月返回西南太平洋战场。为表达对玛吉的爱恋，他把自己的座机命名为“玛吉”号，并把她的大幅照片喷涂在机鼻左侧。

理查德自认射术不够精湛，因此开火时往往要最大限度地靠近对方的飞机，以确保一击即中。一名被俘的日军飞行员曾说，日军飞行员在天上最害怕遇到的不是成群的B-17轰炸机，而是那架喷涂了美女照片的P-38“闪电”战斗机，因为那名疯狂的飞行员通常会在拼刺刀的距离向他们开火，并总是能将他们的飞机击落，机鼻上微笑的美女传递出令人胆寒的杀气。

1945年1月，美军出于保护王牌飞行员的考虑，不再允许理查德执行作战任务，并将其送回美国。次月，玛吉·法登黛尔与理查德终成眷属。可是好景不长，半年后，理查德在美军向日本投下原子弹的当天因飞机失事而身亡，“玛吉”号的战绩最终停留在击落敌机40架，是美军战机中击落敌机最多的。

（善提摘自《中国国防报》2017年10月5日）





进城十九年

●胡廷楣

和老贾相识，最初是买他的蚕豆。指着他剥好的豆，我说：“一斤。”他说：“老哥是要炒来吃还是剥了做豆瓣酥？”

“炒来吃。”

“那么，老哥还是称上三斤带壳的，那样嫩。你先去买别的菜，转一圈回来，我就剥好了。”

我们这个菜场位于市中心，又在一栋大楼的底层。菜价比外面贵。其他菜贩忙着挣钱，很少和买菜的人啰唆。老贾却不厌其烦：“蚕豆花先由下面开，最后才是上面，下面的豆荚变黑了，上面还嫩着呀。瞧瞧，无论哪个摊位都把黑了的豆荚先剥了。”

依照惯例，我把一元钱放在他的秤盘里。老贾笑笑，摇了下头。

他将剥好的鲜嫩蚕豆倒入食品袋，加上一把葱，递给我，说：“急火快炒，豆太嫩，不要煮烂了。”

回家后，我倒出蚕豆，“当”的一声，掉出一枚一元硬币。这个老贾！

此后，每次买菜我们都要聊上三五句。

老贾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叫作休闲的时候。我看见他最多蹲在菜场外面的台阶上抽一根烟而已。

有一次他茫然地问我，上海有哪些地方可以去看看。我说上海博物馆有精美的青铜器和瓷器，中华艺术宫里有活动的《清明上河图》……还说交通便利，乘地铁很快就能到。他很认真地说：“听人家讲过，没有去过。”

大约有一周，他的妻子没有出现在摊位。

“太太回家去了？”

“回家了。伺候女儿去了，女儿坐了月子。”

“喜事啊，那还不在家中待个一年半载？”

“很快就回来了。女儿要上班，孩子就交给奶奶了。”

他知道我在带外孙，就说：“乡下和城里不一样，姥姥服侍产妇就行了，孩子都是交给奶奶带。”

“你的孩子也是奶奶带大的吗？”

“哪里有那样的福分？奶奶去世得早。大的是女儿，读到高中，我老婆就来上海帮我。两个儿子都是女儿带大的——大的带小的，她做了小老师。”

不得了，他的三个孩子都已经大学本科毕业，其中一个在读博士。我见过那个博士，戴一副眼镜，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土地规划，放假的日子一般都在农村考察，假期偶然还余几天，就来上海在菜场帮忙。他笑嘻嘻的，穿着几乎有一些破旧，是那种不愿显山露水的人。不过卖菜是一把好手，剥蚕豆、笋，切冬瓜、南瓜都很熟练。他会和买菜的人唠家常，有一回还给一个老太太提建议，说血压高应该多吃什么蔬菜。

博士的姐姐我也见过。她是在徐家汇上班的白领，就算是穿着菜市场的工作服，语气也平和，笑容一直挂在

亨敦教区里有好几对在一起生活了很长时间的老年夫妇。布罗姆拉比计划组织一次小型论坛，围绕“如何长久保持幸福快乐的婚姻生活”的主题，邀请几对结婚30年以上的夫妇就他们自身的体验谈一谈，以给教区里的年轻人一些启示。

西里尔有幸被拉比邀请参加论坛，他与妻子结婚已近50年。拉比要西里尔跟教区的兄弟姐妹们讲讲，他是如何同一个女人维持了长达几十年的婚姻，尤其要讲一讲他们独特的秘诀。

西里尔站起身面向大家，说：“其实也没什么秘诀，我只是尊重海蒂。她想要什么，

我都满足她的要求；对于她的任何指责，我都是笑脸相迎，从来不和她争执。”

拉比听后问：“就这些

接她回来

◎夏殷棕 编译



脸上，有一种装不出来的气质。她经常周末来为老两口搭一把手。

博士卖菜的时候，围观的卖菜人和买菜人难免会啧啧称赞，投以羡慕的目光。

老贾也会调侃：“谁看着喜欢，给谁做儿子好了。”

周围的人全都嘿嘿笑了：“你舍得？”老贾便很骄傲地说：“我们家姑娘和小子都说了，让我们什么都不要做，他们挣的钱够我们花了，要我们好好保养身体，说今后我们愿意去哪里就去哪里。”

我很少听老贾说过这样高调的言语，他的老婆急得一直在扯他的衣袖。

这是老贾最快乐的时候。他留下老婆陪着儿子和女儿卖菜、说家常话，自己却走得远远的，在菜场门口抽烟，同时

斜着眼瞄自己的孩子。那神态像是毕加索或者林风眠，画着画，不时往后退两步，对着自己心爱的作品左看右看。

2017年清明节前两天，隔壁的菜贩把自己的摊位扩展到老贾的位置。我正在诧异，人群中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正是老贾。

“老哥，我要走了。”

“回家上坟？”我问。老贾很珍惜时间。回信阳要坐六七个小时动车，他往往晚上到达，扫完墓，住一两天缓口气，很快就又出现在摊位上。

“不是，在广东工作的我家老二，媳妇生了孩子，我们当上了爷爷奶奶。”他笑着，笑容融化了脸上的皱纹。

他是来退摊位的。我想起他说过“孩子交给奶奶，姥姥

吗？”

“当然不止这些。”西里尔说，“遇到特别的日子，我会带海蒂去远方玩。”

“那么，请告诉大家，最近一次特别的日子，你带海蒂去了哪里？”拉比问。

“我们结婚40周年时，我带海蒂去了中国北京。”

“真好！”拉比情不自禁地说，“要是所有的丈夫都能以你为榜样，那该多好！西里尔，你先别急着坐下，我们还想知道，你们结婚50周年时，你计划去哪里？”

“我要回到北京，把海蒂接回来。”

（周继红摘自新浪网译者的博客）

服侍产妇”。那么此去虽和女儿、女婿别离，却是和儿子、儿媳，以及孙子团聚。他们是典型的中国农民，讲究家族的传承。因为长孙的诞生，广东自然成为一家的重心，老贾的二儿子显然成为一个家庭新的顶梁柱。

在老贾的手中买了这么多年的菜，没有听全他的故事。如今他不会再来了，我便有一些留恋，同时也有一些遗憾。十九年了，一个大大的“家”字，占据了他所有的心灵空间，他几乎没有休闲的时光。恍然想起，老贾曾经说起哪些地方可以看看，大概那时候他已经知道要离开上海了吧。可是最后，他还是没有去过我所介绍的任何一个地方。

（潘光贤摘自《文汇报》2018年2月27日，刘程民图）



获得教养的途径

● [德] 赫尔曼·黑塞

◎ 杨武能 译

每一年，我们都会看见成千上万的儿童走进学校，开始学写字母、拼读字音。我们总发现，多数儿童很快就把会阅读当成自然而无足轻重的事，只有少数儿童数十年如一日地对学校给予自己的这把金钥匙感到惊讶和痴迷，并不断地加以使用。他们为新学会的字母而骄傲，继而又克服困难，读懂一句诗或一句格言，再读懂第一则故事。当多数缺少天赋的人很快将自己的阅读能力只用来读报上的新闻或文件时，少数人仍然为字母和文字的特殊魅力所病魔（因为它们古时候被看作富有魔力的符箓和咒语）。

这些少数人将成为读书家。他们儿时便在课本里发现了诗和童话，但在学会阅读技巧之

后并不背弃它们，而是继续深入书的世界，一步一步地去发现这个世界是何等广大恢宏、气象万千，令人心驰神往。最初，他们把这个世界当成一所小小的美丽幼儿园，园内有种着郁金香的花坛和金鱼池；后来，幼儿园变成城里的大公园，变成城市和国家，变成一个洲乃至全世界，变成天上的乐园和地上的“象牙海岸”，永远放射着异彩，以新的魅力吸引着他们。

昨天的花园或原始密林，今天或明天将变为一座庙堂，一座有着无数殿宇和院落的庙堂；一切民族和时代的精神都聚集其中，等待新的召唤和复苏。对于每一位真正的阅读者来说，这无尽的书世界都会是不同的样子，每一个人还将在其中寻觅并且感受到自己。这一个从童话和印第安人的故事出发，继续摸索着走向莎士比亚和但丁；那一个从课本里第一篇描写星空的短文开始，走向开普勒或者爱因斯坦……通过原始密林的路有成千上万条，要达到的目的地也有成千上万个，可没有一个是终点。在眼前的目的地后面，又将展现出一片片新的广阔的原野……这儿还根本未考虑世界上的书籍在不断地增多！不，每一个真正的读书家都能将现有的宝藏再研读几十年或几百年，并为之欣悦不已，即使世界上不再增加一本书。

我年轻时初次读歌德的《亲和力》时只是似懂非懂，现在我大约是第五次读它了，它完全成了另一本书。这一类经验的神秘和伟大之处在于：我们越是精细、深入和举一反三地阅读，就越能看出每一种思想和每一部作品的独特性和局限性，看出它全部的魅力。正是基于这种独特性——与此同时，我们却相信自己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世界各民族的成千上万种声音都追求同一个目标，都以不同的名称呼唤着同一些神灵，他们怀着同一种梦想，忍受着同样的痛苦。在数千年来不计其数的文字交织成的斑斓锦缎中，在一些突然彻悟的瞬间，真正的读者会看见一个极其崇高的超现实的幻象，看见那由千百种矛盾的表情神奇地统一起来的人类容颜。

（香 菇摘自微信公众号“延河杂志”，
〔德〕冈特·兰堡图）

意林



掩 藏

●邓 笛

一位美国摄影师想在远离美国的地方拍摄一些颇具异域风情的照片。

有一次,在不丹,他去了一个偏僻、贫穷的村庄。在那里,他从一个专业摄影师的视角拍摄了很多照片。忽然,他突发奇想,如果把相机交给这些当地人,他们会选择去拍摄什么呢?

当他看到当地人拍的那些照片后,发现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即大部分以人为拍摄对象的照片都没有拍下那些人的脚。“一开始,我认为这些当地人不会取景,”他说,“但是后来我了解到,在这里光脚是一种穷的标志。尽管这里的人大多数都不穿鞋子,但是他们还是想掩藏这一点。”

你若想了解一个人,就看一看他想掩藏什么。

(大浪淘沙摘自微信公众号“邓笛”)

野兔的耳朵

●〔法〕拉封丹

◎张 语译

一头有角的野兽不小心用角撞了狮子,误伤了它,使得狮子大发雷霆。为了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狮子宣布:在它的领地里,要驱逐一切头上长角的动物。于是,公羊、公牛马上搬了家,雄鹿也马上迁徙,大家避之唯恐不及。有

一只野兔无意中看到自己耳朵的影子,生怕有谁把它的长耳朵当成角,所以也急着搬走。“再见了,我的蟋蟀邻居。”兔子说,“我非离开这里不可,因为别人会把我的耳朵当成角,即便我的耳朵比鸵鸟的还要短,我还是会整日担惊受怕的。”蟋蟀责问道:“这也叫角,你把我当傻瓜了?这是上帝给你的耳朵嘛。”

“人家会把这看成角的,”兔子怯生生地说,“还会把它看成独角兽的角。我即使否认也是白搭,我的理由和抗议都会被认为是疯子的举动。”

(秋水长天摘自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拉封丹·莱辛寓言》一书)

美丽与威慑

●李 羽

孔雀不仅在春天求偶时开屏,遇到敌人、受到惊吓时也

会把羽屏打开。这时它的体积似乎一下子扩大了许多倍,其尾羽上展现出的100多个艳丽的“斑眼”使它仿佛成了一只多眼的怪物,敌人立时会被那些“斑眼”所迷惑,也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同一种东西,在朋友眼里很美丽,在敌人眼中却构成了威慑。

(若子摘自《山西农民报》2018年2月27日)

打 架

●奇 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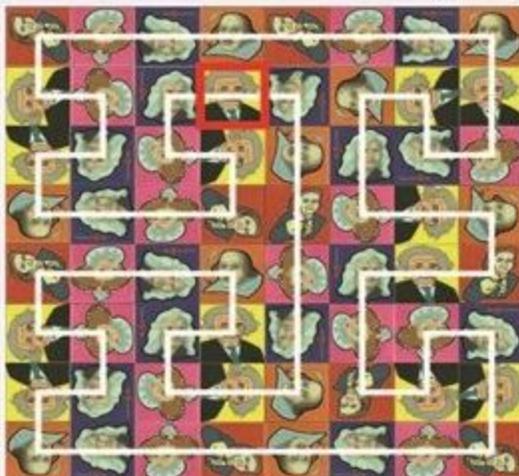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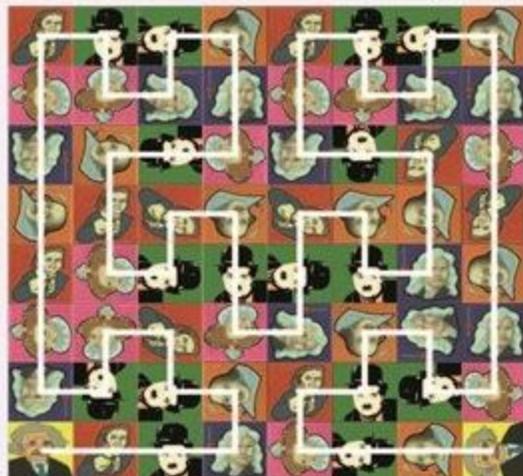
有一个漂亮女孩,她总在笑,让人看着很高兴。有人问:“你在想啥好事?”她笑答:“在想死。要不是为了妈妈,我早去死了。”她患有微笑抑郁症,能把地狱般的悲恸藏在天堂般的欢乐里。相反,有一种哭,是喜悦到极点的哭,如杜甫的“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表情和心情有时也会打架。

(田晓丽摘自《今晚报》2018年1月21日)

第8期智趣答案

第1题

第2题





以英雄式礼遇致敬平凡的人

●何明

法国女导演、有着“法国新浪潮之母”称号的阿涅斯·瓦尔达和法国男摄影师、街头艺术家 JR 想要合作拍一部纪录片。他们有个疯狂的想法：开一辆车去看单纯美好的风景，为他们遇见的脸庞拍下照片。

“我总是准备好去往村庄，去往单纯美好的风景。”这是瓦尔达的愿望。他们就这样出发了，开着 JR 的厢式货车前往法国小镇旅行。货车装饰得像一部巨大的相机，车内配备自动照相棚和大号打印机。

他们给这部纪录片取名《脸庞，村庄》。这个名字准确地反映了这部纪录片的内容。一路走来，没有明确的计划，也没有严格的路线，正如瓦尔达所说：“偶然性就是我最好的助手。”

在第一个目的地，他们找到一个漂亮的姑娘，让她手拿法棍面包，从而拍下第一张肖像照。这吸引了很多村民围观，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拍过这

样的照片。他们雀跃地钻进照相间，5秒后即可在车外取到自己拿着法棍面包的巨幅照片。照片被粘贴在路边的墙上，排成一列。瓦尔达和 JR 就是要以这种方式赞美每一个普通劳动者，向他们致敬。

在一个老旧的煤矿小镇，瓦尔达同一个名叫让·尼娜的妇女交谈，这条街道只剩她一个人孤独地坚守着一排即将被拆毁的矿工之家。这条街上有她最初的人生记忆：那时候，父亲每天下班回来，都会带给

孩子们一块黑乎乎的爱剩下的面包，那是她每天期盼的美味。让·尼娜在这里长大，且一直待到老年，她不愿离开这个有着太多回忆的地方。

瓦尔达和 JR 跟小镇的人聊天，这些人动情地讲起曾经的日子。了解这里的历史和现状后，瓦尔达和 JR 收集了很多老旧的矿工照片，这些照片记录着几代矿工艰辛和苦难的过往。然后，这些照片被放大、打印，并张贴在街道两旁。



阿涅斯·瓦尔达和 JR

最后，瓦尔达和 JR 给了让·尼娜一个特别的惊喜：把她的照片印在她家的墙上，宣告她坚守这块土地的选择和权利，并以此向她致敬。当让·尼娜走出家门，转身看到墙上自己的大幅照片时，一直很坚强的她感动得哭了。房子能住多久，她不知道，但一个人对家的依恋之情是那么强烈。

瓦尔达和 JR 想要呈现不同于普通调查性纪录片的東西：他们将普通人的照片放得很大，并贴在高墙上。在以往人们的印象中，只有一些公众人物和历史人物才能享有这样的待遇。

《脸庞，村庄》的主题是日常生活中的英雄主义，是对工人、农民、服务员等人的日常劳动和乐观态度的认可。

他们遇到过一个农民，农场的机械化操作方式使得他一个人就能够完成以往三四个人的工作，但孤身一人待在 200 公顷的土地上，让他觉得这样的工作方式和社会脱节。一名用卡车运送邮件的邮差追忆起当年骑自行车送邮件的经历，有时工作结束后，邮包里会装满甜瓜和西红柿，都是热情的农民送的。他们和一个奶农交谈，他在山羊小的时候就把它们的犄角锯掉，防止它们打架，在挤奶时使用电动挤奶设备；而另一个尊重动物的奶农拒绝给山羊剪角，他让山羊自由活动，并用手挤羊奶。为了凸显这个奶农的哲理，瓦尔达和 JR 在当地一家工厂的墙上贴了一幅有角的山羊的照片。

他们还去了码头，那里只有男人。“女人们在哪里？”瓦尔达说，“人们都说码头工人力量强大，但很少有人说起码头工人的妻子。”为此，他们采访了码头工人的妻子，并拍照纪念。当 3 名码头工人妻子的巨幅照片被张贴在高大的集装箱上时，人们感受到的是平等、尊重。

“令我兴奋的是偶遇一些有意思的人。”瓦尔达在和 JR 交谈时这样解释她无计划、无目的的拍摄行为。文森特从父辈手中接过敲钟的任务，而他的父亲也是从祖辈手中接过来的，对钟楼音乐的热爱让这份工作传递了下去；咖啡馆的女服务员因墙壁上的照片而成了博尼约村最有名的人；虽然化工厂的工作有一定的风险，但工人阿莫里觉得，这让他充满激情。

JR 在和瓦尔达交流的过程中，解释了自己为什么关注老年人：从小在老人身边长大，还会照顾住在同一层楼的老太太，而 JR 的家中还有老祖母。瓦尔达和 JR 的祖母交谈时，发现祖母看 JR 的眼神满溢着浓浓的亲情。

每走过一个地方，倾听普通人的故事，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这些精彩的片段来源于生活，离不开生活。

《脸庞，村庄》这部获奖众多并入围第 90 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长片提名的纪录片，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个温暖、美好的故事。

（飘雪摘自《中国青年报》2018 年 2 月 23 日）

退后三步看油画

●郝金红

一天，俄罗斯著名油画家索科夫宁·弗拉基米尔带着他的学生们参观自己的画室。

在五十平方米的画室里，悬挂着几十幅弗拉基米尔的油画作品，学生们兴致勃勃地欣赏着。当看到其中一幅名为《胜利的节日》的油画时，有一名学生几乎将脸贴在了油画上，他似乎要寻找老师用笔的奥秘。但是，看了足足十分钟，他依然看不出端倪。这时，他再也忍不住了，朝旁边的弗拉基米尔问道：“老师，我为什么离得这么近，却看不懂这幅油画所表达的意思呢？”弗拉基米尔走过来，看着学生的模样，一把拽住他的手，将学生硬生生地往后拖了三步的距离，然后说：“站在这儿看，现在你是否看得明白？”那名学生站在距离油画三步远的距离再仔细观看，没一会儿，就面露喜色：“老师，我现在真的看明白了！”接着，他又疑惑地问弗拉基米尔：“难道只有站得远才能观摩出油画的意境吗？”弗拉基米尔点了点头，对在场的学生们说：“孩子们，当你们看油画的时候，离得很近，会连黑和白是什么意思都分不清。往后退两三步看，就能明白黑是为了衬托白，进而知道整幅画面的意思。”

U 盘化生存

●冯 仑

在一栋房子里住了 20 年，将其重新装修一下，家具也换一下，这就叫重组。我们公司的年龄已经超过了 20 岁，所以从 2016 年开始，我们也下决心打乱重组。

重组之后，公司的组织模式也就改变了。通过大量的交流训练，建立很多小组织，然后让它有创造性。我们称之为“小组织、自驱动，低成本、高回报”。

适应未来的公司模式一定是小组织。做大组织谁最高兴？金字塔尖的人最高兴。为什么？所有人都围着他们转。但是效率低下。我们把公司变成小组织，实现自驱动。

小组织怎么做？实际上我们要建立一个平台，因为以后公司会没边界。所谓没边界，就是不知道这家公司中到底哪些算你的人，有很多人是通过任务跟我们合作。

有一个词叫“U 盘化生存”。整个公司的平台像一台电脑，有非常多的接口，然后我们把软件进一步完善。外部的能人就像一个个 U 盘插到

我们这里，启动后就开始干活了。

2018 年，我们会把平台建设得更好、软件做得更好，让所有愿意跟我们一起奋斗的人像 U 盘，插上就工作，任务完成后他们就会走。我们公司是平台，要干什么事，来人对接上了都可以做。而且我们会把这套程序逐步透明化，在社会上公开。之后，优秀的人过来，我们只要给他赋能，就可以开始工作。

比如：西安某个人说哪里有一栋楼，他有一套方法，可

以和我们一起开发；他占多少利益，我们占多少利益；然后我们这边派几个经理人，把这套品牌给他，之后进行合作。

西安的活儿做完了，他可能就想在西安工作，不想去南京。按照过去的做法，合作就得签劳动合同，做完一个项目，我派你去哪儿你必须去哪儿。现在无所谓，他结束工作，南京再来个人，我们在南京又可以开始，甚至可以两地同时做。这就让公司变得无边界。

无边界但是有目标。无边界，有愿景、有价值观的目标，这样的公司是我们能够适应未来一二十年的竞争环境，并最终取胜的一个根本地方。

实际上自从我们有了手机，边界就已经不存在了。但是以前边界就存在，进到屋里不让你干啥，你就干不了。现在每一分钟都在去边界化，你拿着手机到底是在开会，还是在发信息、娱乐，或是买东西？说不清楚。

在共同目标的指引下，我们建立一个新型的公司组织——平台加任务



加入,再对应每个小组织,让我们的公司可以快速地适应外部的变化,同时无边界地自生长。建立这样一套制度,必须有一个保证,就是公司要契约化,要使公司内部人员互相信任。有信任很多事情就变简单了,信任使成本降低,小组织就更有力量;不信任就变复杂,成本也高。

我们用共同的价值观建立内部的契约制度。我们经常看到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一个人能冲到敌人跟前,像黄继光堵枪眼、董存瑞拉炸药包,这叫自驱动。组织上给的命令中没有这件事情,靠什么呢?靠价值观、靠信仰,不是靠利益。简单靠利益就能自驱动?不一定。利益的驱动力是有限的,而信仰、价值观、共同的使命和愿景,往往能让我们走得更远。

同类之间会信任。比如说信同一宗教,我们不说更复杂的,比如说信佛,走到全世界,我们都能看到,信佛的人见到佛像以后的神态和姿势几乎一样,边上有没有人他们都这样。这叫自驱动,叫协调性。靠什么?靠内心认知的一致性。

人和人怎么区别呢?如果有3个信仰不同宗教的人,彼此都了解。3个人一起出去以后,他们的行为为什么永远都不可能交集呢?他们为什么不可能互相换换衣服,也换换吃的东西?因为他们内心的信仰不一样。

所以我们要做到“小组织、自驱动,低成本、高回

报”,前提是价值观一致。在共同的价值观下,我们会把组织变小,但是更有效。

如果说从上到下一管到底,价值观不一样,天天管也管不住。但只要“信了同样的教”,价值观一样,不用管,大家也一定朝着一个方向用力。

我们的团队很小,但坚持了12年,就有价值。我们在西安有团队,是小组织。每一个组织在当地都要成为项目公

司。我们有很多小组织。在互联网时代,小组织灵活机动,可以随时改变。

接下来,我们仍然会做很多小组织。形式上我们是分散的,实际上我们用价值观协调。这些小组织按照我们的想法,朝着同一个价值观方向协调。最后我们能够攻坚克难,做成很多事情。

(繁星若尘摘自微信公众号“冯仑风马牛”,邝 飏图)

团长、士兵和马

◎〔印度〕拉马司瓦米·拉朱 ◎陈荣生 译

一天晚上,一队士兵埋伏在树林里等候敌人的到来。突然,战马嘶叫起来。

团长说:“立即杀掉它们,否则敌人就会知道我们的位置,然后做出反应。”

一名老兵接受命令之后,将战马拉到树林后面,留下一位战友照看它们,然后返回报告说:“我们现在安全了。”

没过多久,敌人来了,发现树林里的队伍比他们强大,就慌忙撤退。

团长想追赶他们,但没有马,他很遗憾地说:“我要是没有放弃那些战马该多好啊!”

老兵立即让战友将战马牵回来。他们追上敌人,取得了一场重大胜利。

团长将这名老兵提拔为军官,他说:“鲁莽就是盲目。未来常常证明现在之错。智者不只有一双眼。”

(赵春辉摘自微信公众号“陈荣生文字小屋”,视觉中国供图)



我之所以不怕老祖父的竹戒尺，最喜欢跟着母亲到外祖家去，是因为要去听琴。

外祖父是一个花白胡须的老头子，在他的书房里有一张横琴，然而我并不喜欢这个。外祖父常像打瞌睡似的伏在他的那张横琴上，慢慢地拨弄那些琴弦，发出如苍蝇振翅般的嗡嗡声。苍蝇——多么让人腻烦的东西，

叫我毫无精神，听了只是心烦，那简直如同老祖父硬逼我念古书一般。我与其听这嗡嗡声，还不如到外边的篱笆边听一片枯叶的歌子。然而我还是喜欢听琴，听那张长大无比的琴。

那时候我还没有一点儿地理知识。但又不知从什么人那里听说过：黄河是从西天边一座深山中流出来，如来自天

上，最终黄荡荡地泻入东边的大海，而中间呢，中间就恰好从外祖家的屋后流过。这是天地间的一大奇迹，这奇迹常常让我用心思索。黄河有多长，河堤就有多长，而外祖家的房舍紧靠着堤身。这一带的居民均占有这种便宜，不但在官地上建造房屋，而且以河堤作为后墙，故从前面看去，俨然如一排土楼，从后面看去，则只能看见一排茅檐。堤前堤后均有极其整齐的官柳，一年四季都非常好看。而这道河堤，这道从西天边伸到东天边的河堤，便是我最喜欢的一张长琴：堤身即琴身，堤上的电杆木就是琴柱，电杆木上的电线就是琴弦了。

我最乐意到外祖家去，而且乐意到外祖家夜宿，就是为了听这长琴的演奏。

只要有风的日子，就可以听到这长琴的嗡嗡声。那声音颇难比拟，人们说那像老头子哼哼，我心里却甚难苟同。尤其当深夜，特别是在冬天的夜里，睡在外祖母的床上，听着墙外的琴声简直不能入睡。冬夜的黑暗是容易使人想到许多神怪事物的，而一个小孩子就更容易遐想，这嗡嗡的琴声就做了使我遐想的序曲。我从那黄河发源地的深山，缘着琴弦，想到那黄河所倾注的大海。我猜想那山是青色的，山里有奇花异草、珍禽异兽；我猜想那海水是绿色的，海上满是小小白帆，水中满是翠藻银鳞。而我自己呢，仿佛觉得自己很轻、很轻，我就缘着那琴弦飞行。我看见那琴弦在月光

回声 ●李广田



中发着银光，我可以看见它们的两端，却又觉得那琴弦长到无限。我渐渐有些晕眩，在晕眩中我用一个小小的铁锤敲打那琴弦，于是琴弦就发出嗡嗡的声响。这嗡嗡的琴声直接传到我的耳里，我仿佛飞行了很远很远，最后才发觉自己仍躺在温暖的被窝里。我的想象很自然地转到外祖父身上，我又想起外祖父的横琴，想起那横琴腻人的嗡嗡声。这声音和河堤的长琴声混合起来，令我感到非常烦乱，仿佛眼前有无数条乱丝搅在一起。我愈思愈乱，看见外祖父也变了样子，他变成一个须眉雪白的老人，连衣服也是白的，仿佛为月光所洗，浑身上下颤动着银色的波纹。我知道这已不复是外祖父，而是一个神仙，或一个妖怪，他每天夜里在河堤上敲打琴弦。我极力想把那个老人的影像同外祖父分开，然而不可能，他们总是纠缠在一起。我感到恐惧。我的恐惧却又诱惑我到月夜中去——假如趁这时一个人跑到月夜的河堤上该是怎样的情景呢？恐怖是美丽的，然而到底还是恐怖。最后连我自己也分裂为二，我的灵魂在月光下的河堤上伫立，打起冷战，而我的身子却越发地向被子里畏缩，直到蒙头裹脑地睡去为止。

来到外祖家，我总爱一个人跑到河堤上。尤其每次刚刚到来的次日早晨，不管天气多么冷，也不管河堤上的北风多么凛冽，我总愿偷偷地跑到堤上，紧紧抱住电杆木，把耳朵靠在电杆上，听那最清楚的嗡

嗡嗡声。

然而北风的寒冷总是难当的，我的手、我的脚、我的耳朵，起初是疼痛，最后是麻木，回到家里才知道已经长出冻疮，尤以脚趾肿痛得最厉害。因此，我有一整个冬季不能到外祖家去，而且也不能出门，只能闷在家里，真是寂寞极了。

“由于不能到外祖家去听琴，便这样忧愁吗？”老祖母见我郁郁不快，这样子慰问我。不经慰问倒还无事，这最知心的慰问才更加唤起我的悲哀。

祖母的慈心总是值得感激，时至今日，则可以算是值得纪念了，因为她已完结了她最平凡的，也可以说是最悲剧的一生，升到天国去了。当时，她以种种方法使我快乐，即使她所用的方法不一定能使我快乐。

她给我说故事，给我唱歌谣，给我说黄河水灾的可怕，说老祖宗兜土为山的传说，并用竹枝草叶为我制作种种玩具。亏她想得出：她把一个小瓶悬在风中叫我听琴。

老祖母从一个旧壁橱中找出这个小瓶时，小心地拂拭着瓶上的尘土，以严肃的口气告诉我：“别看这小瓶不好，却是祖上的传家宝呢。我们的老祖宗——可是也不记得是哪一位了，但愿他在天上做神仙——他是一个好心肠的医生，他用他通神般的医道救活过许多生命垂危的人。他曾用许多小瓶珍藏一些灵药，而这个小白瓶就是传留下来的一个。”

她一边说着，一边又显出非常惋惜的神气。我听了老祖母的话默然无语，因为我同样觉得很惋惜。我想象当年一定有无数的这样大小的瓶儿，同样大，同样圆，同样是白色，同样是好看，可是现在就只剩这么一个了。那些可爱的小瓶儿分散到哪里去了呢？而且还有那些灵药，还有老祖宗的好医术呢？我简直觉得可悲了。

把小白瓶拂拭洁净之后，她笑着对我说：“你看、你看，这样吹、这样吹。”同时她把瓶口对准自己的嘴唇吹出呜呜的鸣声。我喜欢极了，当然她更喜欢。她教我学，我居然也吹得响。于是她又说：“这还不足为奇，我要把它系在高杆上，北风一吹，它也会呜呜地响。这就和你在河堤上听琴是一样的了。”

她继续忙着。她在几个针线筐里乱翻，为了找寻一条结实的麻线。她用麻线系住瓶口，又搬了一把高大的椅子，放在一根晒衣服的高杆下面。唉，这些事情我记得多么清楚啊！她在椅子上摇摇晃晃的样子，现在我想起来才觉得心惊。而且那又是在冷风之中，她摇摇晃晃地立在椅子上，伸直身子，举起双手，把小白瓶在那晒衣杆上系紧。她把那麻绳缠一匝，又一匝，结一个疙瘩，又一个疙瘩，唯恐那小瓶被风吹落，摔碎了祖宗的宝贝。她笑着，我也笑着，却都不曾言语。我们只等把小瓶系牢之后就听它立刻发出呜呜的响声。老祖母把一条长麻线完全结在上边，摇摇晃晃地从椅



春风送网

●简 嬿

一日地结成一枚苦果，既无处倾吐，又难以下咽。然而，绝路必须心转才能逢春，能在一生里见识一场烈雨、邂逅一处险崖，毕竟是难得的眼界。怨嗟路之崎岖，不如收割路的幽深。

人的不自由出于贪，贪而生怨，行路之中哪能快活？人习惯在自己的路上觊觎另一条路上的风景，所以自己路上的景色不能愉悦自己，反而变成了对照之下难堪的草莽。如果真能易路而行，恐怕又会旧伤复发，深深怀念起前路的好。

能“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人才算得上自由。这不是路的缘故，而是心路决定的。

逐浪摆舟的渔人也许最能体悟路的曲折。一旦上了船，恩怨欢喜都留在陆地。撒网的人负担不起太多包袱，船上也无须摆设太多希望。江湖中的鱼群不可胜数，我只能打一网；一网的鱼亦不计其数，我只能载满一船。江湖潮汐是路，船是足，一天得一次渔获，给路与足留了余地。明天有明天的潮汐、明天的鱼。

就算在惊涛骇浪的天气里，无法出船，渔人不走水路，仍有陆路，在屋里牵丝补网，等风雨闹够了脾气再上船。没有一座山永远在崩裂，没有江泽永远翻浪，它们总会安静下来，把路还给人。渔人跟水打交道，也是全凭心路功夫。

万顷碧波或莽莽丛林，埋藏在路中的自由是等量的。春风宅心仁厚，给樵夫送凉，给渔人送网，不同的是：有人行路迟迟，因为离家愈远；有人衷心欢喜，因为距离家园愈来愈近。

（司志政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空灵》一书）

真正的自由是在无所依傍之时，发现无路而处处是路。

路，交错纵横于人世，像川流罗织在大地上。每一条似乎各自源起而不相涉，却无不归心于海。

有的发源丰沛，一路汇成怒江，拍岸拔树，卷起乱石，以不可抵挡的气势冲入海的殿堂。

有的生来瘦骨，沿路推敲岩石之出处，提防过多汲水的木桶，又不免误入沟渠，困在方寸田地，让饥渴的根须吮吸。侥幸残喘而终于抵达入海口，却缺乏一场天外的沛雨帮助它推移，遂逐渐萎缩，成了蚊蚋滋生的浅洼，被杂草淹没了。

人的命运亦如此。

能得天地人事之助而顺溜地过完一生的，几乎不曾听过，过于一帆风顺的人似乎也有他们该抱怨的份儿，太多的保护使得他们缺乏机会踏出深宅大院去探寻天以外的天、山外更远的山；他们走的康庄大道固然平坦，却也失去了奇花异草的幽径。他们难道不应有怨？

那些睁眼即必须奔波的人，走的是密布荒烟蔓草之路，内心的凄怆、低回，日复

子上下来时，我看出她的疲乏，听出了她的喘气声，然而那个小瓶，在风中却没有一点声息。

我同老祖母都仰着脸望那风中的瓶儿，两个人心中均觉得黯然，然而老祖母却还在安慰我：“好孩子，不必发愁，

今天风太小，几时刮大风，一定可以听到呜呜响了。”

过了许多日子，也刮过好多次老北风，然而那小白瓶还是没有一点儿动静，不发出一点儿声息。

现在我每逢走过电杆木，听见电杆木发出嗡嗡声

时，就很自然地想起这些。外祖家已经衰落不堪，只剩下孤儿寡母——一个舅母和一个表弟，在赤贫中过困苦日子，我的老祖父和祖母也都去世多年了。

（欲何依摘自华夏出版社《圈外》一书，李晨图）

打铁没样，边打边像

●张君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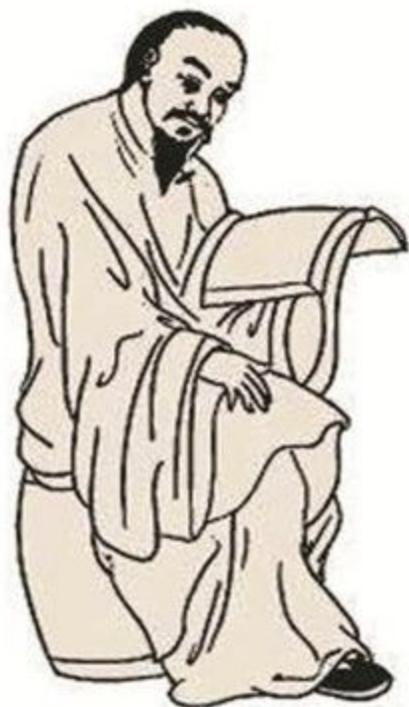
董养性是明代著名的学者，他少时家贫，尚不得温饱，自然无钱读书。村子里有一位长者觉得董养性天资聪慧，是个可塑之才，就劝他不要荒废时日，要想办法读书学习。他却摇头道：“现在我还还没想好以后要做什么。我得先做好规划，再一步一步来实施。”可是，董养性那时的见识和能力都有限，哪能做得出什么规划呢？于是，大好时光就这样一天天地流逝了。

一天，长者看到董养性在街上闲逛，对他招了招手说：“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吧！”闲得无聊的董养性欣然应允，在长者的带领下来到一家打铁铺。铺子里摆放着各种打好的农具和生活用品，其中不乏一些精美的器物。董养性忍不住连连赞叹，看了半天，他跃跃欲试

地问工匠：“有步骤说明吗？我想试试。”看打铁匠一脸疑惑，他接着解释道，“就是说这些器物是如何打成的？我想照着你的标准试一下。”打铁匠连连摆手，告诉董养性：“打铁没样，边打边像。”

董养性听后十分惊讶：“‘没样’的话，如何下手呢？”打铁匠笑了笑，给董养性做了个演示。从炉火中取出铁料后，他拎着大锤敲起来，下锤的时候，有时下手轻，有时下手重，且击打的位置也不固定，都是根据打铁匠的目测随心所欲。可打着打着，原本坚硬的方块铁料就变成了种田需要的锄具。

“打铁没有标准，更没有规划，需要在过程中根据情况不断调整力度和位置。世事多是如此，不需要考虑太



董养性像

多，也不需要做出精确的规划。比如做学问，只有开始做了，才能在不断地实践中，修正自己的认知，最终把学问做好。如果不开始行动，规划再多都是零。”长者意味深长地对董养性说。董养性顿时如醍醐灌顶，四处向人借书学习，沉浸其中，不觉日夜，终成一代大儒。

（水云间摘自《生命时报》
2018年1月23日）

不虚过

●郦波



仰山拜在沕山门下学禅。

这年夏天，沕山把仰山带到一块荒地前，交与他一篮种、一把锄，说：“今夏无他事，你只管耕了这一块地，播了这一篮种便可。”说完，沕山便回寺了。

从此，仰山每日辛苦劳作，回来却见师父别无他事，只是吃、睡、长坐。

过了一夏，仰山地也耕得，种也播得，带着一身汗回到寺里。沕山正在午睡，见仰山回来，即笑曰：“仰山啊仰山，今夏不虚过！”仰山听罢，破颜欢笑，放下手中的锄具，也大声地回答：“沕山啊沕山，今夏不虚过！”

沕山笑问：“你地也耕得，种也种得，故曰今夏不虚过！我又如何不虚过？”

仰山笑答：“师父觉也睡得，饭也吃得，故曰今夏不虚过！”师徒相视而笑，俱知己得禅入道。

（王文华摘自《时代青年·悦读》2018年第2期，丰子恺图）



【编者按】

读者读书会推荐的第24本书，是钱锺书先生的小说《围城》。这本书并不是钱锺书本人最看重的作品，但却是他最著名的作品。在这本书问世之前，钱锺书还是“杨绛的丈夫”，《围城》在《文艺复兴》上连载后，杨绛就变成了钱锺书“最贤的妻”。

《围城》写的是知识分子圈里的日常生活，让人们记住

的却是一个比喻：婚姻就像一座城，有人想进去，有人想出来。这本书并非仅围绕婚姻来做文章，钱锺书先生在小说里记录的是方鸿渐的人生，也饱含了对社会和文化的讽刺与批判。在《围城》里，钱锺书充分发挥了自己善用比喻的天分，以致小说里充满了像草一样茂盛的比喻。

《围城》入选“20世纪中国小说排名100强”，是中国

小说中难得的讽刺和幽默之作。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夏志清认为《围城》比任何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优秀，称其为“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

关注读者
读书会，开启
美好阅读生活



最有资格为《围城》做注释的，是我

●杨绛

钱锺书在《围城》的序里说，这本书是他“锱铢积累”写成的。我是“锱铢积累”读完的。每天晚上，他把写成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

锺书选注宋诗，我曾自告奋勇，愿充白居易的“老妪”——也就是最低标准；如果我读不懂，他得补充注释。可是在《围城》的读者里，我却成了最高标准。好比学士通人熟悉古诗文里词句的来历，我熟悉故事里人物和情节的来历。除了作者本人，最有资格为《围城》做注释的，该是我。

很多读者每对一本小说发生兴趣，就对作者也发生兴趣，并把小说里的人物和情节当作真人实事；而《围城》只是一部虚构的小说，尽管读来好像真有其事、实有其人。

《围城》里写方鸿渐本乡出名的行业是打铁、磨豆腐，名产是泥娃娃。有人读到这里，不禁得意地大哼一声说：“这不是无锡吗？钱锺书不是无锡人吗？他不也留过洋吗？不也在上海住过吗？不也在内地教过书吗？”有一位专爱考据的先生，竟推断出钱锺书的学位也靠不住。

钱锺书是无锡人，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35年考取英“庚款”到英国牛津留学，1937年得文学学士学位，然后到法国，入巴黎大学进修。1938年，清华大学聘他为教授，这是破例的事，因为按清华旧例，初回国教书只能当讲师。

锺书和我1932年春在清华初识，1935年结婚，同船到英国，1937年秋同到法国，1938年秋同船回国。我母亲一年前去世，我苏州的家已被日寇抢劫一空，父亲避难上海。我急要省视老父，锺书在香港下船

到昆明，我直接到上海。当时我中学母校的校长留我在“孤岛”上海建立分校。两年后上海沦陷，分校停办，我暂当家庭教师，又在小学代课，业余创作话剧。锺书陷落上海没有工作，我父亲把自己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授课的钟点让给他，我们就在上海艰苦度日。

有一次，我们同看我编写的话剧上演，回家后他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我非常高兴，催他快写。那时他正偷空写短篇小说，怕没有时间写长篇。我说不要紧，他可以减少授课的时间，我们的生活很省俭，还可以更省俭。我急切地要看锺书写《围城》，做灶下婢也心甘情愿。

《围城》是1944年动笔，1946年完成的。他就像原序所说，“两年里忧世伤生”，有一种惶急的情绪。

锺书从他熟悉的时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会阶层取

材，但组成故事的人物和情节全属虚构。

方鸿渐取材于两个亲戚：一个志大才疏，常满腹牢骚；一个狂妄自大，爱自吹自唱。锺书把方鸿渐作为故事的中心，常从他的眼里看事，从他的心里感受。不经意的读者会对他由了解而同情，由同情而关切，甚至把自己和他合而为一。

我们乘法国邮船阿多士II回国，甲板上的情景和《围城》里写的很像，鲍小姐却纯是虚构的。我们出国时同船有一个富有曲线的南洋姑娘，船上的外国人对她大有兴趣，把她看作东方美人。我们在牛津认识一个由未婚夫资助留学的女学生，听说很风流。牛津有个研究英国语文的埃及女学生，皮肤黑黑的，我们二人都觉得她很美。鲍小姐是综合了东方美人、风流未婚妻和埃及美人而捏出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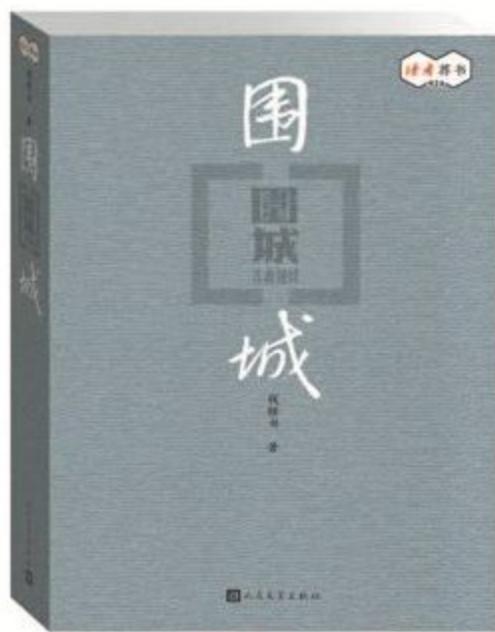
苏小姐也是个复合体。她的相貌是经过美化的一个同学。她的心眼和感情属于另一个。苏小姐的丈夫是另一个同学，小说里乱点了鸳鸯谱。赵辛媚是由我们喜欢的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子变大的，锺书为他加上了二十多岁年纪。

方遯翁也是个复合体。读者因为他是方鸿渐的父亲，就确定他是锺书的父亲，其实方遯翁和他父亲只有几分相像。我和锺书订婚前后，锺书的父亲擅自拆看了我给锺书的信，大为赞赏，直接给我写了一封信，郑重地把锺书托付给我。可是，如说方遯翁有二三分像他父亲，那么，更有四五分是像

他叔父，还有几分是捏造，因为亲友中常见到这类封建家长。

唐晓芙显然是作者偏爱的人物，因而不愿意把她嫁给方鸿渐。其实，作者如果让他们成为眷属，由眷属再吵架闹翻，那么，结婚如身陷围城的意义就阐发得更透彻了。

我爱读方鸿渐一行五人由上海到三闾大学旅途上的一段。我没和锺书同到湖南去，可与他同行的五人我全认识，没一人和小说里的五人相似。



《围城》书影

王美玉的卧房我见过：床上放着大红绸面的被子，桌上摆着大圆镜子，一个女人脱了鞋坐在床边，旁边煎着大半脸盆的鸦片。那是我在上海寻找住房时看见的。我在清华做学生的时期，春假结伴旅游，夜宿荒村，睡在铺干草的泥地上，入夜梦魇，身下一个小娃娃直对我嚷“压住了我的红棉袄”，一面用手推我，却推不动。那番梦魇，我曾和锺书讲过。

孙柔嘉虽然跟着方鸿渐同到湖南又同回上海，我却从未见过。相识的女人中间没一个

和她相貌相似，但和人稍多接触，就发现她原来是我们这个圈子里最寻常可见的。她受过高等教育，没什么特长，可也不笨；不是美人，可也不丑；没什么兴趣，却有自己的主张。她的天地极小，只局限在“围城”内外。她最大的成功是嫁给了方鸿渐，最大的失败也是嫁给了方鸿渐。她和方鸿渐是芸芸知识分子间很典型的夫妇。

也许我正像堂吉诃德那样，挥剑捣毁了木偶戏台，把《围城》里的人物斩得七零八落，满地都是用硬纸做成的断肢残骸。可是，我逐段阅读这部小说的时候，使我放下稿子大笑的，并不是发现了真人实事，而是看到真人实事的一鳞半爪，经过拼凑点化，创出从未相识的人，捏造了从未想到的事。

锺书素来有痴气，他对女儿说，《围城》里有个丑孩子，就是她。阿圆信以为真，却也并不计较。

锺书写完了《围城》，痴气依然旺盛，但是没有体现为第二部小说。《围城》重印后，我问他想不想再写小说。他说：“兴致也许还有，才气已与年俱减。要想写作而没有可能，那只有遗恨；有条件写作而写出来的不成东西，那就只有后悔了。遗恨里还有哄骗自己的余地，后悔是你所学的西班牙语里所谓‘面对真理的时刻’，使不得一点儿自我哄骗、开脱，或宽容的，味道不好受。我宁恨毋悔。”

（顾史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围城》一书，本刊节选）



诗笺

相爱的孩子
靠着黑夜的门
拥抱
过路人指指点点
然而相爱的孩子
他们在那儿可不管谁
只有他们的影子
在夜里颤动
惹得过路人恼怒
他们的恼怒 不屑
讥笑 嫉妒
然而相爱的孩子
他们在那儿可不管谁
他们沉浸在
初恋那迷人的明净里
轻柔的幻想
飘出了黑夜
飘到了天上



(梁衍军摘自上海人民出版社《法国九人诗选》一书)



油画(美) 洛克威尔

● [法] 雅克·普莱维尔
◎ 树 才译
天真的孩子相爱

一分钱 YFQ.IM, 分享淘宝天猫无门槛优惠券! www.yfq.im
所有杂志在此! www.kjxmt.cn

期刊网
qikan.com.cn

集人文名刊之大成

1500万+

龙源期刊网注册用户



扫描二维码
直接打开网页



龙源数字传媒集团
Dragonsource Digital Media Group



一分钱 YFQ.IM, 分享淘宝天猫无门槛优惠券! www.yfq.im
所有杂志在此! www.kjxmt.cn

名刊会

精致阅读,让文字照亮生活

“ 名刊荟萃 找到 你想要的 杂志”



plus.qikan.com.cn

新版名刊会IOS版本已在苹果市场上线
打开苹果市场搜索【名刊会】即可下载体验



龙源数字传媒集团
Dragonsource Digital Media Group

鼠标操作说明：

- 鼠标左键单击左右箭头进行前后翻页
- 单击鼠标右键放大与缩小
- 放大状态滑动鼠标滚轮上下移动页面

免费体验：

- 免费全本缩略图预览
- 免费前6页放大阅读

付费阅读：

- 可购买单期或订阅全年
- 可充值用余额进行购买
- 详情请见龙源期刊网会员与充值页